

沉 思

想起那些获取高官、礼仪、财富、学位等等的人物；
(据我看，那些人物所已经获得的一切在他们身上已荡然无存，除非它在他们身上和灵魂上产生了效果，)
因此我时常感觉他们的一丝不挂，
我时常觉得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讥讽其他的人，也讥讽他们自己，
而每个人生活的精华，即幸福，都生满了蛆虫，臭气熏天，
我总觉得那些男人和女人不知不觉地错过了生活的真实而走向虚假，
我总觉得他们是靠了世俗的东西供应才活着，一无所有，
我总觉得他们悲哀，匆促，在暮色苍茫中昏昏噩噩地游弋。

奇 迹

怎么，有人看重奇迹吗？
至于我，我却除了奇迹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哪怕我是在曼哈顿大街上走动，
或者将我的视线越过房顶投向长空，
或者赤脚在海滩的边缘淌水，
或者逡巡于林中的树下，
或者白天同我的爱人闲聊，或者晚上与我的爱人共枕而眠，
或者与其余的人共同就餐，
或者在车上瞧着坐在对面的陌生人，
或者夏日午前观看蜂房周围忙碌的蜜蜂，
或者看牲畜在田野吃草，
或者是鸟类或奇妙的虫子在空中萦绕，
或者是蔚为壮观的日落，或普照在静夜晴天的星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或者是春天的弦月那优美绝妙而纤巧的弧形；
这些及其他，所有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奇迹，
万物相联，可每一个又有独自的位置。

白天黑夜的每个小时对我都是一个奇迹，
每一立方英寸的空间都是一个奇迹，
每一平方码地面都遍布着类似的东西，
每一英尺之内都聚集着相同的东西，

大海对于我是个绵延不绝的奇迹，
游泳的鱼类——岩石——波涛的运动——载着人的船，
还有什么更奇的奇迹呢？

砂轮上火花四溅

在城里川流不息接踵摩肩的地方，
我驻足和一群孩子共同看热闹，和他们呆在一旁。

在靠近石板道的大街边缘，
一个磨刀匠在操作砂轮磨一把大的刀子，
他背已驼了，用脚和膝盖，以整齐的节奏将磨石迅速旋转，
以灵活而坚定的手抓着刀子，认真地把它接近石面，
于是，像一股充沛的黄色的喷泉，
砂轮上火花四溅。

这情景以及它所有的全部，多么吸引着、触动着我，
那位形容憔悴的、下巴尖削的老人，衣着破烂，宽大的皮带
紧压着肩窝，

我自己也喷射着，流动着，像个幽灵古怪地飘着，此刻在这

里给吸住了，逮着了，

那群孩子，（像广阔环境中一个不被在意的小点，）

那些聚集会神的安静的孩子，那闹市的响亮的、骄傲而骚动的底边，

那飞旋着的磨石的低沉而嘶哑的呜咽声，那轻轻压住的刀片，

那火花，好似一阵阵金光闪闪的骤雨，在砂轮上散发、降落，四出飞溅。

写给一个小学生

需要改革吗？那得需要你的批准吗？

所需要的改革愈大，你为了完成它而必须具备的人格也愈大。

你啊！你没看见吗，如果有纯洁而可爱的眼阵、血液、面容，那多么管用？

你没有看到该有多好，如果有这样一个身体与灵魂，你走进人群时便带来一种欲望和权威的氛围，让每个人都对你的人格留下深刻印象？

有吸引力的人啊！浑身上下的磁性啊！

去啊，亲爱的朋友，必要时抛弃其他的一切，从今日起使自身习惯于勇敢，诚实，自尊，明确，振奋，

不要休息，直到你自身人格的自我站稳了双脚，获得公认。

从围栏中解放

从女人的围栏中解放，男人无所拘束地产生，并将通常无所拘束地产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那里才会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
从最友好的女人那里才会有最友好的男人，
从一个女人的最好的身体解放出来，一个身体最好的男人才能形成，
从女人的无法复制的诗篇中放出，才能产生男人的诗篇，
(我的诗也无非来自那里；)
从那个我所衷爱的强壮而傲慢的女人解放出来，那个我所衷爱的强壮而傲慢的男人才能变回原样，
从我所衷爱的丰腴的女人那有力拥抱中解放出来，才能从那里得到男人的有力拥抱，
从女人大脑的回纹中放出，便产生男人大脑的全部回纹，恭恭敬敬，
从女人的公正中放出，便放出了一切公正，
从女人的同情中放出，便有所有同情；
一个男人是地球上和永恒世界中的一个伟大尤物，而男人的每一点伟大都来自女人之中，
男人首先形成于女人的躯体，然后他才能在自己身上形成。

我到底是什么

我到底是什么呢，要不是一个乐于听到我名字的孩童？他念着它，反反复复地；

我站立在一旁——从未觉得听腻。

你的名字对于你也是这样；

难道你觉得你的名字的声音中没有什么，只是两三个发音而已？

宇 宙

它包罗万象，是伟大的自然界，
它是地球的广袤，地球的粗犷和性的特征，地球的伟大博
爱，还有平衡，
它没有漫无目的地朝窗户外边张望，亦或它的脑子无缘无故
地以预兆吸引众人来听，
它包含信仰的人和不信仰的人，它是最庄穆的慈善者，
它合时宜地保持他或她的唯实论、唯灵论和美学或智慧三位
一体的比例，
它在考虑了身体之后发现那所有的器官和部分都是好的，
它，根据地球以及他或她的身体的原理，通过精细的类推而
了解一切别的原理，
一个城市、一首诗以及这些州的重大政治活动的原理；
它不仅相信我们这拥有太阳月亮的地球，还相信别的拥有它
们的太阳月亮的星球，
它，在建造他自己或她自己的不只为了一天同时为了永久的
房子时，看到了所有民族、纪元、世代、日期，
过去，将来，如空间一般居住在那儿，永远地联在一起。

别人可以称赞他们所喜爱的

别人可以称赞他们所喜爱的；
而在我看来，来自奔流的密苏里两岸，可不赞美艺术或其他
任何事物中的东西，
直到它好好吸收了这条河流的氛围，还有西边草原的香味，
然后全部让它发挥出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谁来学习我这完整的功课？

谁来学习我这完整的功课？

老板、雇工、学徒、牧师和无神论者，

愚蠢的和聪敏的思想家、父母和儿女，商人、办事员、门房和顾客，

编辑、作家、艺术家、学生——到我身边来，开始吧，

这并不是作业——这只不过是打开校门，让你去上很好的一课，

从那一课到另一课，所有的课相连。

伟大的法则不容争议地生效、盛行，

我也属于同一个类型，因为我是它们的朋友，

我以相互平等的态度热爱它们，我都不会肃然起敬。

我躺着发呆，倾听某些事物的动听故事和某些事物的玄妙道理，

它们是如此美妙，我不禁怂恿自己去侧耳倾听。

我不愿将所听所闻告诉他人——我不愿对自己讲它——它精妙绝伦。

那是一件重要的事，这个浑圆而精致的地球永恒而精确地运行在它的轨道上，从示有过颠簸或失误。

我不相信它是六天之内打造出来的，也不是一万年之内，或百亿年之内，

更不是逐件逐件地设计建成的，如一个建筑师设计和建造一所房屋。

我不认为七十年就是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一辈子，

也不认为七千万年是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一辈子，
也不认为岁月终归能够斗量我的或任何别人的生命。

那难以想象吗，假如我将会不朽？如每个人都是不朽的；
我知道那难以想象，可是我的眼光同样难以想象，我曾如何
孕育在母亲的子宫中也一样无法设想，

而且从一个懵懵懂懂地两度寒暑的婴儿过渡到咿呀学语的儿
童——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而此时此刻我的灵魂亲吻我，我们相互影响却素未谋面，还
可能永远不会相见，这也完全难以想象。

又象我能够想起一些这样的思想，这本是同样难以想象的，
再如我能够提醒你，而你想起它们并相信它们是真实的，这
也同样难以想象。

同样难以想象的是月亮环绕着地球并和地球一起向前转动，
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它们还与太阳和别的星球不失去平衡。

检 验

一切都归皈它们，当它们端坐在那里，内心泰然，灵魂深处
浑然一体，

各种传统和外界的权威无一不处在审判的位置，

它们是外界权威和一切传统的审判者，

它们的作用只是确认那些确认自己和检验自己的东西，

虽然这样，它们自己永远有权去确证远远近近的一切，一个
也不放弃。

熊熊的火炬

在我的西北海岸，在深夜中，一群渔夫抬头遥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近年的湖边，其他的渔夫们在叉着鲑鱼，
一艘朦朦胧胧的小船隐隐约约地横越过漆黑的湖水，船头点
着一支烈焰喷薄的火把。

哦，法兰西之星

(1870年~1871年)

哦，法兰西之星啊，
你的希冀，力量和荣誉的光辉，
好似一艘长期率领着舰队的引为骄傲的船，
今天却沦为被大风追逐的难艇，一个无桅的躯体，
在它那拥挤、疯狂和临近溺死的人群中，没有舵也没有舵
师。

被袭击的阴沉的星啊，
不是法兰西惟独的星辰，也是我心灵及其最宝贵的希望的
象征，
为自由而战和象征无畏的义愤，
对遥远志向的向往的，仁人志士对兄弟情谊的梦想的象征，
暴君和僧侣的恐怖的象征啊！

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遭到叛徒出卖了的星，
喘息着，在一个死亡的国度、英雄的国度的天空之上，
在那奇特的、热情的、讥讽的、轻薄的国度的上空喘息着的
星啊！

可悲啊！但我不愿因你的过失、虚荣和罪过而指摘你，
你那无比的悲伤和痛苦已将它们全部掩遮，
剩下的是神圣的你。

由于你虽犯下了无数错误，即仍抱着崇高的目的，
由于你不管多大的代价也决不出卖你自己，
由于你从恹恹昏睡中的确泪水涟涟地醒来了，
由于你，女巨人啊，在你的姐妹们中惟一粉碎了那些侮辱你的仇敌，

由于你不能也不愿套上那沉重的锁链，
你才在这十字架上，脸色铁青，手脚被活活钉死，——
长予啊，一直扎入你的腰里。

星啊，法兰西之船啊，长期被击退和打败了的船啊！
坚持吧，受挫的星！船啊，继续航行！

要坚信如万物之船的大地本身，
它是暴戾的火焰和汹涌澎湃的混沌产物，
从那愤怒的痉挛和毒液里产生，
最终在完美的力量锤炼下出现，
在太阳下沿着轨道前进，
你也这样啊，法兰西的航轮！

苦难的日子如烟消云散般一去不复返，
剧痛已消失，而那一直追求的解放，
瞧，当它再生的时候，高悬在欧罗巴世界的上头，
(它从那里遥遥相对，欢乐地应和着、反映着我们的“哥伦比亚”号，)

法兰西啊，你的星，又是灿烂辉煌的星，
在神圣的和平中更加清辉皎皎，
定将永恒照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驯牛者之歌

在一个遥远的北方县城，在宁静的牧区，
居住着我的一位农民朋友，著名的驯牛者，我歌唱的主题，
人们把三岁到四岁左右的公牛交给他照管，
他也会训练和驯养世界上最野性的牡犊，
他会徒手毫不畏惧地走进那小公牛激动地横冲直撞的围场，

那公牛怒目圆瞪，暴戾地扬起头高高地摔着，
可是你看！它的怒火平息得飞快——这个驯养者不久就把它驯服了；

你瞧！附近那些农场上大大小小一百来头的牡牛，他是驯养它们的能手，

它们都认识他，都对他热情无比；

你瞧！有些是那么漂亮，那么威武的模样，
有些是浅黄色，有些杂色，有些带斑纹，有一头脊背上有白条，

有些长着宽阔的犄角（多么壮观）——你看啊！那闪亮的皮毛，

瞧，那两只额上星星点点的——瞧，那溜圆的身子，还有宽阔的背脊，

它们站立得堂堂正正——多么漂亮而机敏的眼睛啊！

它们楚楚地望着自己的主人——盼望他靠近它们——它们那样扭转头来看着他离去！

多么热切的神情啊！多么依依不舍的离情别意；

这时我震惊无比，在它们看来他究竟是什么，（书本、政治、诗歌，没有了意义——其他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我承认，我只嫉妒这位木讷而不识字的朋友的魅力，

他在他生活的农场上为百十头牡牛所热爱，
在平静的牧场上，在北方遥远的县里。

一位老者关于学校的想法

（写在 1874 年新泽西州坎登一所公立学校落成之时）

一位老者关于学校的想法，
一位老者朝花夕拾，晚霞满天。

直到如今我才知道你们，
哦，绚丽的、朝阳艳丽的天空——哦，草上的朝露！

并且我看到这些，这些精灵般的眼睛，
这些奥秘的宝库，这些年轻的生命，
好似一队船只，不朽的船只，正在建造和装备，
很快就要朝无边无际的汪洋出航，
很快就要向茫茫无际的大海出航，
行驶的灵魂的航程上。

仅仅是一些男孩和女孩吗？
仅仅是使人烦恼的拼读、书写和算术课吗？
仅仅是一个公立学校吗？

哎，更多，多得没有尽头，
始乔治·弗克斯

嗨，这根本不是教堂——教堂具有生命，是永远活着的灵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你，美利坚，
你是否要为你的今天认真地核算？
是否要估测你未来的或好或坏的风貌？
那么，请面向这些少女、少男，连同教师和学校。

晨曦漫步着

晨曦漫步着，
走出黑夜和朦胧的思索，而你于我的思索之中，
向往着你，亲和的联邦啊！你神圣的歌唱着的鸟！
你，我的蜷伏在灾难时世中的国家，负荷着狡猾、忧郁和所有卑劣和叛逆的你，
我看到了这个最普通的奇迹——一只画眉，我注视着它喂它的雏婴，
这只鸣唱的画眉鸟，它那迷人的曲调和信心，
一直对我的心灵充满支持和鼓舞。

那时我沉思，我感觉，
如果可恶的毒虫和蛇蝎可以变为甘甜神圣的赞歌，
如果歹徒能转变得这样驯良而可贵，
那么我的祖国啊，我可以信任你，你的命运和岁月；
谁说这些就不会成为适合于你的教训呢？
你的未来之歌可能从这些之中乐观而兴奋地升起，
最终飞遍全世界。

达柯他——意大利音乐的圣地

（“我所听过的最好的第十七步兵团乐队”）

和煦的晚风在所有一切的周围盘旋，

岩石、树林、堡垒、大炮、逡巡的哨兵、无边的荒野，
在悦耳叮咚的流泉声中，在长笛和短弓的协作声中，
迷人的、深沉的、汹涌澎湃的、矫揉造作的，
(可是即使在这里也惊人地适合那些从未听说过的含意，
无比地微妙，少有地和协，仿佛生在此，长于斯，
而不适于城市中有壁画的寓所，不适于歌剧院的听众，
声音、回响、飘荡的旋律，似乎在这里真正舒服合适，
《梦游女》的天真的爱，带着《诺尔玛》的痛苦的重奏，
以及你《殉难者》的感人的合唱曲；)
闪烁在桔黄的夕阳斜照中，
音乐，在达柯他演出的意大利音乐。

而伟大的自然界，这个偏僻地区的幽灵，
在阴郁幽深的蛮荒之地潜行，
它承认不管距离多遥远的友好关系，
(像某种古老的根子或土壤承认它最后孳生的花与果实，)
静静地谛听着，欣喜若狂。

竭你所能

竭你所能，美国，
静静地屹立着，辛勤地耕耘着，眺望着整个世界，
势力、钱财、广土众民，都赋予了你——这些及相似的东西
都赋予了你，

那么，要是你还缺乏一种天赋，该如何呢？(人类永远解决
不了的终极问题，)

如适合你的那种完美的女性的禀赋——如果你缺乏这种禀赋
中的禀赋？

这种崇高的女性，适合于你的美丽、健康和完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缺乏适合于你的母亲们？

图片陈列室

在一间小巧的房子里，我保存着悬挂的图片，这是一个不固定的房间，

它形状接近圆形，它只有几英寸宽；
可是或许你不信，它容得下世间万象，一切记忆！
这里有生活的画面，有死亡的安排；
这里，你认识这个吗？这是导游人自己，
他伸出指头自豪地指着丰富的图片集。

大草原之州

创造主的一个新颖的花园，没有了原始的荒凉偏僻，
稠密、快活、时髦，上百万的人口，农场和城市，
用交错的铁路紧密地联结着，将多个结为一个整体，
获得全世界的支援——自由的和法律的以及节俭的社会，
历史累积至今的顶峰和富饶，
只是为过去的合理作证。

狂风暴雨的壮丽乐曲

1

狂风暴雨的壮丽乐曲，
那么肆意奔腾、呼啸着越过大草原的劲风，
森林树冠的呼啸之声——是高山箫笛，
人一般的阴影——是你们管弦乐队的潜形，
你们，机警地手抚乐器的幽灵的小夜曲，
将一切民族的语言与大自然的天籁相融合；

你们好比伟大作曲家留下的和弦——你们是合唱，
你们这些无形的、自由的宗教舞曲——你们来自东方，
你们这些河流的呜咽，奔瀑的轰鸣，
你们来自远方的铁骑纵横中的枪响，
连同兵营中各种军号的应和，
所有这些喧嚣地融合着，充塞着深沉的午夜，压迫我这羸瘦
的弱者，
当我进入孤寂的卧室时，你们啊，如何把我抓住了？

2

站立起来，我的灵魂，让其他的都去休息，
要聆听，别遗漏了，它们注意的是你，
它们告别午夜，走进我的卧房，
为了你，灵魂啊，在舞蹈和歌唱。

一支喜庆日子的歌，
一支结婚进行曲，新郎新娘的二重奏，
以爱的双唇，爱侣们的洋溢着亲昵的心，
激动得绯红的双颊和芬芳，以及随从中老老少少友好的脸
庞，
附和着长笛的曲调和歌咏般地弹琴和竖琴。

洪亮的鼓声响了起来，
维多利亚！你可望见硝烟中那面碎裂而飞扬作响的旗帜，那
些受挫者的喧扰？
可听到了一支获胜的军队的鼓噪？

（哎，灵魂！那些妇女的饮泣声，那些受伤者的痛苦的呻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火焰的滋滋声和噼啪声，那焦黑的废墟，那城堡的灰烬，那人类的挽歌和凄冷。)

现在我心中全都是古代和中世纪的歌曲，
我看见和听到古老的竖琴师在威尔斯节日弹奏，
我听见游吟诗人在诵唱他们的情歌，
我听见中古时代的游唱者，巡游的乐师和民谣歌手。

现在是大风琴的声音，它在不停颤动，
而下面，(像大地隐蔽的立足点，
承载着一切形式的美、优雅的力度，我们所知的种种多彩的颜色，

使草的绿叶和鸟的啁啾，嬉戏玩耍的儿童，云朵四处浮动，
跳跃时有所凭藉，升起时有所依托，)

那强有力的低音部在那里站立，震动着一刻也不停息，
沐浴着、支持着、融汇着其余的一切，其余一切的孕育者，
还有同它一起的那众多的种种乐器，
正在演奏的演奏者，世间一切乐师，
肃穆的赞歌和引起崇敬的弥撒乐，
一切激扬的心曲，悲凉的颂词，

所有时代无数美好的歌唱家，
以及使它们溶解和凝结的大地本身的融洽，
风雨、树林以及浩大的海涛之声，
又一支结构严谨的管弦乐团，岁月和空域的组合者，十倍的
创新精神，

好似古代诗人们说过的遥远的过去，那片乐土，
从那儿开始的迷向，长期的偏离，但现在飘泊已经结束，
旅游结束，出门的人回到了家里，

人类、艺术、大自然交融在一起。

齐声高唱啊！为了大地与天堂；
(万能的引导者如今在发出信号，用他的指挥棒。)

世间所有的男人们都在雄壮地左转歌吟，
所有的女人们都在应和。

小提琴的弦音，
(我想，弦音啊，你们诉说着这颗不能诉说它自己的心，
这颗无法表述自己而思忖着和期盼着的心。)

3

噢，从一个小小的孩童开始，
灵魂你知道，一切音响对于我如何都成了音乐，
我母亲吟唱摇篮曲和赞美诗的嗓音，(那声音，那轻柔的声音，
记忆中的可爱的声音啊，
一切奇迹中的最后一个奇迹，最亲爱的母亲和妹妹的声音；)

雨水，把玉米滋养，叶子长长的玉米间的柔风，
拍打着沙滩上的海浪带着节奏，
啁啾的小鸟，鹰隼的尖啸，
野鸭晚间低空徘徊飞向南飞往北的叫嚷，
乡村教堂里的或者密林中野营集会上的圣诗，
小酒店里的提琴手，没有伴奏的清唱，悠扬的渔夫曲，
哞哞叫的牛，咩咩叫的羊，打鸣报晓的公鸡。

当代每个国家所有的歌曲都来到我周围演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关于友谊、美酒和爱情的日耳曼曲调，
爱尔兰民歌，欢乐的快步舞曲和舞乐，英格兰歌谣，
法兰西短歌，苏格兰曲子，
以及居高临下的所向无敌的意大利乐曲。

洛尔玛激情似火而脸无血色，
挥舞着她手中的短剑高傲地迈向舞台。

我注意到不幸发疯的露茜亚眼睛中灵动的光芒正放射出来，
她的发际松散而蓬乱地垂落在肩上。
我看见艾尔娜妮在新娘的花园里悠闲散步，
在夜玫瑰的芬芳中，容颜焕发，执手相对新娘，
现在听到了地狱的召唤，号角的死誓。

面对着雪亮的白刃，披散白发映照云天，
这是世间那个清新而动人心弦的男低音和中音歌手，
长号的二重奏，永远的自由！

从西班牙浓荫覆盖的栗子树下，
从破旧而古老的女修道院围墙之畔，
失恋的歌，在绝望中青春与生命的光芒一起熄灭，
濒死的天鹅的歌，菲尔南多的心快要破碎了。

最终得救的从悲伤中醒过来的阿弥娜吟唱起来，
她那喜悦的激情如星星般繁密，晨曦般快乐。

（那个丰产的妇人来了，

那光彩夺人的明星，维纳斯女低音，那母亲如鲜花般盛开，
最伟大的神祇们的妹妹，我听到了，阿尔波妮本人。）

我听见那些颂歌、交响乐、歌剧，
我在《威廉·退尔》中听见一个觉醒和愤怒的民族的乐曲，
我听见梅耶贝尔的《法国清教徒》，《先知》，或《恶魔罗伯》，

莫扎特的《堂·璜》，或古诺的《浮士德》。

我听到所有民族的舞曲，

使我迷恋和沉浸于狂喜中的华尔兹，某种美妙的旋律，
和着叮咚的吉他和卡嗒的响板的波列罗舞。

我看到新老宗教舞蹈，

我感受到西伯莱七弦竖琴的强烈震撼，

我看到十字军高高地扛着十字的迈进，配合着铙钹的威武的铿锵声，

我听到托钵僧永远朝向麦加旋转时那枯燥无味的吟唱，夹杂着狂热的叫喊，

我看见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跳宗教舞的欣喜若狂，

还有，在以色列思的家乡艾莱夫茜斯，我看到现代希腊人在欢跃，

我看见他们一边拍着手，一边弯下身子，

我听见他们的双足有节奏地摇曳舞动。

我还看见粗犷而古老的祭司舞，表演者互相猛撞着，

我看见罗马青年合着六孔竖笛的尖叫声在互相抛接他们的武器，

一面向向而跪，接着又直起腰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听到从伊斯兰清真传来的呼报时刻者的呼叫声，
我看见那里面的膜拜者既无仪式也无布道、言词或辩论，
只有静静的、奇异的、虔诚的、得意洋洋的头颅，狂喜的面容。

我听到埃及人的多弦的竖琴，
尼罗河船夫的原始的歌曲，
秦皇汉武的神圣的赞歌，
应和着帝王高雅的声音，（敲打的木鱼和石磬，）
或者一支印度寺院的女舞蹈队，
附和着印度长笛和喧躁的七弦琴的鸣奏之声。

现在亚细亚、阿非利茄离我远去，欧诺巴又将我抓住，使我得意洋洋，

附和着大风琴和乐队，我似乎从宏伟的声音汇合中欣赏，
路德气势恢宏的赞美诗《上帝坚如城堡》，
罗茜尼的描述圣母在十字架下的礼拜赞歌，
亦或漂浮于某个镶着彩色玻璃上高大而阴暗的教堂，
那激昂的《上帝的羔羊》或《荣耀属于至高者》的歌唱。

作曲家们！杰出的艺术大师们！

还有你们，古代所有国家甜美的歌唱者，女高音，男高音，
低音，

一个新的吟唱者在西边向你们愉快地高歌，
恭敬地将他的爱奉献给你们。

（灵魂啊，这一切都通向了您，
所有的感觉，外观和物体，都通向您，

但是此刻我感到，超乎其他一切之上的是声音在通向你。)

我听见圣保罗大教堂里的孩童们每年一度的赞美诗歌，
或者，在某个空旷的大厅堂高高的屋顶下，贝多芬、翰德尔
或海登的交响乐和圣乐，
神圣海涛中的《创世》把我的灵魂熏陶。

让我亲吻所有的声音吧，(我拼命地挣扎着叫喊，)
用宇宙间所有的声音把我灌满吧，
把它们的以及大自然的悸动赋予我吧，
让那些暴风雨，湖海，天风，歌剧和吟诵，进行曲和舞曲，
不约而同地一起呼喊，因为我要将它们全部吸取！

6

然后我轻轻地从梦中醒来，
惺忪着双眼，将我梦中的音乐探究了一会，
探究所有过去的记忆，那怒号的暴风雨，
以及所有女高音和男高音的歌曲，
以及那些狂热的、洋溢着浓厚宗教味的东方舞乐，
以及各种美妙的乐器，风琴的和声，
以及所有爱情、灾难和死亡的平实的哀伤转述，
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对我的沉默而好奇的灵魂倾述，
瞧，由于我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求的那个线索，
让我们在白天出去，精神抖擞，
愉快地将生活清理，到现实世界中翱翔，
从此之后受到我们的神圣之梦的滋养。

而且，我还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许你，灵魂啊，听到的不是风的声响，
也不是狂怒的暴风雨的梦，或者海鹰的尖叫或扑扇的翅膀，
也不是阳光灿烂的意大利的赞歌，
也不是德意志的庄严的风琴，或者各种声音的融合，或跌宕起伏的和声，

也不是歌咏队向左转舞时丈夫们和妻子们的诗歌般的诵读，
或者士兵进行的声音，

也不是横笛，不是竖琴，不是兵营号角的呼唤，
而以一种适合于你的新颖的韵律吟哦的诗章，
把生与死的路衔接，隐约在夜空飘渺无踪影的诗篇，
让我们在大白天前进和谱写的诗篇。

印度之行

1

歌唱着我的时代，
歌唱着今日的壮丽的成果，
歌唱着工程师的坚固而精巧的作品，
我们的现代奇迹，（古代笨重的七大奇迹已被胜过，）
在旧世界东方有苏伊士运河，
新大陆已为宏伟的铁道据为己有，
海洋内部已由雄辩而文雅的电缆架设了通衢，
然而首先发言的，永远发言的，与你一起狂呼的，灵魂啊，
是过去！是过去！是过去！

过去——黑暗而不可捉摸的回顾啊！
那空洞洞深渊——那些酣睡者和幽灵！
过去——一如既往的庞大无比！

因为，如果不是过去的产物，现今又从何谈起？
(像一个被形成和推进并经过某一界线仍继续下去的抛射物，
现今也全然为过去所形成，所推进。)

2

灵魂啊，向印度航行！
为亚细亚的神话，那些原始的寓言，提出印证。

不只是你，骄傲的世界真理，
不只是你，已成事实的科学，
还是古代的神话和寓言，亚洲、非洲的寓言，
照耀深远的精神光芒，不羁的梦幻，
潜得很深的传说和经典，
诗人们的大胆的设想，古老的宗教，
啊，你们这些比朝阳下沐浴的百合花更美丽的寺院！
啊，你们这些抛弃已知和逃避已知的控制而腾飞的寓言！
你们，带有尖顶、红若玫瑰的金光闪闪的巍峨高塔，
由凡人梦想塑造而成的永恒的寓言的高塔，
我也完全如欢迎其他一切那样地对你们表示欢迎！
我也欢乐地歌唱你们。

向印度航行呀！
怎么，灵魂，你没有从一开始就看出上帝的目的？
地球要由一个贯穿乾坤的细网联结起来，
各个种族和邻居要彼此通婚并在婚媾中繁殖，
大洋要横渡，远近相互变换，
异国他域要连接在一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对崭新的崇拜进行赞颂，
你们船长们，航海家们，探索者们，你们的全部，
你们工程师们，你们建筑师们，机械师们，你们所有的一切，
你们，不只是为了贸易或航运，
而且以上帝的名义，是为了你啊，灵魂。

3

向印度航行！

瞧，灵魂，摆在你面前的两个场景，
其中我看见已经开凿的苏伊士运河，
我看见一列船只，由“女王尤金尼”号率领，
我从甲板上观看到奇异的景致，天空纯净，平沙遥远，
我倏然经过那如画的人群，那些聚集在一起的人们，
那些巨人般的姿影。

在另一个不同的场面（可是属于你，同样都属于你啊，灵魂，）

我看见，跨越我自己的大陆、征服每一个障碍的太平洋铁路，

我看见绵延不绝的一列列车运载货物和旅客沿着浦拉特河迤邐而行，

我听见火车头呼啸而过，汽笛在嘶叫，

我听见回声空荡震撼着从世间最壮丽的风景中破空而来，

我横过拉腊米平原，我注意到种种奇形怪状的岩石，微微的山风，

我看见茂密的飞燕草和野生的洋葱头，以及荒凉苍白的长着鼠尾草的沙漠，

我瞥见远处或忽然耸立在我面前的大山，我看见逊德河和瓦萨山脉，

我看见石碑山和“鹰巢”，我经过“海角”，我登上内华达，
我觊望威严的埃尔克山，并绕行于它的山脚，我看见亨博尔特山脉，我穿过山谷，横渡河流，

我看见塔霍明澈的水面，我看见阴冷凄美的松树林，
或者横渡大沙漠和含碱的平原，我看见海浪和草地的迷人的
屋景，

注意到穿越这所有之后，以两条很细的铁轨，
经过陆地上三四千英里的奔跑，
将东海和西海紧紧相连，
那欧洛巴与亚细亚之间的大道。

（哎，你热那亚人的梦，你的梦啊！

在你躺入坟墓几百年之后，
你所发现的海岸才得到证实。）

4

朝印度航行呀！

无数舵手的抗争，无数丧命水手的传说，
它们无声无息地降临，怒放在我心的空中，
像高不可及的天上的飘云和浮霞。

沿着所有历史，顺流而下，
犹如一条奔流的小溪时而下沉时而上升，
一串连绵的思绪，一支多样的队列——瞧，灵魂，它们向你，
在你的眼前升起，
又是那些计划，那些航行和远征；
又是瓦斯各·达·伽玛出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是那些获得的知识，航海家的指南针，
新发现的陆地和诞生的国家，你新生的美国，
为了伟大的目标，人类长久的见习期已经完满，
你，世界的环绕已初战告捷。

5

庞大的圆环啊，在空间游泳，
到处覆盖着一望即知的力和美，
日光和白天与那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幽暗交错，
上面是太阳、月亮和无数星星的难以描绘的高空队列，
下面是多种多样的青草、动物、山陵、树木、湖水，
出于不可理解的意图，某种隐含的预言家的意向，
现在头一次我的思想好像对你进行了估量。

从亚细亚的花园里光芒万丈地洒下来，
亚当和夏娃出现了，后面跟着他们的无数的子孙，
漫游着、翘盼着，充满好奇地，永不停歇的探索，
带着沮丧的、变化多端的、狂热的询探，带着永不愉悦的心
境，
带着那悲伤而绵延曲折的反复吟咏，不满的灵魂啊，你为了
什么？嘲弄的生命啊，你追求何在？

啊，谁能使这些狂热的孩子不在燥动呢？
谁来证明这些永不安宁的探索是正当的呢？
谁来说出这天籁万物的奥妙呢？
谁来把它与我们结合？这个如此奇怪而孤单的大自然是什么？

这个地球对于我们的感情有什么意义？（一无所爱的、对于

我们的感受无动于衷的地球，残酷的地球，坟墓聚集的地方。)

然而灵魂，请务必保留最先的意图，并且务必要实现，
也许此刻时机已来到跟前。

在所有的海洋都横渡了之后，(它们好像已被渡过了，)
在那些伟大的船长和工程师出色完成了他们的杰作之后，
在那些举世闻名的发明家、科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人
种学家之后，

最后一定会出现无愧于自己称号的诗人，
上帝的忠诚儿子一定会吟着自己的诗歌向我们靠近。

那时就不只是你们，航海家、科学家、发明家啊，你们的行为
被证明完全公正，

所有这些焦渴的孩童们的心灵亦将获得安慰，
全部的慈爱将受到充分报答，秘密也将被暴露，
所有这些分离和间隙将受到处理，扣拢和连接起来，
整个地球，这个残酷、冷漠、无声的地球，将被承认和证
实，

神圣的三位一体将被上帝的忠实儿子——诗人光荣地完成和
结合得最为严密，

(他会真的跨越海峡和征服高山，他会绕过好望角去达到某
个目的地。)

大自然的人类将不再支离破碎，
上帝的忠实孩子将它们完全打造成一体。

一年啊，我在它敞开的门前歌唱的一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年啊，希望完成了的一年！

一年啊，各个大陆、地带和海洋结婚的一年！

(如今不只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在迎娶亚德利亚的公主，)

我看见了，一年啊，你身上那水陆共栖的地球在获取和给予一切，

欧罗巴同亚细亚和阿非利加连接了，而它们都连接着新大陆，

那些国土、地势都在你面前跳舞，挥动着一个节日的花环，像新娘和新郎互挽着胳膊美满幸福。

朝印度航行！

凉爽的风从高加索轻轻吹来，抚平人类的摇篮至归于宁静，幼发拉底斯向前奔涌，历史又光彩夺目。

瞧，灵魂，遐想在不断涌出，

地球上那些古老的，最富庶的、人口最稠密的国土，

印度河和恒河以及它们众多的分支，

(我今天行走在我的美国海岸上，看见并重温着所有的事物，)

亚历山大在他征战的路途中暴亡的故事，

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阿拉伯和波斯，

朝南走是大海和孟加拉湾，

那长篇累牍的各种文学，壮丽的史诗，哲知的宗教，社会等级，

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古老神秘的婆罗门，温柔年少的佛陀，

中央和南部的帝国，以及它们全部的附属品，占有者，

铁穆儿的征战，奥伦-蔡彼的统治，

商人，支配者，探险者，穆斯林，威尼斯人，拜占廷，阿拉

伯人，葡萄牙人，

现在仍著名世界的第一批探险家，马可·波罗，摩尔巴托塔，
悬疑至今的问题，神秘的地图，亟待填补的空隙，
人类永不停止的步伐，永不止息的双手，
还有，灵魂啊，不能容忍任何侮辱的你自己！

那些中世纪的航海探险者在我眼前升起，
1492年的世界，连同它被唤醒的事业心，
人性中膨胀起来的像春天土地所具有的生命力，
衰微的骑士制度的黄昏美景。

而你，黯淡的阴灵，你是谁？
巨人般的，梦魇般的，你本身就是个充满幻想的人，
有强壮的四肢和炯炯有神的眼睛，
你的每一瞥视都给四周构成一个黄金天堂，
给它镀上瑰丽的霞彩。

当那位主要演员登上舞台，
在某个伟大的场景，
我看到左右着别人的船队司令本人，
(勇敢、行动、信心的历史典型，)
看见他引领着他的小小船队从帕罗斯启航，
看见他的航程，他的回归，他的崇高的名声，
他的不幸，遭到诽谤，成为囚犯，拖着镣铐，
看见他的失意，窘迫，丧生。

(我恰巧好奇地站在那里，观看着英雄们舍身忘死，
还要拖延很久吗？那种低诽、贫穷和死亡很痛苦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种子会埋在地里几个世纪无人问津吗？

瞧，它按时地答复上帝，在晚间升起，抽芽，开花，价值和美丽撒遍天下。)

7

灵魂啊，是真正的朝野蛮的原始思想航行，
不单是陆地和海洋，还向你自己的清新之境，
你那幼苗和花朵的过早成熟，
向经典发芽的国土。

灵魂的，不受拘束，我和你及你和我，
你开始周游世界，
对于人类，这是他的精神复归，
回到理性早期的天国，
返归而去，返归到天真的直觉，直到智慧的诞生地，
再次同美好的宇宙结合。

8

啊，我们已再也不能等待，
我们也启航呀，灵魂，
我们也唱着歌驶入汪洋大海，
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地驶往异国他乡，
在飘泊的风中，(灵魂啊，你亲吻我，我拥抱你)
自由地吟咏着，唱着我们对上帝赞美的歌，
吟唱着我们欢愉的探险的歌。

以欢笑和频繁的亲吻，
(让别人去祈求恕免，让别人为罪孽、悔恨、羞辱而哭泣，)

灵魂啊，你让我高兴，我让你欢喜。

哎，灵魂我们比任何神父都更加信仰上帝，
但是对于上帝的神秘我们可不敢当作游戏。

灵魂啊，你让我高兴，我让你欢喜，
不管是航行于汪洋亦或在高山上，亦或整夜不能入睡，
沉思，有关时间、空间和死亡的默默的沉思，有如行云流水，
真的载着我像穿过无边的领域，
我呼吸它们的气息，聆听它们荡漾的水波，让它们洗浴我的全身，
在你的心里洗浴啊，上帝，我向你升起，
我和我的灵魂一层层进入你的领地。

超凡的你啊，
无名的，素质和呼吸，
光的光，流溢着天籁万象，是它的中心，
你，真的、善的、仁爱者的更强大的中心，
你，道德的精神的源泉——爱心溪涧——你蓄水的汪潭，
(我的沉思的灵魂啊——没有满足的渴望啊——不是在那里守候吗？

那完美的伙伴不也在那儿什么地方为我闪守候吗？)
你——星星，太阳，太阳系的脉搏，你——它们的动力，
它们旋绕着，有秩序地、安全而融洽地运动，
斜穿过浩渺无垠的天际，
我该怎么想，怎么呼吸（即使仅仅一次），怎么说呢，如果
仅凭我自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不能向那些更为高超的宇宙航去？

每当我想起上帝就感到自己渺小，无可奈何，
一想起自然和它的奇迹，时间、空间和死亡，
我就只好转而呼吁你，灵魂啊，你这实际的我，
而且你瞧，你轻轻地支配着这个星球，
你与时间相匹配，面对死亡挂满笑容，
并且满满地填充着、增扩着对空间这无垠的寥廓。

啊，灵魂，你大过星星和太阳，
蹦跳着出外旅行；
还有什么爱能比你的和我的扩充得更广？
还有什么抱负、愿望能比得上我的灵魂？
还有什么贞操、完善和力量的思虑？什么理想的梦？
什么愿为别人而献出一切的精神？
为了他人便视死如归的牺牲？

朝前想想吧，灵魂啊，当时机成熟，
所有的海洋都渡过了，海岬都经历了，航程完毕了，
你受到包围，对付和抗衡上帝，最后驯服，这时目的达到
了，

那样满怀友谊和仁爱的长兄找到了，
在他的温暖怀抱中，弟弟彻底为爱抚所融化了。

9

航行到比印度更远的地方去呀！
你的翅膀真的丰满得足可以飞那么远的路途吗？
灵魂啊，你真的要进行此类的航行？

你要在那样的海岸边游弋？
你要探测梵文和吠陀经的底蕴？
那么，首先要解除那禁锢你意志的禁令。

向你们航行呀，向你们的海岸向，你们老气横秋的谜！
向你们航行呀，向你们的权力，向你们逼死人的问题！
你们，把遇难船只的遗骸四处散布，它们活着时可从未到达过你们那里。

航行到比印度更远的地方去呀！
大地和天空的奥秘啊！
你们海上波涛的奥妙啊！迤邐的小溪和江河的奥妙啊！
你们林地与田野的奥秘啊！你们，我的国土上的巍峨高山的奥妙啊！
你们大草原的奥秘啊！你们灰白岩石的奥秘啊！
朝霞啊！云彩啊！雨雪啊！
夜与昼啊，向你们航行！

太阳和月亮以及你们全部的星星啊！天狼星和木星啊！
向你们航行！

航行，立刻航行呀！热血在我膨胀的血管里燃烧！
走啊，灵魂！立刻起锚！
把粗绳砍断——拉出来——抖开每一张风帆！
难道我们如树木扎根在地上那般站在这里还不够长久？
我们俯在这里如畜生一般存在，难道还不够长久？
我们用书本将自己弄得头昏脑胀，难道还没有厌倦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驶出去——专门驶向深水区，
要无所顾虑，灵魂啊，向前探索，我同你、你同我靠在一起。

因为我们的终点是航海者尚未取去的，
而我们情愿冒险，不惜船只和所有，乃至我们的生命。

我的勇敢的灵魂啊？

更远更远的航行吧！

啊，无忧的欢乐，可是安全！难道它们不都在上帝的洋面上吗？

啊，航行，航得更远，更远，更远！

哥伦布的祷告

一个受挫的遇难的老人，
被摒弃在这蛮荒的海岸，远离家乡，
为大海和险恶的岬岩所禁锢，十二个月了，
因饱含沧桑而痛苦、僵硬，病人膏肓，
为了使我忧郁的心得以放飞，
我在岛屿的边沿闲逛。

我的悲伤太重了啊！

或许我已撑不过今夜；

上帝啊，我无法休息，我无法饮食，也无法入睡，
直到我将我自己和我的祈祷再一次献给你，
我再次在你的怀抱里呼吸和沐浴，与你促膝谈心，
再一次地向你倾诉我自己。

你知道我的全部历史，我的生活，

我那日夜奔忙的生活，不只是敬仰而已，
你熟悉我年轻时的祷告和祝祷的仪式，
你洞悉我成年时严肃而幻想丰富的深思，
你知道在我开始之前我怎样把未来的一切都献给了你，
你知道我年老时重申了那些海誓山盟并坚守不渝，
你知道我从没丧失对你的信念和入迷，
戴着镣铐，身陷囹圄，备受凌辱，却无丝毫怨言，
接受出自你的一切，它们应时来到我这里。

我的全部企图中都是你，
我的安排和计划都按照你的旨意而开始和执行，
为你在大海上航行，在陆地上跋涉；
意向、主旨和抱负归属于我，而成败由你决定。

啊！我相信它们的确是从你而来，
那冲动，那热情，那不屈的意志，
那强劲的、感受到了的、比言语更有力的内在的控制，
那些来自上天的、甚至在梦中也向我呢喃的信息，
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勇敢向前。

由于我和这一切，至今的工作得以完以，
由于我，那些饱腻而窒息的古老的疆域得以疏松和获释，
由于我，两个半球合成了圆球，未知才变为已知。
结果我不知道，这完全因为你，
或大或小，我不知道——也许是什么广阔田野，什么地
带，
或许我所认识的人类底层那种蛮荒的无限繁殖，
被移植到那里长成参天大树，获得对得起你的知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许我所熟悉的剑在那里会真的化为铧犁，
或许我所认识的那个无生命的十字架，欧洛巴的死了的十字架，
会在那里抽芽，开花，结实。

还有一个努力的结果，是我在这荒僻沙滩上的祭坛；
上帝啊，是你把我的生命点燃，
用你稳定的、不可言喻的、恩赐的光线，
那罕见而难以描述的点燃光线本身的光，
那远非笔墨和语言所能描述的光源，
为了这些啊，上帝，让我进最后一言，我跪在这里，
我羸弱、窘困而瘫痪，向你表示内心的感谢。

我的终点已经不远，
乌云已经在我头上密集，
航行遭受挫折，航线左右不定，结束了。
我把我的船队交给你。

我的双手和肢体已经麻痹，
我的大脑被折腾得近乎昏迷，
让这老朽的船骨散裂吧，可我不愿离开，
我要抱紧你，上帝啊，虽然波涛不止，
我至少还认识你呀，认识你。

我说的是预言家的思想吗？亦或我是在胡言乱语？
我懂得哪些生活的事，哪些我自己的事呢？
我甚至连我过去或现今的工作也弄不清楚，
我面前展现着的种种有关它的猜测，也永远变化不已，
还有对于新的较好世界及其分娩的猜想，

在捉弄着，蛊惑的心机。

而我突然看见的这些东西，它们意味着什么呢？

仿佛有一只神圣的手将我眼睛上的封条撕开了，奇迹出现了，

一些朦胧的巨人形象微笑着，穿透长空和大气，
数不尽的船只在辽阔的海涛上航行，
我听见一些新鲜言辞的赞歌在向我招呼致意。

熟睡的人们

1

我整夜在我的幻想里遨游，
我走路轻巧，迅速而无声地举步驻足。

我睁着双眼俯视熟睡着紧闭着的双眼，我神志不清，忘记了自己，错乱，矛盾，
屏息，凝视，俯身和停息。

他们在那里伸直了身子，躺在那里一言不发，看走来是如此地严肃，

他们的呼吸是如此地均匀，如睡在摇篮里的婴儿一般。

倦怠的人悲苦的脸、死尸的没有血色的脸、酗酒者的铁青的脸、自读者的灰白脸，

战场上受重伤的人体、在坚闭着门户的屋里的狂人、神圣的呆子、从大门出现的新生者、从大门出现的将死的人，
夜把他们遮盖，把他们包围。

夫妇静谧地睡在床上，他将手挽着妻子的腰肢，她把手放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丈夫的腰肢上，

姊妹们亲爱地并排睡在她们的床上，
男人们亲爱地并排睡在他们的床上，
母亲轻轻地搂着小心包裹的婴儿进入梦乡。
瞎子睡了，聋子和哑子也睡了，
犯人在监牢里睡得很熟，逃跑的儿子也睡了，
明天就要受绞刑的谋杀犯，他怎么能睡呢？

被谋杀的人，他如何能睡呢？

单恋的女性睡了，
单恋的男性睡了，
成天盘算着怎样挣钱的人的头脑也沉睡，
性情乖戾和狡诈的人，也彻底睡了。

我在黑夜里耷拉着眼皮，站在那些最受苦，最不安的人们的
身边，

我把我的两手离着他们几寸，抚爱地来来去去移动，
忐忑不安的人在床上躺下来，也糊里糊涂地睡了。

现在我从黑暗中穿过，新的景物又出现了，
大地从我身边退到夜色中去，
我看见它是美丽的，我也看见大地之外的一切也都是美丽
的。

我从床边来到床边，我轮流着和别的睡眠者紧紧地睡在一
起，

在我的梦里，作着别的做梦者的一切的梦，
我也是别的做梦者之中的一个。

我是一段舞蹈——奏乐吧！这一阵兴奋使我旋转得多么轻快呀！

我是永不消失的欢笑——那是新月和夕阳，
我看见狂欢者的藏匿，我轻捷的幽灵四处可见，
在海陆的深处、在非海非陆的深处，潜藏又潜藏。

那些神妙的工匠完美地作着他们的工作，
只有对于我，他们不能把任何事物隐藏，即使她们能，他们也不愿意，

我想我是他们的领袖，并且他们又很爱戴我，
当我步行的时候，他们在我周围环绕，指引着我，并且跑在我的前头，

揭开他们美妙的盖头，用伸长的两臂指示着我，又继续行路，

我们前行着，一群狂欢的恶棍！随着欢呼的韵律，手举风中飞舞的旌旗！

我是男演员、女演员、选举人、政治家、
移民和放逐者、站在被告台上的罪人、
已经有名的人和今天以后将要举世闻名的人、
口吃者、身体健美的人、衰弱无力的人。

我是一个怀着希望装饰好自己，并且束挽头发的女人，
我的游情的情人来到我的身旁，而天已经暗了。

黑暗啊，你弯下身子来接待我吧，
接待我，也接待我的情人，他不会让我一个人独自去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在你身上翻来覆去，就象在一张床上，我将自己交付给黄昏。

我呼唤的人回答了我，并且代替了我的情人，
他和我一起从床上静静爬起来。

黑暗啊，你较之我的情人还要温柔，他的肉体淌着汗并且喘息着，
我还体会到他留给我的潮温的热气。

我摊开两手，我向各个方向挥动着它们，
我要试探你正在向着它前进的黛黑的海岸。

黑暗，留神呀！那已经触到我的的是什么呢？
我想我的情人已经离我而去，要不然黑暗和他是一个人，
我听到了心的颤动，我追随着，我消逝了。

2

我降落到西方的路上，我精疲力竭，
芬芳和青春从我面前掠过，而我只是它们的轨。

黄皱的面孔不是老妇人的，而是我的。
我端坐在草垫椅上针针线线地为我的孙儿补袜子。

那也是我，不眠的孀妇在冬夜里深深眺望，
我看见星光闪耀映着积雪的大地。

我看见尸衣而我便是尸衣，我包裹着一个尸体并在棺材里静卧，
这里在地下是漆黑的，这里没有罪孽和痛苦，这里有的只是空虚。

（在我看来，在光亮和空气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幸福无比。

不管谁只要没有在棺材里和漆黑的坟墓里，就理应感到心满意足。）

3

我看见一个美丽的巨大的游泳者赤裸地在大海的漩涡中游泳，

他的棕色头发均匀地在他的头上紧贴着，他用勇敢的双臂搏击着，并用双腿推动着自己，

我看见他雪白的肌肤，我看见他无所畏惧的目光，
我憎恶那些急流的漩涡，那会将他冲击到岩石上。

你凶恶的赤血浸滴着的海浪，你正干什么呀？

你要杀死这勇敢的巨人么？你要在他的盛年时代杀死他么？

他坚定地挣扎了好长时间，

他遭受挫折，遇到冲击，他受伤了，然而他仍尽力地支撑着，

激荡着的漩涡染上了他的血迹，它们把他带走，滚转着他，
摆动着他，把他搅拌，

他美丽的身躯卷在回转的漩涡里，他不断撞击岩石，
这勇敢的尸体迅速地失去踪影。

我转动着但不能让自己获得自由，
混浊，一次回顾过去，再一次回顾过去，都依旧是漆黑一片。

海岸上吹着如割的寒风，遭难的船上枪声响了，
风停雨歇，月亮从云彩中探出头来。

眺望那船正在被迫沉没的地方，我听见它碎裂的响声，我听见生命绝望的呼号，愈来愈显得微弱。

我不能伸出我援助的双手，
我只能跳到汹涌的浪涛里，让它浸濡我并且使我不住打战。

我和众人一起搜寻，没有一个船上的人活着回到岸上。
清晨，我帮着打捞尸体，并将他们一排排地放在仓房里。

现在讲讲过去的战争，在布鲁克林的战败，
华盛顿站在火线内，他站在挖了战壕的山上，一群军官围住他，

他的脸面严峻而润湿，他禁不住泪水潸然，
他不停地举起望远镜翘首而望，他脸上失去了血色，
他亲眼看见南方的父母们交托给他的勇敢的儿子遭受屠戮。

最后也是如此，最后当和平宣布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站在破旧旅舍的屋子里，可爱的士兵都从那里经过，

军官们都缄默地慢慢地轮流着向前走，
这领袖用手臂搂着他们的脖子，并亲吻他们的面颊，
他一个一个地轻吻着他们润湿的脸庞，并同他们握手道别。

6

现在说说，有一天我和母亲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告诉我的
故事，

那时她年轻貌美，和她的父母居住在古老的房屋里。

一天吃早饭的时候，一个红印第安女人来到这古老的房屋
里，

她背负着一捆用作椅垫的灯心草，

她的头发劲直，有光泽，粗糙，乌黑，浓密，半掩着她光滑
的面面，

她行走时充满活力，她讲话的声音也优美动听。

我的母亲惊喜万分地看着这个陌生人，

她看着她那高颧骨的光鲜的脸，和她的丰满而有韧性的肢
体，

她越看她，越觉得她可爱，

她从未见过如此可爱的美丽和纯洁，

她让她坐在火炉旁边的凳子上，给她做饭吃，

她没有工作给她做，但给了她以回忆和慈爱。

这个红印第安女人，停留了整整一上午，直到下午过去了一
半，她才走开，

我的母亲舍不得她离开，

整整一周她都挂念看她，有几个月她盼望着她会回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几个冬天，几个夏天，她都想念着她，
但这个红印第安女人却永远没有再来，从此再也没听说过。

7

一种夏日温柔的流露，——不可见的事物的接触，——一种
阳光和雨露的爱恋，

我怀着仰慕，且被深情征服，
我愿意到户外同阳光雨露冶游。

啊，爱和盛夏啊，你们在梦中，且在我的心里，
秋冬在梦中，农人有着他的收获，
五谷丰登，家畜兴之。

风和雨在黑夜中隐没，船舶在梦中前进，
水手张帆，放逐者回到家里，
流亡者平安地归来，移民数月数年之后归来，
可怜的爱尔兰人，和他熟悉的邻人和友人住在童年时代的朴
素的屋子里，

他们热烈地迎接他，他又赤裸双脚，他不记得他已经腰缠万
贯，

荷兰人航海回家，苏格兰人，威尔士人航海回家，地中海的
土人航海回家，

英国，法国，西班牙的第一口岸都有满载乘客的船舶驶入，
瑞士人向着他的山地走去，普鲁士人走着他的路，匈牙利人
走着他的路，波兰人走着他的路，

瑞典人归来，丹麦人和挪威人也归来。

向本国航行和向外国航行，

美丽的溺死了的游泳家、厌倦者、自读者、单恋的女性、赚钱者、

男演员和女演员、那些已经演出的、那些为演出等候的、热情的孩子、丈夫和妻子、选举人、当选的候选人、落选的候选人、

扬名的伟人，今后随时可以举世闻名的伟人、
口吃者、病人、身体健全的人、平常的人、
站在被告台上的罪人、坐着并宣判他的法官、有辩才的律师、
陪审员、旁听者、
笑者、泣者、跳舞者、午夜失去丈夫的女人、红印第安的女人、

肺病患者、丹毒患者、白痴、被冤枉的人、
地球对面的人，在黑暗中站在这两者之间的每个人，
我敢说现在他们都平等了，——谁也不比谁更加优秀，
黑夜和睡眠使他们彼此相像，并使他们象从前一样。

我敢说他们都是美丽的，
所有睡眠的人都是美丽的，在微光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美丽的，

最野蛮的和最残酷的已经过去，一切都停止喧哗。

和平永远是美丽的，
天国的神秘表示了和平和静夜。
天国的神秘代表着灵魂，
灵魂永远是绚丽的，它出现得多，或出现得少，它来到或者落在后现，

它来自树荫密蔽的花园中，并快乐地看着自己，并且包围了世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完美而洁净的生殖器猛烈地喷射，完美而洁净的子宫应和着凝结，

长得完美的头颅十分匀称端庄，内脏和关节也匀称端庄。

灵魂永远是美丽无比，

宇宙整齐有序，万物各得其所，已经来到的各得其所，等待着而未来的也将各得其所，

折扭的头盖骨期待着，多水的或腐败的血液在守候，

贪食者或花柳患者的孩子长久地等待着，酗酒者的孩子长久地等待着，酗酒者自己也长久地等待着，

生生死死的睡眠者期待着，前进很远的人到时将继续前行，落后的人最终也将到达，

不同的将继续不同，但他们将流动而结合，——现在他们是结合了。

8

赤身裸体躺着的沉睡者，是美丽的，

他们赤裸裸地躺着，在整个大地上手牵手地由东到西，

亚洲人和非洲人手牵着手，欧洲人和美洲人手牵着手，

博学的人和无知的人手牵着手，男人和女人手牵着手，

女人赤裸着双臂爱抚地亲昵着男人裸露的胸膛，他们没有丝毫贪欲地拥抱着，男人的嘴唇紧贴着女人的脖子，

父亲怀着无限的爱，用手臂抱着已经长成或者还未长成的儿子，儿子也怀着无限的爱用手臂搂抱着父亲，

母亲的白发在女儿雪白的手腕上闪闪发光，

儿童与大人一起呼吸，朋友被朋友的手臂搂抱着，

学生亲吻着教师，教师亲吻着学生，受委屈的人得到公正待遇，

奴隶的呼叫和主人的呼叫一致，主人向奴隶致敬，

罪犯走出囹圄，狂人幡然悔悟，病人药到病除，
流汗和发热停止了，从前有病的喉咙健全了，肺病者的肺复元了，
可怜的忧郁者的心头轻松了，
风湿病患者的关节如平常一样地灵活，甚至较之以前更自如了，
窒息和通道打开了，麻痹者可以弯曲，
肿胀者和痉挛者和充血者又有了健康的体格，
他们饱受夜的滋补，通过了夜的神秘作用，清醒过来了。

我也通过了夜，
啊，夜啊，我要稍走片刻，但我仍会回到你这里来，并且依然爱你。

我为什么要怕把我自己由你支配呢？
我并不害怕，我已经被你带着前行了很久，
我衷爱绚丽多姿的白天，但我不离弃在她那里温存过这么久的夜，
我不知道我怎样从你那里来，我也不知道我和你到何处去，
但我知道我来亦完美去亦完美。

我要和夜一起稍停片刻，到时候就起来，
我要按时地通过白天，啊，我的母亲啊，并且按时地回到你那里。

调 位

让改革者从他们指手画脚的岗位上下来——让一个白痴或精神病患者所有同样的岗位上坐镇；

将法官和犯人对调——把狱卒关进牢里——让那些本是囚犯的人掌管钥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让那些不笃信诞生和死亡者领导另外的人。

穿越时间

1

思考时间——思考所有过去，
思考今天，以及从今以往的来世。

你猜想过你自己不会还有来世吗？
你害怕这些土甲虫了吗？
你在担忧未来对你没有丝毫意义了吗？

今天就没有丝毫意义？那无始无端的过去没有丝毫意义？
如果未来是没有丝毫意义的，它们也同样没有丝毫意义了。

想想太阳本是从东方升起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本是温顺的、真实的、活着的——每个东西都是有生命的，
想想我和你本来看不见，没感觉，无思想也没有职分，
想想如今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责任担负。

2

每过一天，一分钟或一秒钟，都不会没有人分娩，
每过一天，一分钟或一秒钟，都不会没有人死亡。

沉寂的黑夜全都过去，沉闷的白天也是这样，
躺在床上过久而产生的痛苦过去了，
医生拖延了许久才报以沉默而可怕的忧伤，
孩子们哭着匆忙赶来，兄弟姐妹都有人传信，

药品原封未动地搁在架子上，（樟脑味儿却早已充满了各个房间，）

生者的忠实的手紧握垂死者的手，
颤抖的双唇轻轻地贴在弥留者的额上，
呼吸在此终止，心脏的搏动终止，
遗体直僵在床上，让生者观望，
它是摸得着的，好似生者是摸得着的一样。

生者以他们的目光望着遗体，
而一个失去目光的不同的生者也留恋着，好奇地往遗体端详。

3

想想那种融合在关于物质的想法中的关于死亡的想法吧，
想想城市与乡村的所有这样的奇迹，别人对它可感兴趣，而
我们不感兴趣。

想想我们是多么热衷于为自己建造屋宇，
想想别的人也会这样热衷，而我们丝毫不在意。

（我看见一个建造府邸，那宅地只够他使用几年，至多七八十年，

我看见一个人建造府邸，那宅地却能使用很久很久。）

整个大地爬行着缓缓移动的黑线——它们永无止息——它们是送葬的人群，

那个从前是总统的人已被葬进土里，那个现在是总统的人同样会出殡。

一种对于庸俗结局的回忆，
一个关于工人的生与死的常见标本，
全都按照自己的类型。

码头溅起严寒的水波，河流中推搡的冰块，街道上半冻的淤泥，

顶上灰蒙蒙的让人灰心的天空，十二月的易逝的白昼，一辆柩车和若干驾马车，一个年老的百老汇马车驾驶员的出殡，大半是车夫的送葬者。

前往墓地的脚步稳重缓慢，丧钟及时地敲响，
进了大门，在新掘的墓穴旁停下来，活着的人从车子跳下，
把柩车打开，

棺材被抬出，放置停当，鞭子留在棺盖上，黄土迅速地铲入墓床，

用铲子把上面的坟堆弄平实了——沉默，
一分钟——谁也不动不响——结束了，
他被体面地收拾好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

他是个好伙伴，心直口快，性情刚烈，模样也不丑，
为朋友两肋插刀，喜欢女人，赌博，大吃大喝，尝到过富裕的味道，老来没有生气，生了一场病，靠一种捐助来接济，
死了，年仅四十一岁——这些就是他的葬礼。

伸开的大拇指，竖起的指头，围裙，披肩，手套，皮带，雨衣，精心挑选的鞭子，

老板，秘密监视者，调度员，马夫，有人依靠你混日子，你靠某人闲混，前进，前面的人和后面的人，

好日子的工作，坏日子的工作，受宠的牲畜，劣等的牲畜，最早一个外出，最后一个外出，夜里睡在床上，

想想，所有这些对于别的驾驶员都那样重要和亲密，而都一点不能让他产生兴趣。

5

市场，政府，工人的工资，想想这些在我们白天黑夜的生活中多么不可缺少，

想想别的工人就那样重视它们，可我们都不放在心上。

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你所谓的罪恶和你所谓的善良，想想这中间的区别，再清晰不过了，

想想这区别对于别人将继续存在，可我们却置之度外。

想想有多少愉快的往事，

你在城里过得惬意吗？或者忙于做生意？或者在安排一种提名和竞选活动？或者同你的太太一起与全家团聚？

或者同你的母亲和姐妹？或者从事妇女的家务？或者是美好的慈母般的操劳？

这些也在向别人纷纷流动，你和我便往前川流不息，然而到某一段时间，你和我就会感到它们枯燥无趣了。

你的农场、赢利、收成——想想你是多么的热衷，

想想将来还会有农场、赢利、收成，可是那对你有何用处？

6

未来的将会是好的，因为如今的就是好的，
感到兴趣的是好的，而索然无趣的也一定是好的。

家庭乐趣，日常家务或职业，住宅建筑，这些不是幻觉和想象，它们有方位，有形状，有分量。

农场，利润，收成，市场，工资，政府，全都不是梦幻，
罪恶与善行之间的区别没有产生错觉，

地球并非一个回声，人和他的生命以及他生命的所有东西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不是伴着轻风远去了，你必将可靠地环绕你自己而聚集，
你自己！你自己！永远永远你自己！

7

你的父母生养你，那不是为了把你扩散，而是要使你具有独特的个性，

那不是要你游弋，而是要你毫不动摇，

某些长期筹备的，变幻不定的东西已经达到并在你身上定了形，

你从此万无一失，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些纺出的线聚合了，经线和纬线交织起来了，式样也合乎规格。

每一种准备都证明是合时宜的，

乐队已调整好他们的乐器，指挥棒发出了信号。

那位来访的远客他等候了很久，如今已被安置妥当，
他是那种美丽而愉悦的人，他是那种你只要看看和与之相处
就感到舒服的人。

过去的法则不能逃避。

现在和未来的法则不能逃避，

生者的法则不能逃避，它是亘古不变的，

升迁和转变的法则不能逃避，

英雄和做好事者的法则不能逃避，

酒徒、告密者、卑鄙者的法则，它们的丝毫都不能逃避。

8

缓缓挪动的黑色行列不断地把大地跨越，

北方人被运走，南方人被运走，在大西洋岸上的人，在太平
洋岸上的人，

在这二者之间、遍布密西西比流域、遍布于地球表面的人
们。

伟大的大师们和宇宙是完美的，英雄们和慈善家是完美的，
卓越的领袖人物，发明家和财主，那些虔诚和超群的人，也

可能是完美的，

但是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即所有一切的价值究竟有多少。

那无数的一群群的蠢蛋和坏蛋并非无足轻重，

非洲和亚洲的野蛮人并非丝毫不重要，

那些浅薄者的绵延不绝的后裔一般说来也并非无足轻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所有这些事情方面，
我梦想过我们不会有多大改变，我们的法则也不会改变。
我梦想过英雄们和慈善家必定为现今和过去的法规所制约。

谋杀者、酒鬼、骗子，必定为现今和过去的法则所制约，
因为我梦想过他们现今所面对的法则也已不少了。

我还梦想过那已知的短暂的生命之目标和根本，
要为未知却永恒的生命构成并确定其身分。

如果一切只能沦为灰烬和粪肥，
倘若蛆虫和老鼠会把我们消灭，那得警惕啊！因为我们被出
卖了，
那就真正有了死亡的嫌疑。

你担心有死亡的危险吗？假如我有这种虑，我宁愿立刻死
去，
难道你以为我能愉快地，顺顺当地去消逝？

我愉快而顺利地行走，
我不能确定究竟走向哪里，但我知道什么好的，
整个宇宙都指出什么好的，
过去和现今都指出什么好的。

美丽而完整的动物啊！
地球，以及它上面那最小的东西，都是这么美丽而完整啊！
凡是所谓好的东西都是完善的，而凡是所谓坏的东西也同是
完善的；

植物和矿物是完善的，那不可估量的液体也是完美的，
它们缓慢而坚毅地到这里来，它们还要慢慢而坚毅地继续前
行。

9

我起誓，我现在认为每一事物都拥有一个不朽的灵魂！

树木有，它扎根在地里！海里的草鱼！更何况牲畜！

我起誓，我相信除了不朽就什么也没有了！

那精致的结构是它的，那星云般的浮游物属于它，那正在凝
聚的属于它！

所有的准备都属于它——本体属于它——生命和物质通通属
于它！

死神的低语

如今你敢么，啊，灵魂啊

如今你敢么，啊，灵魂啊，
和我走向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那里既无立足之地，也无可以通行的道路？

那里既没有地图，也没有向导，
没有人声，没有人手的触摸，
在那个地方没有鲜艳的血肉，没有嘴唇，也没有眼眸。

我不知道这地方，啊，灵魂啊，
你也不知道，我们面前空白一片，
在那里，在那不可抵达的土地上，一切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直到束缚被解除以后，
除了“时”“空”的永恒的束缚以外，
黑暗，引力，感觉，或任何局限将都不再能禁锢我们。

那时我们将霍然跳出，我们将飘然遨游，
在“时”“空”之中，啊，灵魂啊，我们为它们作下准备吧！
大家都一样，最后积聚了足够的能力，（啊，幸福！啊，一切果实啊！）去充实它们，啊，灵魂啊！

死的低语

我听见神圣的死的喃喃低语，
暗夜里发出的唇音的闲谈，合唱的声音，
步履轻轻，随神秘的微风飘动，向上升，
看不见的河川微波，永远不停的流着的浪潮，
(或者那是眼泪溅起的水花么？人类的眼泪不就是深渊般的
海么？)

我仰望天空，云堆巨大，
悲哀而悠然舒卷着，无声地扩展而彼此混合，
远处一颗若隐若现的满含忧愁的星星，
出来又消逝。
(这可以说是一种分娩，一种庄严不朽的诞生；
在眼力不能到达的地方，
有灵魂正翻飞而过。)

神奇的正方形的歌唱

1

歌唱那种神奇的正方形，从那一中或边上前进，
从旧的和新的，从那全身圣明的正方形，
坚实的，四边的，(所有的边都需要，)从这一边的耶和华，
那是我，
我是古老的婆罗门，我是农神，
时光不能干扰我——我是时光，从远古到现代不分，
坚定不移地，丝毫不留情地，执行正义的裁判，
像地球、圣父，褐色古旧的克朗诺斯，连同它们的法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年龄已计算不出，但永远是新的，永远以无法改变的规律在旋转，

我凶残，不宽恕任何人——凡是犯罪者都得死——我就要他的命；

谁也也别指望在我这儿得到怜悯——季节、重力、约定的日期会宽容吗？我也不会，

像不饶人的季节，重力以及所有约定的日期那样，
我从这一边执行坚决的裁判，没有一丝情面。

2

作为最慈祥的安慰者，那许诺中的人在前进，
我是更强大的上帝，把温柔的手伸了出来，
由先知和诗人在他们狂喜的预言和诗篇中预告过，
从这一边，瞧！基督在目不转睛——瞧，我是赫尔墨斯——
瞧，我有海格立斯的相貌，

所有的悲伤、辛劳和苦难，我都是盘算着放入我的心中，
我反复被抛弃，辱骂，关进牢狱，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不会停止，

我把整个世界都放弃了，为了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为了灵魂，

我走遍了穷人或富人的家庭，给他们以诚挚的吻，
因为我是仁爱，我是传播欢乐的上帝，带着希望和博爱，
带着像对孩子们的关爱和只属于我的新鲜而清醒的言词，
但是我的仁爱之心不会死——我的智慧不会死，直到永远，
我行走时遗留在多处的珍爱永远不会衰老和颓废。

3

疏远人群，心存芥蒂，密谋反叛，

罪犯的同伙，奴隶们的兄弟，
狡诈，被人藐视，一个无知的苦力，
有首陀罗的脸和憔悴发黑的额头，但在内心深处却如所有人
一样自尊，
对敢于轻视和企图左右我的人——时常想予以反抗，
时常紧锁眉头，满怀诡计，耽于联想，盘算着许多骗人的伎
俩，
(尽管有人认为我是被击败和赶跑了，我的骗术已经玩完，
但那是妄想，)
我这胆大的撒旦，依旧存在，依旧演说，适时出现在每个地
方，
永远从我这一边，好战地，对谁也不让，像任何人一样现
实，
无论日月如何变迁，永远都不能改变我的言词。

4

圣灵，呼吸空气者，生命，
在光线这外，比光线更亮，
超越地狱的烈火，欢欣地跳跃于地狱之上，
超乎天堂，惟独被我自己的芳香所熏染，
包含着地球上一切的生命，触摸着、包含着上帝，包含着救
世主和撒旦，
飘渺地，一切都被弥漫，(因为如果没有我，全体算什么呢？
上帝算什么呢？)
种种现象的实质，所有生命的内涵，永久的，绝对的，(即
看不见的，)
伟大的地球，日月和星辰以及人类的生命，我，普遍的灵
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这里完成那坚实的正方形，而我比任何人都坚实，我们这些歌在呼吸，在生存。

梦中的他

我梦见我深爱的他——听说他已不在人世，我梦见自己到了埋葬他的地方，然而他不在，

我梦见自己在坟地里漫游着寻找他，

我发现所有地方都是一块坟地，

那些生机盎然的房子里也到处是死亡的气息，（这所房子现在也一样，）

大街，船舶，娱乐场所，芝加哥，波士顿，费城，曼纳哈塔，既拥挤着活人，也拥挤着死者，

死了的大大超过活着的；

从此我要把我所梦见的告诉所有活着的人和每个时代，

并对我所梦见的负责，

现在，我乐于忽略坟地，并置于脑后，

假如死者的纪念物仍照常地到处摆着，甚至在我吃吃饭睡觉的房间里，我也会感到满意，

而假如我所爱的任何人的遗体，或者我自己的尸体，被理所应当烧成灰烬，倒入海里，我也会满意的，

或者撒向空中，和风一起消散，我也同样喜欢。

懊丧的时刻

不过，不过，你们这些懊丧的时刻我也认识你们，你们阻碍我并抓住我的脚跟——沉重如铅，大地变成一间哀悼的厅堂——我听到那傲慢的嘲笑之声，

物质是征服者——物质，唯一的胜利者，它继续长存。

绝望的叫喊不停地向我袭来，
我最亲密的爱侣发出恐惧而迟疑的呼唤，
来呀，对我说，我很快要出航的海洋，
来告诉我向何处行驶，何处是我的目的地。
我理解你的痛苦，但是我无法使你解脱，
我走近，听着，看着，那悲伤的嘴绝望的眼神，默默的询问，

我从我躺着的床上往哪里走，请来告诉我；
呆滞，恐惧，迟疑——一个少妇的声音在乞求我的抚慰；
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难道我不该逃避？

抚爱我的幽灵

仿佛有一个幽灵在抚爱着我，
使我觉得不是单独行走在海岸边；
我觉得我在海岸边行走时是那个人同我在一起，那个我爱着的人把我抚爱着，
当我倾身注视着那朦胧的光时，那个人已完全不见踪影，而那些怀恨和嘲笑的人却全走了出去。

信 仰

我不需要信仰，我是一个被自己的灵魂先占了的人；
我不怀疑从我所认识者的脚下、手边和脸旁，
有些我不认识的冷静而真实的脸正在望着我，
我不怀疑世界的庄严美丽隐藏在世界的所有角落之中
我不怀疑我是无限的，宇宙是无限的，可我如何想也想象不出那是怎样的无边无际，
我不怀疑天体和天体系统在空中有目的进行的快速运动，且相信有一天我也能玩得那样轻灵，更轻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不怀疑暂时性的东西会千百万年地继续下去，
我不怀疑内景中还有它们的内景，外表上还有它们的外表，
视力之外还有视力，听觉之外还有听觉，声音之外还存在声音，

我坚信令人悲痛年轻男人，年轻女人和孩子的死都是规定好的，

（你以为生命规定得那样好，而作为整个生命主旨的死亡竟没有好好规定？）

我坚信船只有时会在海上遇难，不管它们多么恐惧，
无论是谁的妻子、儿女、丈夫、父亲和亲爱者下沉了，
都是仔细规定好了的，

我坚信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事情，都是符合事物的天性的，

我不觉得生命能主宰一切以及时间和空间，但是我相信神圣的死亡在为一切作好安排。

动荡的岁月

动荡的岁月，我被急卷着不知何去何从，
你们的方案、策略失败了，路线在歪曲，实质性的东西在嘲弄和逃避我，

只有我所歌唱的主题，牢牢据守的伟大的灵魂，才不逃避，
自己必须一直向前——这是最终的实质——这是一切之中最可靠的，

从政治、胜利、战斗、生活之中，最后还能有所遗留吗？
当外表破裂时，除自己之外，可靠的还有什么？

我身边的音乐

那音乐长期围在我的身边，从不停息也不从头开始，
不过我长期没有察觉，耳朵不曾留意，
而现在我听见了那合唱，才满心喜欢，
我听见一个高亢的男高音踏着黎明到来的曲调，
一个女高音不时轻快地掠过巨浪的颠峰，
一个明朗的低音甜美地在宇宙下方震颤着穿行而来，
那意气风发的齐唱，那伴着柔和的长笛和小提琴的葬曲的哽咽，
所有这些都尽情吸收，
我不仅听到了洪亮的声响，也被那精巧的含义所感动，
我倾听各种抑扬舒卷的声音，它们以火样的激昂彼此奋力竞争，
要在激情上把其他人压倒；
我并不认为那些演奏者了解他们自己
——但现在我想我已开始了解他们。

迷航的船只

什么船在海上迷失了航向，要对船位作出准确的推算？
也许需要一个极好的舵手来掌舵，避开暗礁驶入安全的航线？
水手啊，这里！船啊，这里！把那最好的舵手领上船去，
他正在踏上小舟，摇桨出航，我指引着将他向你们奉献。

一只默默的坚忍的蜘蛛

一只默默的坚忍的蜘蛛，
我看见它在一个小小的海岛上与世隔绝，
我看出它怎样向空阔的四周去探险，
它从自己体内抽出一缕一缕一缕的丝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永远抽着——没有倦怠地抽着。

而你，啊，我的灵魂啊，在你所处的地方，

四周为无边的海洋所隔绝，

你不断地在冥想、冒险、探索，寻觅地区以便使这些海洋连接起来，

直到你需要的桥梁建造好，直到你抛下了你坚韧的铁锚，

直到你放出的游丝挂住了什么地方：啊，我的灵魂啊！

永远的活着，永远的死亡

永远的活着，却正在永远地死亡！

我过去和现今的葬礼啊！

我呀，我将前行之时，是肉体可见的，总是那么不屑一顾；

我呀，不管多年以来怎样，如今死了，（我不悲伤，我所甘愿；

啊，我要把我从尸首中解放出来，我回过头望着他们，在我将尸体抛弃的地方，

只为了继续向前（活着啊！永远活着啊！）把那些尸体抛在后面。

给一个快要死去的人

我从所有的人中把你挑出，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你快要死了——不管别人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不能含糊，

我是严酷无情的，但是我爱你——你已无路可走。

我将右手轻轻地搁在你身上，你刚好能感觉到，

我不理论，我低低地俯下头来，把它部分地遮住，我无声地坐在一旁，我仍然对你忠心耿耿，

我不仅仅像个护士，不仅仅像个父亲或邻居，
我使你在肉体上摆脱一切，留下你永恒的精神，
你一定能逃脱，你留下的尸体只是你抛弃的无用东西。

太阳在意想不到的方向突然冒出，
顽强的思想和信念包围着你，你面带笑容，
你忘记自己是在病中，好象我忘记你病了，
你不看药物，你不注意哭泣的朋友们，我们在一起，
我将旁人与你隔离，没有什么可怜悯的，
我并不怜悯，我向你祝福。

草原的夜晚

在草原的夜晚，
晚餐过了，地上的火焰轻轻跳跃，
疲倦了的移民裹着他们的毯子睡着了，
我独自漫游——站着观望，想来从前我从没有注意过的星
星。

现在我汲取永生与和平，
我羡慕死，我考查各种问题。

多么富饶！多么崇高！多么简洁啊！
同样的一个老人和灵魂——同样的渴求同样的满足。
我一直以为白天最为光彩夺目，直到我看见夜晚的所有展
览，
直到在我的周围无声地涌现出千万个其他的地球，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球已经很足够。

现在空间和永恒的伟大思想又把我武装一番，我要以它们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衡量我自己，

现在我接触到别的星球的生命，这生命跟大地上的生命一样来自遥远的地方，

或是将来来到，或是已经超过了大地上活着的东西，此后，我将不再无视它们，就像我不再无视我的生命，或者那些在大地上跟我一样进行的，或者即将到来的生命。

啊，我终于看出生命并不能向我展示出所有的一切，白天也不能，

我看出我得等待那将由死展示出来的东西。

沉 思

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我与别人并肩而坐，这时乐队正在演奏，

突然我想起（也不知来自何处）海上一艘遇难的船，如雾中飘忽的鬼影，

想起那些船只，它们摇曳着飘飘的旗幡

和一片告别的飞吻离开港口，那是其中的最后一艘，

想起那严肃而神秘的关于“总统号”的不祥的命运，

想起那艘在东北海岸附近建成而如今正在下沉的

人类五十代人的海洋科学之花——想起正在下沉的巨轮“北极”号，

想起那隐约的情景——妇女们聚集在甲板上，苍白而勇敢，等待着渐渐逼近的最后时刻——那最后的一刻啊！

一阵大声的啜泣——很少的水泡——白色的水花溅起——于是那些妇女消逝了，

她们下沉时无情的海水仍继续漂流——而我陷入沉思：难道她们真的没有踪影了吗？

难道那些灵魂就这样淹没和消逝了么？难道只有物质才是胜利者？

最后的召唤

最后，轻轻地，
从坚固堡垒似的铜墙铁壁里，
从重门深闭的密封固锁中
让我从此去飘游吧。

让我悄无声息地溜过，
用柔软的角匙，打开锁键，——低声地说，
请打开门，哦，灵魂啊！

轻轻地——不要急躁，
(哦，人世的情欲啊，你的威力强大，
哦，爱啊，你的威力强大。)

观农夫耕地

我静静地观看农夫在耕地，
或者在田野播种，或收割的收获者，
我从那里领悟了，生活与死亡啊，你们的相似之处；
(生活，生活就是在耕种，因而死亡就是一场收获。)

深思而迟疑地

深思而迟疑地，
我写下死者这两个字，
因为死者还有生命，
(也许它还是惟一有生命的，惟一真实的，因为我是幻觉，

我是幽灵。)

母亲和他那一群平等的儿女

1

母亲，你同你那一群平等的儿女，
你有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州，可是只有一个本体，
我在离开之前要为你唱一支万物之上的歌，
为了你的未来。
我要为你播下一颗亘古不绝的民族性的种子，
我要铸造你的全部，包括灵魂和肉体，
我要向前展示你的真正的合众国，以及它怎样臻于完备。
我设法去开辟通向屋子的幽径，
但是将屋子本身留给后来的人。
我为信仰歌唱，以及预习，
因为生活和自然的伟大不仅与今天不可分割，
而且会因为未来而更加伟大，
我根据这个准则来为你歌唱。

2

像一只矫健的自由翱翔的鸟，
欢快地冲入广阔无垠的苍穹，
美国啊，一想到你我就有这样的联想，
我带给你的吟诵也是如此。

我无意带给你那些外国诗人的奇想，
也无意给你带来他们利用了很久的恭维，
也不要韵脚，或经典著作，或外国宫廷室内藏书的香味；

但我带给你的气息芬芳清新，它们来自缅因州的松林或伊利诺伊的大草原，

连同弗吉尼亚、佐治亚或田纳西野外的清风，或来自佛罗里达沼泽或得克萨斯高地，

或是萨圭那的黑色的溪流，或者休伦湖辽阔的蓝波闪闪，
连同耶罗斯顿或约斯密特的秀丽，

我还要带来那在下面絮絮地弥漫于一切的海涛声，
那来自世界两大海洋的连绵不绝的声息。

而由于你那晚微妙的感觉和更微妙的韵味，令人敬畏的母亲啊，

由于这些适合你的理智的序曲，和你一样真实，清醒而宏大的风格，

你啊！比我们所知的更富饶的卓越的合众国啊！

事实为你所辩明，并与思想相结合，

人类的思想被肯定，并与上帝密不可分，

贯穿于你的观念的，瞧，是不死的现实！

贯穿于你的现实的，瞧，是不灭的观念！

3

新世界的大脑啊，你的目标宏大至极，

要规划现代——以现代的绝无仅有的壮观，

在你身上体现着科学自身，去重新铸造诗歌、教会、艺术，

（重新铸造，兴许得摒弃它们，了结它们，谁知它们的作用是不是已经耗尽？）

凭想象、手和概念，以悠久的过去和逝者做背景，

以绝对的信念来刻画现今的宏伟的生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过你这活着的现今的大脑，已逝者和旧世界的大脑的延袭，

你，像一个尚未出生、在它的胎衣中蜷伏了很久的胎儿，
你，被它孕育了那么久——或许是你解开它，使它完满，
使它最后成为你——而那已往时间的精粹也包含在你内里，
它的诗歌、教会、艺术，都不由自主地注定与你相连；
你不过是慢慢、慢慢又慢慢地成长着的苹果，
往昔的今天成熟于你的身上。

4

航行，最好地航行吧，民主之船，
你的货物是重要的，你的船里存放着今天和昨天，
你所承担的货运不只是你自己的，除了西方的大陆之外，
地球的全部经纬都浮载在你身上，寄托于你的樯桅，
时间在你的呵护下行驶，先前的各个国家与你在一起飘泊，
你还负载着别的大陆，连同它们所有的搏斗、殉难者、英雄、
史诗和战争，
它们将和你一起分享抵达目的港的胜利，
那么，舵手啊，你同你伟大的伙伴一起，
以你熟练而强壮的手和敏锐的眼睛奋勇前行，
历史久远的、祭司般的亚细亚今天与你在一起，
封建王室的欧罗巴也同你一起航行。

5

出身优越无比的新生的美丽世界在我眼前升起，
像一片无边的金色的云彩布满西方的天空，
一种普遍母性的象征高悬于所有事物之上，
是生儿育女者的神圣的典型，

一群群巨大的婴儿不间断地从你那丰硕富饶的子宫分娩，
从这样的妊娠中诞生，领受和给予着绵绵不绝的力量和生命，

那现实的世界——寓二于一的世界，
那灵魂的世界，只能由现实世界诞生并只能由它
引向其同一性身体的世界，
可是仅仅在开始时，那无数混合的累积的宝贵材料，
因历史的循环传送而来，由每个民族和每一种语言传播到这里，

现成的、聚集在这里的材料，才能在这里被建造成功
一个更自由的、庞大而令人激动的世界，
(真正的新世界，未来的完整科学、道德、文学的世界，)
你这还没有定义、没有定型的神奇的世界，我无法把你解释，

我怎能看透未来这个不可预想的空白呢？
我感觉到你那带有预兆的亦好亦坏的巨大性，
我观望着你前进，吸收着现今，超越于过去，
我看到你的光亮发光，你的阴影投射阴影，仿佛是整个的地球，

但是我不想着手来解释你，而且几乎不把你理解，
我只是定义你，预示你，像现在这样，
我只是毫不考虑地说到你而已！
你在你的未来之中，
你在你惟一永恒的生命、事业、你自己的释放了的心和你的飞翔的精神之中，
你像那炽热地发光，迅速地运动，使一切得以多产的太阳同样必要，
你升起于强有力的欢快，巨大无比的狂喜之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永远驱散那至今高悬，至今紧紧压在人类心头的阴霾，
那对于人类的逐渐而确实的堕落的疑惑、猜疑、恐惧；
你在你的更大、更健全的一群子女中，——你在
你东南西北的道德的、精神的运动员之中，
(对于你那不朽的乳房，万众之母啊，你的每一个
女儿、儿子都同样被钟爱，一直平等，)
你在你的音乐家、歌唱家、艺术家之中，(尽管尚未诞生，
但一定会有)
你在你的精神财富和文明中，(没有它们，你那
最值得骄傲的物质财富总归无用，)
你在你那提供一切和包容一切的崇敬中——而
不仅仅是在什么圣经和救世主身上，
你那潜藏于你自身里面的无数的救主和在你自身中连绵不断
的圣经，也同样宝贵，同样神圣，
(你正在制订的飞行路线不是在你的两次大战中，
也不是在你一个世纪能看见的成长中，
而更多地是在这些叶子和歌曲中，你的歌啊，伟大的母亲！)
你在由你产生的教育中，在你生育的教师、学科和学生中，
在你的全体的民主节日中，在你那高尚的独特的喜庆中，在
歌剧、演讲者和布道者之中，
你在你的基本原理中，(准备工作到现在才
完成，大厦才在可靠的基础上奠定，)
你在你的巅峰、智力、思想中，在你的最高理性的
欢乐、执爱和渴望中，
在你未来的光辉的文学家、热情洋溢的演讲家、
你的负有神圣职责的诗人、宇宙性的学者中，
这所有的东西啊！这所有东西都在你身上，(一定会到来的，)
今天我预先保证。

宽容一切，接纳一切的国度，为的不光是利益，
所有的利益都为了你，
上帝国土中的领地就有你属于你的领地，
在上帝的统治下就有你自己的一种统治。

瞧，那里升起了三颗耀眼夺目的星辰，
那是你，我的国家，你诞生时的星辰，
全体，进化，自由，
高悬在法则的天空。）

有着前所未有的信念、上帝的信念的国家，
你的土壤，你那全已隆起的底土，
那被长期细心遮盖的土壤里层，
从今以后被大胆地裸露了内在的寓意，
被你开拓于光天这下，也不管是祸是福。

目的不仅是成功，
不会永远地一帆风顺，
风暴会突然而至，战争或比战争更可怕的阴霾会覆盖你全
身，

（经住了战争的折腾和考验吗？要经得起和平与它的折腾，
因为国家间的争斗和致命的争执终归于和平后的繁荣，而非
战争，）

死亡欺骗你时会装出无数种笑脸，你会在病中热得发昏，
张牙舞爪的癌症会伸出可怕的魔爪抓伤你的胸乳，
伤及你的内脏，
最严重的结核病，精神上的结核病，将在你两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涂上病热的红晕，
但是你必须对你的命运加以正视，你的疾病，并把它们
全部战胜，
不管它们今天是怎样和今后任何时候可能会怎样，
它们终将从你眼前通通消逝得无影无踪，
而你，时间的螺旋运动，你仍在从你自身中解脱，融合你自己，
你，平静、坦然而神秘的联邦，（平凡与不朽的结合，）
要飞向未来的实践，肉体怀思想的精灵，
灵魂，它的命运。
灵魂，它的命运，真实的本质，
（所有这些实有物体的幽灵的涵义；）
灵魂，它的命运，都在你美利坚身上，
你，从多星球的星球啊！你，星云的奇迹！
你多少次因酷热与严寒的侵袭而抽搐，（你自己却因此而坚强起来，）
你是智慧的、道德的天体——你是新的，真正是新的精神世界呀！
现今你不在我怀里——因为像你的如此巨大的生长体，
像你的这样无与伦比的飞行，这样的一群儿女，
只有未来会拥抱你和能够拥抱你。

海边撒网

两只小船带着网静静地在近滩的海面停泊，
十个渔夫耐心十足地等待着——密密的一群鲱鱼游过来
——他们把联结的大拖网抛入水中，
两只船分开，沾着各自的弧线划向海滩，
将鲱鱼包围，

鱼网由那些守候在滩头的人用卷扬机拉拢，
有些渔夫悠闲地躺在船上，另一些叉开壮实的双腿
在平脚踝的水中站得十分平稳，
两只船看看靠岸了，海水中它们两肋掀打着巴掌，
绿背的带斑点的鲱被浑身水淋淋地从水中拉出，
成堆成列地撒在水滩上。

高高地闪耀的天体
你高高地全身闪耀的天体啊，你十月炎热的晌午啊！
你灿烂的光辉直射于海滨灰白的沙洲，
泛滥于连着远景、溅着泡沫的滋滋叫着的近海，
加同黄褐的条纹和暗影，碧波铺展，
正午辉耀的太阳啊！我给你献上一支特别的歌。

听着我，辉煌者啊！
我忠实的追随你，因为我一直在爱你，
甚至一个晒太阳的婴儿，或者是一个在林边
一个人嬉戏的孩子，
也享受够了你遥遥的光辉的抚摸，
或者作为一个成人，不论老少，像此刻我向你发出呼吁。

你不能用的缄默来把我欺瞒，
我知道，在那个合适的人面前整个大自然都会服从，
天空，树木尽管不能以言语来回答，但
都听到了他的声音——还有你，太阳啊，
至于你的痛苦，你的烦扰，突然的爆发和一道道灼人的火焰，

我了解他们，我很熟悉那些火焰，那些纷繁。
你，饱含着使万物多产的热和光的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数不清的农场上空，或者在南方北方陆地和湖海的上空，
在密西西比无尽的河流上空，在得克萨斯草原、加拿大林地的上空，

在面对着你的当空高照的整个地球上空，
你，公正地拥护陆地和海洋，你拥护这一切，
对葡萄、野草和小小山花都那么慷慨赐予的你，
你流啊，把你自己倾泻在我和我的一切之上，
哪怕只用你那数不清的飞速的光线中的一缕，
来穿透这些歌曲。

也不要只为这些而发出你那微妙的强光和力量，
还请你准备好我的傍晚——准备拉长我的身影，
准备我的星光灿烂的晚境。

脸

1

游荡于大街上，或者骑着马驰过乡村的小道，
看啊，无数的人脸！

仁爱的、严肃的、深思的和慈祥的、理想的脸、
有精神预感的脸、总是受欢迎的普通的仁慈的脸、
歌唱音乐的脸、后脑宽阔的律师和威严的法官的脸、
前额凸出的猎人与渔人的脸、剃刮得很干净的正教市民的脸、

脸、

纯洁的、夸张的、渴求的、疑问的艺术家的脸、
一些涵盖着美丽的灵魂的丑陋的脸，
漂亮的被憎恶或藐视的脸、

孩子的圣洁天真的脸，多子的母亲的神采奕奕的脸、

爱恋者的脸、表示尊敬的脸、
好似梦一样的脸，有如坚固的岩石一样的脸、
完全隐去了善与恶的脸、被阉割了的脸，
如一只剽悍的鹰，他的双翼被剪翼者所剪割，
更如最终听命于阉割者的绳索和利刀的大雄马。
这样在大街上闲逛，或者横过来来往往的渡船，
这多的脸呀，脸呀，脸呀，
我注视它们，没有一丝怨言，所有这些脸都使我很满足。

2

你想如果我以为这些脸就表示出它们本身的究竟，
我对于空们还会心满意足么？
如今这张脸对于一个人是太可悲了，
卑鄙无耻的虱子在上面蝇蝇苟苟的活着，
长着乳白色鼻子的蛆虫在上面蠕动蛀蚀。

这张脸是一只嗅着垃圾的狗的突鼻，
毒蛇的窝就造在这里，我听得见咝咝的叫声。
这张脸乃是比北极海还要寒冷的凄凉水雾，
它的恹恹欲睡的，摇摆着的冰山走动时嘎吱作响。

这是苦刺丛的脸，这是呕吐者的脸，它们不需要招贴，
更还有一些像药棚、毒剂、橡胶或猪油的脸。

这是癫痫病者的脸，它说不出话的舌头发非人的叫声，
它颈项上的脉管膨胀着，它的眼睛转动着翻出了白眼，
紧紧咬着牙，拳曲的指甲透进了掌心的肉里，
这人躺倒在地上拼命挣扎着，口吐白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意识清醒。

这是为恶鸟和毒虫咬伤了的脸，
而这是谋杀者的半出鞘的刀子。

这张脸还欠着打钟人的最微薄的薪金，
一种连绵的丧钟在那里响着。

3

我的同辈的人的面貌，你们要以你满脸的皱纹
的和死尸一般苍白的前进来蛊惑我么？

你听清楚，你欺骗不了我。

我看得见你那浑圆的永远无法抹去的暗流，
我能看透你那失去智慧的丑陋的伪装。

无论你怎样扭曲你的肢体，或如鱼类或鼠类虚晃着你的前
肢，
你的假面终有一天会被识破。

我看见疯人院里最污浊的满是唾沫的白痴的脸，
我庆幸我知道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我知道那个使我兄弟贫穷破产的管理人，
这个人现在正在为清除破屋的垃圾而等待，

我将在一二十代以后再来看，

我将邂逅真实而完美无损的地主，每一寸都
美好如同我自己。

上帝前进着，不停地前进着，
有一片阴影始终挡在前面，他总是伸出手来拖起落后的人。

从这脸上呈出了旌旗和战马，——啊，奇观呀！
我看得见那里来的是什么，
我目睹光驱者的高冠，看见清除街道的疾走着的人群，
我听到了凯旋的鼓声。

这张脸是一只救生船，
这是严肃的长着的浓髯的脸，它对别人无所要求，
这张脸是可以啖食的香果，
这健康的诚实的青年的脸，是所有善良的纲领。

这些脸不论睡着醒着都可以做证，
它们乃是神自身的子孙。

在我所说的话里面，没有一个特殊，——红人、白人、黑人，
都是神性的，
每一个家室都是一个孕育神的子宫，它在千年之后才繁衍。

窗子上的污斑或裂纹没有引起我的厌烦，
后面站立着魁梧高大的人向我示意，
我看见了希望并忍耐地守候着盼望着。

这是盛开的百合花的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同靠近花园栅栏的腰肢健硕的男人讲话，
“到这里来呀，”她羞答答地叫，“来吧，健壮的男人，
就站在这儿，让我高高地靠在你身上，
以白色的蜜充满我，向我弯下身来呀，
用你刚硬的浓髯抚摸我，亲抚我的胸脯和我的双肩。”

5

一个有很多孩子的母亲的衰老的脸，
听着呀，我心满意足了。

星期一清晨的烟雾宁静而迟缓，
它悬挂在篱旁的一排树上面，
它薄薄地悬挂在树下的黄樟、野樱和蒺藜上面。

我看见晚会中光彩灼人的贵妇，
我倾听歌者悠长的歌声，
听着谁从白色的泡沫和青色水波中跃进红艳的青春。

看这一个女人！

她从奎克教徒的帽子向下偷偷探望，她的脸比蓝天还要清秀
和美丽。

她在阴凉的长廊躺椅上端坐，
阳光照耀着她的老年的白发。

她穿成米色葛布的宽大外衣，
她的孙儿们在理着亚麻，孙妇们则在用线杆和纺轮纺织。

这大地的柔美的性可靠，
这哲学不能超越也不愿超越的人间极至，这人类的真正的母
亲。

神秘的号手

1

听，有个狂迷的号手，有个奇怪的音乐家，
今夜无踪无迹地翻飞在空中，吹奏着变幻莫测的曲调。

我听到你，号手，我警惕地聆听着你发出的候音，
它时而在我周围倾泻，回旋，像一阵风暴，
时而低沉，抑郁，在远处渐渐消散，如炊烟袅袅。

2

走近些吧，无形的精灵，可能回荡在你的心底
某位已故的作曲家，或许你那抑郁不乐的生活
洋溢着未成形的理想，崇高的追求，
波涛，那混沌地汹涌着的大海的曲调，
那个此刻在俯身贴近我的狂欢的幽灵，
附和着和震响着你的短号，
不向别人倾诉，只倾诉于我，只随意讲给我听，
让我来凿开你的灵窍。

3

号手啊，自由地、清脆地吹吧，我能听懂你，
当烦躁的世界、街道、喧嚣的白天
从你那明快朗润的流动的旋律后退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圣洁的宁静滴落在我心田有如甘露般芬芳，
我在凉爽而清新的夜雾中漫步于天国的便道，
我嗅着青草、潮湿的空气和玫瑰；
你的歌舒展着我麻木而凝固的精神，你将我解放，激发，
让我在天国的湖心漂浮，沐浴着太阳的泽辉。

4

再吹吧，号手，为了我的耽于美感的眼睛，
带来那古代壮丽的庆典，显示封建世界的场景。

你的乐曲产生多大的魅力呀！你在我面前施展魔术，
死去已久的贵夫人和骑士、男爵在他们的城堡大厅里，行吟
诗人在吟唱，
全副甲冑的武士出去伸张正义，有的去寻觅圣杯，
我看见比赛，我看见对手裹在笨重的甲冑中，端坐在跃跃待
发的马上，
我听见呐喊，以及刀刃铿锵的碰击声；
我看见十字军喧嚷的队伍——听，铙钹在怎样锵鸣，
看，那些僧侣在前面带路，高高地扛着十字行进。

5

继续吹啊，号手！作为你的主题，
现在采用包罗万象的、有溶解力和凝聚力的主旋律，
爱，是所有事物的脉搏，是供养与苦痛，
男人和女人的心全是因为爱情，
除了爱没有其它主题——爱，结合着、包罗着并弥漫于所有
事物之中。

那些不朽的灵魂怎样聚集在我的周围！

我看见那庞大的蒸馏器一直在运转，我看见并且认识那些给世界加热的火苗，

那光彩，那红晕，那些爱侣们狂跳的心，

有的是那样幸福愉悦，有的那样木讷、黯然，而且行将枯槁；

爱，这是情侣们的整个天地——爱，它嘲弄时空，

爱，是朝朝暮暮——爱，是太阳、月亮、星星，

爱，是绯红的，奢侈的，香得使人迷狂，

除了爱的思想没有别的思想，除了爱的言论没有别的言论。

6

继续吹啊，号手！——召唤战争的警钟。

一种好似远处闷雷般的战栗的嗡嗡声一听到你的召唤就立即滚动，

瞧，武装人员在匆忙奔走——瞧，刺刀在尘雾中闪烁，

我看见满脸黑尘的炮手们，我注意到硝烟里玫瑰红的闪光，我听见劈哩啪啦的枪声；

不仅是战争——你那可怕的乐曲，狂热的演奏者啊，带来了每个可怕的情景，

那些无情的强盗行径，抢劫，凶杀——我听见呼救的叫喊！

我看见沉没海底的船，我目睹甲板上下那些惊骇人心的场面。

7

号手啊，也许我自己也是你演奏的一种乐器，

你把我的心融化，我的脑子——你随意地将它们拉扯、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变、刺激；

如今你那忧郁的曲调使我心如刀割，
你将全部愉悦的光辉和所有的希望带走得一干二净，
我看到全世界那些被奴役、被推倒、受损害、受压迫的人，
我感觉到我的同类的无限的羞愧和耻辱，最后全都变成我的，

人类的遗怨，无数朝代的屈愤，无法解决的争端与敌意，也成了我的，

彻底的失败沉重地压着我——全部都完了——敌人胜利了，
(不过在废墟中巨人般的骄傲屹立着，坚持到最后，
忍耐和决心坚持到最后。)

8

现在，你的最后日子，号手，
赐给我一首高亢绝伦的乐曲吧，
向我的灵魂歌唱，让它那枯萎的信念和希望返青吧，
把我迟缓的信心叫醒，给予我某种对将来曙光的憧憬，
至少这一次，把它的预言和欢乐给我吧。

兴高采烈、欢欣鼓舞、造诣非凡的歌啊，
你的旋律中有一种比大地更强的活力，
胜利的进行曲——解放了的人类——最后的征服者，
宇宙的人献给宇宙的神的赞诗——多么欢乐！
一个再生的种族出现了——一个完美的世界，
多么欢乐！

女人们和男人们都享有仁智、纯真和健康——如此欢乐！
一群喧闹的、大笑的、满怀欢乐的狂饮者！

战争、悲伤、痛苦都过去了——恶臭的地球净化了——只留

下欢乐了！

海洋充满着欢乐——大气中弥散着欢乐！

欢乐！欢乐！在自由、崇敬和爱情之中！欢乐，在生命的狂喜中！

只要活着就足够了！只要呼吸就足够了！

欢乐！欢乐！到处是欢乐！

写给冬天的一个火车头

你，适合于我的吟咏，

你，好象在狂风暴雨中，在雪中，在冬天衰落的时令，

你，全副武装，浑身有节奏地震颤着，痉挛地摆动着，

你那黑色圆筒般的躯体，银白的钢和金黄的铜，

你那笨重的侧栏，平行的连杆，在你的两肋旋转着，来回移动，

你那有节奏的喘息和吼叫，时而高涨时而在远处越来越低，

你那巨大而突出的头灯紧盯着前面，

你那长长地飘曳着灰白色蒸汽之旗微微泛着紫色的晕圈，

你那浓黑的云朵从你的烟囱中滚滚喷涌；

你那紧凑的骨骼，你那些弹簧和活门，你那些铁轮的闪忽的晶莹，

你身后那一系列顺从地紧跟着的车厢，

穿过疾风或无风之地，时快时慢，却总是不停地驰骋；

现代的典型——运动与力的象征——大陆的脉搏，

来一次吧，就在我此刻瞧着你的地方，来服务于缪斯，融合于诗中，

迎着暴雨和猛袭的强风以及纷飞的皑雪，

白天用你那长鸣的笛声送出乐曲，

夜晚摇曳着你那寂静的号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声势凌厉的美人啊！

请把我的诗洞穿，连同你全部放浪形骸的音乐，你那在黑夜倾泻的灯光，

你那像隆隆回响的、唤醒一切的地震那样狂啸般的笑声，
你自身的那么完整的规律，你自己牢牢抓着的铁轨，
(却没有你自己的呜咽般的竖琴的甜润和钢琴的优雅轻灵，)
你那嘶叫的颤音引来群谷和山峦的响应，
飘荡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越过湖泊，
飞向无拘无束地明快而浩旷的自由的天空。

诱人的南方啊！

诱人的南方啊！闪光的、芬香的南方啊！我的南方啊！

刚烈的气质、强硬的血气、冲动和爱！善与恶！这一切对我都具有诱惑力啊！

我生长的地方的东西——那里所有活动的东西和树木——谷物，植物，河流——是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我；

我自己的缓慢而懒惰的江河，遥远的流

经平坦的、银光闪闪的沙滩或穿越沼泽的江河，是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我；

罗阿洛克河、萨凡纳河、阿塔玛哈河、佩迪河，汤比各比河，桑蒂河，库萨河和萨拜茵河，无比强烈的把我吸引！

啊，我沉思地在远处畅游，如今携着我疲惫的灵魂回来再一次访问它们的两岸，

我再一次在佛罗里达明净的湖泊上漂浮，我在奥基科比湖上飘浮，我越过圆丘地带，或穿过令人愉快的空地或稠密的地区。

我看见丛林中的鸚鵡，我看见木瓜树和怒放花蕊的梯梯树；

我驾着我的贸易船行驶在佐治亚附近的海面，

我沿着海滨向卡罗来纳航行，

我看见精力充沛的橡树生长的地方，我看见长着黄松，芬芳

的月桂树，柠檬和柑桔，柏树和优美的矮棕榈的地区。

我路过崎岖不平的海岬，经由一个小港驶进帕姆丽科海湾，然后将我的目光投向内地；

啊，棉花地！茂盛的稻田，蔗田，大麻田！

披着护身刺儿的仙人掌，开着白色花朵的月桂树，

遥远的山脊，茂密的地方和光秃的地方，遍布着槲寄生和蔓延的苔藓的古老林木，

松树的香味和暗影，自然界沉静的可怕，（在这些稠密的沼泽里海盗带着枪，逃亡者有他们隐蔽的茅屋；

多神奇的魅力啊，这些很少有人到过和几乎无法通行的沼泽，蛇蝎出没于其中，回响着鳄鱼的吼叫、猫头鹰和野猫的悲鸣、以及响尾蛇的呼噜，

那模仿鸟，美洲的小丑，午前所有时光都在鸣唱，整个月明之夜都在欢歌，

那蜂鸟，那野火鸡，那浣熊，那负鼠；

一块肯塔基玉米地，身材高挑的、优美的、叶子欣长的玉蜀黍，亭亭玉立的，摆动着的，翠绿色的，

披着流苏，携着严严地包在外壳中的棒杵；

我的心啊！那脆弱而剧烈的疼痛啊，我忍受不住了，我要走；

啊，作一个我在那里长大的弗吉尼亚的人，作一个卡罗来纳人呀！

啊，那渴望如此难抑！啊，我要回到亲爱的田娜茜去，永远不再漂泊。

曼纳哈陀

我在为我的城市请求某种特殊而完美的东西，

这时你瞧！那个土著的名字出现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我才看到，一个名字，一个流利、明智、桀骜、悦耳而满足的单词，其中蕴含的东西，

我看到我的城市的字眼就是从古代来的那个字眼，

因为我看到那个字眼生长栖息于壮丽的水湾，

一个富庶的、被帆船和汽轮层层包围的、十六英里长的岛屿，基础坚实而稳定，

无数拥挤的大街、高耸的钢铁建筑物，颀长、强大、轻盈而壮观地矗入晴朗的碧空，

临近日落时我所深爱的迅速而宏大的海潮，

波涛滚滚的海流，小岛，大一些的毗连的岛屿，高地，

别墅，

无数的桅杆，式样美观的黑色海船，白色的海滨汽艇、驳船和轮渡，

商业区的街道，批发商的营业所，船商和短期贷款人办事处，河边的街铺，

每周一万五千或两万人的源源到达的移民，

拉货的大车，魁梧的马车夫，古铜色胸膛的水手，

夏日的气息，炎炎的烈日，高高飘浮的云影，

冬天的雪，雪橇的铃铛，河水涨落时漂流起伏的碎冰，

城里的机械工，师傅们，身材匀称，模样俊俏，直盯着你的眼神，

拥挤的人行道，车辆，百老汇，女人，商店和展览上百万的人——举手投足从容高雅——声音豪爽——殷勤——最勇敢而友好的青年男子，

海水急急地、闪光般流过的城市啊！四处是尖顶和桅杆的城市啊！

偎依于海湾里的城市，我的城市！

一切都是真理

我啊，长期以来没有多少信仰的人，
总是站在一旁，坚决否认自己的本分，
直到今天才意识到有严密的普及一切的真理，
发现今天，凡是谎言或类似谎言的东西都会也只能会不可避免
地同真理那一般，
或者像世界上任何一条法则或世界上任何一种自然的产物相同，
对自身增加影响。

（这有点奇怪，可能不容易理解，然而必须理解，
我心里觉得我与旁人同样地象征欺罔，
并且宇宙也是这样。）

哪里有无无论谎言或真实不受到充分报应的事情？
是在地面还是在水星火星？或者在人类精神上？
或者是在血肉中？

我在说谎者之间经过多次思索，并严肃地扪心自问，
发现毕竟没有什么真正的谎言或撒谎的人，
发现每一事物都确切地代表自己及其以前的事情，
发现一切都会得到充分的报答，而那些叫做谎言的东西就是
十足的报应，
发现真理包囊一切，就如空间那般严密，
发现真理的总和中并不存在缺陷或真空，倒是一切都毫无例
外地纯属实情，
于是我想歌唱我所看见或我本身所意味着的一切，
我唱呀笑呀，不否认一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首谜语歌

那是这首诗和任何的诗所不能运行的东西，
连最敏锐的耳朵也听不到，最犀利的眼睛或最敏感的心也力
所不及，

学问或名望，幸福或钱财，全部这样，
可它是全世界每一颗心和每个生命永恒跳动的脉搏，
只你我以及所有一直在追求的人都没有到手，
它，虽然公开而仍是秘密，是真实的真实，又仍是幻象，
不需费钱，赐予了每个人，但从没为人类所占有，
诗人们枉自想为它安上韵脚，历史家无法将它载人史文，
雕刻家还从未对它雕琢，画家也从未对它泼墨，
歌唱家从没把它歌唱，演讲家或演员也没为它陈辞，
而我此时此地呼唤着它，为我的歌提出质疑。

不管是在公共场合，在私人常往之处，还是在个人独处之
时，

在山岳和林地背后，
作为城市最繁华街道的伴侣，从人群中穿过，
它和它的辐射之光在经常滑动。

在漂亮而混沌的婴儿的表情中，
或者奇异地附身于棺材里的死者，
亦或在破晓的景致或夜幕上的群星中，
像一种梦的薄膜在溶解着，
躲闪着又难分难舍。

它为两个轻轻说出的词语所包含，

两个词，可谁知其中含蓄着多少东西。

多么热衷于它啊！

多少的船只为它出航和沉没了！

多少旅行者背井离乡而一去不返！

多少的天才大胆地为它打赌而输掉！

多少积累起来的大量的美和爱为它冒险！

从时间开始以来所有最高尚的事业都能追溯到它——而且会继续到底！

所有壮烈的牺牲都如此奉献给它！

天下的恐怖、罪恶、战争，是如何在它的名义下发生！

它那迷人地跳动不已的烁火，在每个时代和国家，多么吸引着人们的视线，

像挪威海滨的落日、天空、岛屿和悬崖那样富丽，

或者中宵那一望无垠的、闪烁而静穆的北极泽辉亦或它是上帝的谜语，如此模糊又如此真切，

灵魂是为了它，整个宇宙全都为了它，

天国也最终是因为它。

技高一筹

谁走得最远了呢？因为我想走得更远些，

谁是公正的呢？因为我想要做世界上最公正的人，

谁最快乐呢？我想是我啊——我想没有谁快乐胜过我，

谁最谨慎呢？因为我要更加谨慎，

谁滥用了所有呢？因为我通常滥用我的最珍贵的东西，

谁最骄傲呢？因为我想我有成为最骄傲的人的理由——因为我是这个健硕而高大的都市的子民，

谁是勇敢而忠实的呢？因为我要做宇宙间最勇敢最忠实的生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谁最仁慈呢？因为我要比所有别的人显得更加仁慈，
谁得到了大多数朋友的爱呢？因为我懂得受到许多朋友的热
爱是何意思，

谁具备一尊完美而为人所爱慕的躯体呢？因为我不相信任何
人有一个比我更为完美或更受爱慕的身体，

谁有最丰富的思想呢？因为我要囊括所有那些思索，
谁创作了与人世相匹配的赞歌呢？因为我如痴如醉地要为全
世界创作欢乐的赞歌。

啊，贫困，畏缩，

和郁郁寡欢的退却

啊，贫困，畏缩，和郁郁寡欢的退却，

啊，你们，在斗争中把我征服了的敌手，

（因为我的生活或所有人的生活，要不是是一场与敌人经久的
战争，又是什么呢？）

你们，堕落，你们与情欲和欲望的战争，

你们，因失望的友谊而引起的心痛，（最严重的创伤啊！）

你们，艰难地哽咽时的辛劳，你们，卑贱与鄙陋，

你们，餐桌上浅薄的多嘴的谈话；（可我的舌头最浅薄；）

你们，破碎的决心，透不过气的倦怠，灼心的怒火！

啊，别认为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真我还未进入阵地，

它昂头阔步，直至一切都躺倒在我的脚底，

它要作为最后获胜的斗士昂然屹立。

思 考

关于舆论，

关于一个沉着而稳重的或迟或早的号令，（如此冷淡！多么
确信而不容更改呀！）

关于那位面无血色的总统，他扪心自问：人民最后会怎么说呢？

关于轻率的法官——关于贪污的国会议员、州长、市长——关于诸如此类的被揭露得无脸见人的人，

关于那种嘀咕着和尖叫着的牧师，（很快很快就会被摒弃的，）

关于那一年年减少的可敬畏之仪，关于那些官吏、法令、讲坛、学校所发布的言论，

关于男人和女人们的永恒上升的更高、更猛、更广的直觉，以及尊严和个性；

关于真正的新世界——关于民主国家的辉煌的全体，

关于政治、陆军、海军的与它们同一的关系，

关于它们所带来的璀璨的阳光——关于那超群卓越的内在光辉，

关于它们所包含的所有，以及从它们迸发出来的一切。

传播媒介

他们的兴起必始于美国，

他们要报道大自然，法律，生理学，幸福，

他们要阐明民主和天籁万物，

他们必须饱含营养，会恋爱，感觉灵敏，

他们必须是完美的女人和男人，他们的体格强健体态柔韧，他们饮的是水，血液纯洁而干净，

他们要充分享受物质和眼前的产品，他们要观赏大城市芝加哥的牛肉、木材、面粉，

他们在训练自己深入大众，成为男演说家和女演说家，

他们的语言必须是犀利的、优美的，他们必须是缔造者和发现者，诗歌和诗材定要诞生在他们的生活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定会出现传播他们和他们的作品的人，传播福音的人，人物，事件，故事一定会在福音中传播，草木、动物、流水一定被传播，

死亡，未来，不可见的信念，也一定广为流传。

编织进去吧，我耐劳的生命

编织进去吧，编织进去，我耐劳的生命，
还要为将来的宏伟战役编织一个坚强而魁梧的战士，
织进鲜红的血液，织进钢索般的筋肉，织进感官，视觉，
编织耐久性，昼夜不停地编织经和纬，不停地编织呀，不怕
劳累，

（生命啊，我们不知何用，也不知道目的、结果，也不真正知道别的什么，

只知道工作和需要在继续，还要继续，和平与战争一样被死亡所包围的进军在不停前进，）

那强韧的线也同样要为磅礴的和平运动而编织，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编织或编织什么，可是编织呀，无休止地编织着。

渴望自由

从黑云朦雾的深处，
从封建的残骸和国王们的骷髅堆里，
从整座古老欧洲的废墟，破碎了的虚伪仪式，
倾塌的大教堂，宫殿的瓦砾和牧师们的坟墓里，
瞧，自由之神的新鲜而清晰的面容显露出来——那同样不朽的面孔向外偷偷窥探；

（就像你美利坚的母亲的面容的一瞥，

就像一支宝剑的意味深长的一闪，

闪闪发光。)

也不要以为我们忘记了慈母般的你；
你长期在后面蹒跚吗？乌云又要在你头上密集？
哎，可是你已经自己出现在我们跟前——我们见过你，
你已经给了我们可靠的证据，你投过来的一束目光，
你在那里也像在所有地方那样伺候着时机。

在宽广的玻托玛克河边

在宽广的玻托玛克河边，又鼓起老年的喉舌，
(依旧在演说，仍在叫喊，就不能停止这样的胡扯？)
又是这般快乐的暮年情趣，又回到你，你的感受，你这充沛
而旺盛的活水，
又是如此清爽而芳香，又是弗吉尼亚夏日的天空，澄蓝而清
亮，
又是午前那群山的紫色，
又是那不死的草，那般宁静，娇柔而翠绿，
又是那血红的盛开的蔷薇。
血红的蔷薇啊，请给我的这本书以清香！
玻托玛克河啊，请以你的精细水波沐浴我的诗行！
把你的源头活水注入给我吧，让它在我结束之前渗入这书中
的翰墨，
将你山峦清晨的紫雾给我吧，当我掩卷沉思的时候，
把你那不死的草给我呀，给我！

从遥远的达克塔峡谷

(1876年6月25日)

从遥远的达克塔峡谷，
那些古老偏僻的地方，皮肤黝黑的苏人，土地一片凄凉，寂
静，
或许今天有一声悲怆的呜咽，或许一支喇叭的曲调在把英雄
呼唤。

战况公报，
印第安人的伏击、诡计，险恶的环境，
骑兵以英雄的气概战斗至最后一分钟，
在他们的小圈子里，以杀死的马当做胸墙，
科思特和他手下的官兵没有一个活下来。

可是我们种族的远古的传说还没有停止，
那个由死神高举的最崇高的生命，
那面完整地保存到现在的古老的旌旗，
那适时的教训啊，我多么欢迎您！
如同枯坐在黑暗的日子里，
孤独，颓丧，在时间的浓雾里徒然寻索光明和希望，
从出乎意料的地方，一个强烈而短暂的证据，
(那个虽然遮蔽但仍然处于中心的太阳，
那令人振奋的永居中心的生命，)
突然闪动着灵动的强光。

你，在战斗中抖着浅褐色头发的你，

不久前我还看见你手执白刃在战场上昂首挺进，
现在向死神奉献了你对事业的的壮丽激情，
(我没有给它或你带来挽歌，我只带来了一支愉快而骄傲的
短曲，)

令人绝望而又光荣呀，是的，在极为绝望又极为光荣的失败
之中，

在你身经百战，却从未放弃过一杆枪或一面旗之后，
为了给士兵们留下一个极为美好的纪念品，
你交出了你自己。

梦见往昔的战争

在午夜的睡梦中，有许多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
首先是那些濒死的伤员的表情，(那难以表述的表情，)
那些仰天躺倒的死者，双臂平摊，
我梦见，我梦见，我梦见。

那些天籁的景色，田野和山峦，
那经历过暴风雨的美丽天空，
晚间的月亮好似一只玉盘，
它温柔地照抚着，掩映着我们挖掘壕沟和埋葬尸体的地点，
我梦见，我梦见，我梦见。
它们消逝太久太久，那些脸，那些壕沟和战场，
那里我曾铁着心肠镇静地穿越屠杀的腥云，或者离开倒毙的
伙伴，
那时我匆忙地向前——可是如今在晚上，他们的形状啊，
我梦见，我梦见，我梦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密密麻麻的旗帜

点缀得密密麻麻的旗帜啊，繁多如星星！

你的道路还遥远，命运攸关的旗——你的道路还遥远，沿途有死亡的血滴，

因为我看到世界才是最后争夺的锦标，

我看见它所有的船只和海岸都交织着你的命脉，贪婪的旗；难道又梦想那些国王的旗，高高地飞舞，举世无敌？

人类的旗啊！赶快——以坚定可靠的步伐超越那些最高的国王之旗，

作为至今无双的象征高高地飞入天空，凌驾于它们的全体之上，

繁星般的旗啊，点缀得密密麻麻的旗帜！

在你身上发现得无比清楚

给周游世界后归来的 U. S. G.

我在你身上发现得最清楚的，

不是你在历史的伟大道路上向前迈进时，

那里散射出来的从不随时间褪色的好战的胜利光辉，

或者是你坐在华盛顿坐过的地方，统治着和平的国度，

或者是曾被封建的欧洲所款待、被年高德劭的亚洲所簇拥的你，

与国王们迈着一致的步伐散步于圆形的世界游乐场；

而是你与外国国王的所有散步中，

那些西部的、堪萨斯的、密苏里的、伊利诺的草原君主们，

俄亥俄的、印第安纳的无数群众，同志、农民、士兵，大家一齐出阵，

无形之中同你与国王们一起齐步走在圆形的世界游乐场，

他们全都受到公正的尊敬。

野性的精灵

构成这个景象的野性的精灵，你构成了，
这些冷酷而发赤的歪歪斜斜的石堆，
这些胆大的气冲云霄的山峰，
这些峡谷，奔腾的清澈的溪流，这一丝不挂的清新，
这些不成形的粗野的队列，因为它们本身的原因，
我认识你，野性的精灵，——我们在一起谈过心了，
我所有的也是这样粗野的队列，由于它们自己的原因；
我的歌是因为忘记了艺术而受到责难吗？
忘记了把艺术的精美与准确镶嵌在它们之中？

忘记了抒情诗人的标准的节拍，精心制作的圣殿美景——圆柱和磨光的拱门？

但是你，在这里纵酒狂欢的你，——构成了这个场景的精灵，

它们会把你永远铭记。

漫步随想

当我漫步于这些最光妩媚的日子，
(因为浴血奋斗的战斗结束了，为了那了不起的理想啊，
这是你面对极为不利的形势，不久前才艰难而光荣地赢得的，

如今你迈步向前，也许你面临的是更频繁的战斗，
也许终将卷入更加可怕的战斗和危险，
更长的战役和危机，超过所有的艰辛，)
我听见周围世界的、政治和产品的喝彩，
宣布被给予肯定的事物和科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赞美城市的发展，传送创造和文明。

我看到船舶，（它们能经久耐用，）
看到拥有自己的领班和工人的大工厂，
还听到一片赞同的声音，也并不反感。

但是我也宣布摸得着看得见的事物，
科学，船只，政治，城市，工厂，并非毫无价值，
像一支庞大的队列朝着远处胜利的号角向前奔腾，越来越壮
大地进入视线，
它们代表现实——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然后是我的现实；
还有什么别的也像我的这么真实呢？
自由权与神圣的均等，给地球上每个奴隶的自由，
先知们的欣喜万分的誓言和启发，那肉体之外的世界，
这些千古传颂的诗，
以及我们的想象，诗人们的想象，经什么都实在的告示。

晴朗的午夜

灵魂啊，这是你的时辰，你自由自在地飞入无声之境，
离开书本，离开艺术，白昼抹掉了，功课已完成，
你清晰地浮现出来，一语不发地注视着，思索着你所最爱的
题目，
夜晚，睡眠，列亡和星星。

离别的歌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一片逐渐阴沉的云雾，
远处不知名的恐惧使我沉闷与忧郁。

我将出去，
我将到美国各地去旅游，但我不知该是到哪里，或离开多久，
也许很快，在某天某夜我正歌唱时，我的声音便突然无迹可寻了。

书啊，歌唱啊！难道一切到此时就如此结束？
难道我们仅仅能到达我们的这个开端？不过，灵魂啊，那也够了；
灵魂啊，我们已经确实出现过——这就够了。

近代的年华

近代的年华！尚未上演的年华啊！
你的地平线抬升起来，我看见它为了更宏伟的戏剧已向两边分开，
我不只是看见美洲，看见自由的民族，并看见别的民族也在准备着，
我看见了巨大惊人的上场和下场、崭新的结合、种族的凝聚，
我看见那种力量以无可抵抗的强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向前迈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旧的力量，旧的战争已经演完了它们的戏了么？适合于它们的戏剧已表演完了么？)

我看见自由，全副甲冑，胜利地昂着头走过，在他的两边，一边是法律，一边是和平，

这伟大的三位一体，都出来反对等极论；

我们正这么迅速接近的历史结局是什么呢？

我看见千百万人民反复地前进着，

我亲眼见到古代贵族政治的边界和疆域的崩溃，

我看见欧洲帝王的界标被除掉，

我看见现在的人民开始竖起了他们的界标，(别的一切都让位了；)

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提出过如此尖锐的问题，

从来未有一颗平常人的心灵这般有力，这般地像一位神，

看哪，他怎样为人加油，使大家得不到休息的时间，

他的勇敢的遗迹踏遍海洋和陆地，他使太平洋、使群岛都变成了殖民区，

带着轮船、电报机、新闻纸、大批战争的武器，

用这些以及遍布全世界的工厂，他将整个地形，

一切陆地都紧密相连了；

啊，陆地啊！那是些什么密语在你前面奔跑，在海底经过呢？

所有的民族都在密切交往么？地球将只有一颗心脏了么？

人类正在形成一个大的集体了么？因为，看哪，

暴君不住的颤抖，王冠已失去光彩，

大地正焦灼地面对一个崭新的时代，亦或会有一个全面发动的神圣的战争，

没有人知道跟着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日夜充满着这样的预兆；

能预示未来的年华啊，在我面前的无法洞悉的空间，充满了
异象，

未发生的行为，将出现的事物，都隐现于我的周围；

这异常的匆忙和狂热，这奇异的梦想的狂热，

啊，似水年华啊！

啊，岁月啊！你的梦想，已是如何地浸透了我的心啊，（我
不知道我是醒着，还是睡着；

表演过的美洲和欧洲，渐次隐淡，退到后面的黑暗里去了；

未表演过的，从未有过的异军突起的一切正在向着我前进！

士兵的残骸

南部或北部战士的骸骨啊，

当我在回顾中沉思，一边思索一边低吟，

战争恢复了，你们的形象又进入我的感觉，

部队又向前挺进。

像雾和水汽那样无声无息，

从战壕里他们的墓穴中升腾从弗吉尼亚和田纳西到处的坟
地，

从数不清的坟墓外面所有各处的所有地点，

像浮云飘荡，有时大片大片地，或三三俩俩地或单个地走
来，

悄悄地聚集在我的周围。

号手啊，你不再吹了，

不再在我的跨着骏马游行的骑兵前面，

他们手执发亮的军刀，腰间挂着卡宾枪，（我的勇敢的骑兵
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勇猛的脸庞黑黑的骑兵！你们是多么精明神武，欢乐而剽悍，

虽然冒着那么严重的危险。）

你们的鼓手们，也不再在黎明起床时击鼓了，
也不再在军营的蓬蓬之声，甚至没有送葬时低沉的敲击，
抱着我的战鼓的鼓手们啊，我再也听不到你们的呼吸声。

但是，除了这些以及豪华的市面和拥挤的游乐场之外，
让那些旁人所看不见的沉默的亲密同志们来到我周围，
那些殉难者又洋洋得意地复活了，残骸和废墟一同复活，
我以殉难士兵的名义，吟唱我的这首灵魂之歌，

那瞪着一双双惊异的眼睛的脸，最亲爱的面容啊，请你们聚拢得更紧，

请向前靠拢，但不要出声，

无数的殉难者的幽灵啊，

旁人看不见的，但从此成了我的同伙，

伴我终生吧——只要我活着就别离开我。

生者那可爱的两颊焕发着青春——他们发出悦耳的可爱的声音，

但同样可爱的，可爱的呀，是那些静静地阖着眼睛的死者。

最亲爱的伙伴们啊，一切都结束了，且早已没有踪影，

但爱没有终止，——而且是何等的爱啊，伙伴们！

是从战场上，从恶臭中升腾起来的清甜香气。

那么，使我的歌唱发香吧，爱啊，不朽的爱啊，

让我用我的眼泪来沐浴我对全部死难士兵的记忆，
将它们裹好，抹上香膏，用亲切的自豪感把它们包起。

让一切芳香——使一切都对健康充满益处，
使这些骸骨滋长，开花，
爱啊，溶化一切吧，凭这最后的化学作用丰产一切吧。

使我永不停止和干涸吧，把我变成飞泻的瀑布，
让我无论在哪里出现都能从自己身上散发爱，
像一颗四季常湿的露珠，
为了南部和北部所有死难士兵的残骸。

思 索

1

对于我所歌唱的所有光阴，
它们怎样在抽搐的痛苦犹如分娩的阵痛中那样流逝，且过去了，
美利坚怎样体现着诞生，强壮的青春，希望，可靠的实践，
绝对的成功，无论人们怎样，——好坏都在体现，
以及为了自身的统一而进行的那么凶残的搏斗，
那么多人还在无助地抱着已经老去的典范、等级，神话，
顺从，强迫和没有信仰，
每一个州，或者看到了自由或灵性，或者坚持对结果的信心，
(但是我看见了运动员，看见了光荣和不可避免的战争的结果，
而它们又在引起新的反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样出现宏伟壮大的城市——怎样出现民主国家的群众，如我所爱的那些骚动而任性的群众，
善与恶的混杂，厮杀与搏斗，呼喊着和回荡着，
如何持续下去，
社会怎样等待形成，而且暂时处于新生和已死的事物之间，
美利坚怎样是伟大的大陆，是自由和民主结合胜利的大陆，
是社会成果和已开始的所有的大陆，
以及合众国本身怎样是完整的——一切的胜利和光荣本身怎样是完整的，能继续前进，
连同我的合众国的一切怎样会轮到自己在抽搐的痛苦中去为新的诞生和变迁而发挥作用。
以及所有的人民、情景、联合体，还有民主的群众，怎样也要发挥作用，——每一桩事实和带有一切恐怖的战争本身，也要发挥作用。
以及现在或所有时候每一事物都怎样为这个剧烈的死亡变迁。

2

关于落进土里的种子，关于诞生，
关于美利坚稳定地、向内地、向高空、向牢不可破的密集之地的集中，
关于印第安人、肯塔基、阿肯色以及其他地区将要出现的形势，
关于几年以后在内布拉斯加、科罗拉多、内华达以及其他地区将要发生的形势，
(或者远远地，跨上北太平洋直到锡特加或阿利亚斯加，)
关于美利坚的文化所为之准备的——关于东南西北的所有情景所为之准备的東西，

关于这个用鲜血换取的联邦，关于所付出的严肃代价，关于那些消失了却永存我心的没有命名的东西，

关于为了本体而加于物质的短暂作用，

关于那些现存的、正在过去的和正在消逝的——关于那些比迄今任何人都更完全的人们的成熟。

关于整个在清鲜而大方的赐予者、母亲密西西比河奔流之处向下倾斜的地域，

关于尚未勘察和计划过的内地大城市，

关于新的和美好的名字，关于现代化的发展，关于那些不容分割的给移民定居耕种的地区，

关于那里的原始而又自由的生活，关于简便的饮食和清新的血液，

关于那里的蓬勃生机，庄肃的面孔，纯美的眼睛，以及十全十美的身体，

关于西部边远地区以及阿勒华格恩两畔未来岁月的巨大精神成果，

关于在那里人们最了解的（就是为那个地区而创作的）这些诗歌，

关于那里对于世俗和营利的天生的蔑视，

（啊，我心里日夜考虑——对于原始与自由来说究竟什么是营利呢？）

欣喜寓于一切之中，

在动物的满足和镇静之中，

在春夏秋冬的反复之中，

在青春的欢闹之中，

在成年期的力气和充沛精力之中，

在老年的庄重与高雅之中，

在死亡的壮丽远景之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死亡无比奇妙！

生命都令人惊叹啊！

心脏喷射着全都相同的纯洁的血液！

呼吸空气，多么美妙呀！

说话，——走路——用手握住一些东西！

准备睡觉，上床，瞧着我这玫瑰色的肌肤！

感觉身体的存在，那么满意，那么魁伟！

我自己成为主宰自己的不可思议的上帝！

并且与别的上帝一起向前走去，与我所爱的这些男男女女一起。

我那样赞美你和我自己，如此奇妙呀！

我的思想在多么细致地琢磨周围的景象呀！

浮云静静地在头上掠过！

地球在怎样向前疾驶，太阳、月亮、星辰在怎样向前疾驶呀！

水在怎样喧闹和歌唱！（它无疑是有生命力的！）

树木怎样以强大的躯干和枝叶在上长和站立起

日落之歌

光辉幽远的夕阳，托起我、缓缓地托起我，

充满预示的时刻，追忆过去的时刻，

我想扬声高喊，平凡而神圣的你啊，

大地和生活，我歌唱你，直到最后一线光辉。

我脱壳的灵魂在欢呼，在跳跃，

完美——我灵魂的眼睛凝望着你，

我的自然生活忠诚地赞美着一切，

永远证实事物的胜利。

每个卓越都令人赞叹！

我们给空间、给有着无数神灵的天体的命名是无可比拟的，
存在即是卓越的，即使是最小昆虫的运动之奥秘。

语言的特征，各种感官和身体，是超乎一切的，

正在逝去的光辉是卓越的——西天新月上的苍白的反照是卓越的，

我默默地感觉周围卓越的一切。

来呀！

（树的精灵在枝叉间跳跃，它是有生命力的）

一切事物——微小如尘埃，亦令人惊叹！

事物的灵性啊！

穿越时空和地域的是我的音乐灵魂。

我拿起你那些强大的和弦，将它们散布，愉快地向前传去。

我也为太阳歌唱，无论它东升当午或像此刻的西沉，

我也为地球及其一切生长物的智能与美所震撼，

我也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不可抗拒的呼喊。

当我在密西西比河漂泊流浪，

当我在大草原到处漫游，

当我已经活过一遭，当我从我的窗户和眼睛向外观望过了，

在清晨我走出门，深情地看看东方破晓当我在东部海滩上，
接着又在西部海滩上洗浴时，

当我逛着内地芝加哥的大街以及凡是我到过的大街时，

在和平鸽飞起和跌落的地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周围洋溢着满足与得意。

我始终歌唱自古以来的平等，
我歌唱事物的没有结束的终曲，
我说大自然长存，光荣永生，
雷电是我大声的颂歌，
因为我没有发现宇宙间任何不完美的东西，
悲哀缘于丧失，万物仍存。

夜，平和的夜拉住我的手臂，
直到只剩我一个人，我也将奋力歌唱，
日落之歌，阳光的歌。

当死亡来到你的门前当死亡来到你的门前，
来到你那高大，阴暗幽深的院落，
为了纪念我的母亲，那神圣的调和体——母性，
为了她，已经埋葬和消逝而我仍记忆犹新的她，
(我又看见那镇静而和蔼的面容，仍然清新和美丽，
我坐在那棺材中的遗体旁边，

我一再抽搐地吻着棺材内那亲切而衰老的嘴唇，那冰冷的脸颊和紧闭的眼睛；)

为了她，理想的女人，务实的、精神的、对我来说是世间一切包括生命和爱情中最宝贵的，
我走开以前，我在这些歌里刻下一行纪念词，
并在这儿立一块墓石。

我的遗物

那做生意赚了大钱的人，
经过多年勤恳的经营，现在清点成果，准备离去，

把房子和地产留给儿女，为一所学校或医院奉送，
存款和货物，
留钱给许多伙伴去买表记和金银珠宝的纪念品

可是我，考察着、结束着我的整个生命，
从它的懒散的光阴里，没积累什么用来显赫和馈赠，
没有房子和田地，也没有珠宝金银的遗物给我的朋友们，
只有给你们和后辈一些关于战争的记忆，
以及军营和士兵的小小纪念品，连同我的爱，
我把它们汇集在一起，在这束歌里有所遗留。

深沉地凝视着她的死者

与她深沉地凝视着她的死者，我耳中传来万物之母，
绝望地凝视着那些遍地横尸，那些战场上的尸体，
(当最后的枪声停止，硝烟还在弥散，)
当她阔步着，以悲怆的声音呼唤她的土地，
我的土地啊！她绝望地喊道，好好吸收它们吧，
我责令你不要抛弃我的儿子们，不要抛弃任何点滴，
而你们，山溪流水，要好好吸引它们，接纳它们的珍贵的血液，
你们各个地方，你们在上空飘拂着的不可捉摸的风，
你们的土壤和植物的全部精华，你们河流的心底，
你们山坡和林地，我亲爱的儿女们流血染红了的地方，
以及你们将把鲜血传给下一代的树木，凭你们地下的根柢，
接纳我的不分南北的死者吧，吸收我的年轻人的尸体和他们的
的宝贵又宝贵的血液，
请替我把它们完整忠实地存留下来，若干年后再交还我，
许多年后，在地面和野草看不见的精华和香气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田野习习清风的吹拂中把我的宝贝奉还，
我的不朽的英雄们，
让我听到他们的呼吸的气息，可一点也不要损失，
从今千百年后我再抒发他们，
岁月与坟墓啊！空气与泥土啊！我的亡者们，一种甜美的香味啊！

让永垂不朽的死亡去抒发他们吧，今后若干年，
若干个世纪！

点缀着绿色的兵营

不只是那些兵营，战争时那些白发的老同志的兵营，
当他们奉命前进，在旅途劳顿之后，
脚痛而疲劳，黄昏来临时就停驻过夜，
我们中有的因整天背着枪支和背包已那样疲乏，就地倒下睡着了，

别的人在扎小小的营帐，点燃的篝火已发出光芒，
四周已布置好通宵警戒的岗哨，
保证安全的口令也已传递下去，
直到东方破晓时，随着鼓手们响亮的军鼓发出的号召，
我们从黑夜和酣睡中振作地爬起身来，再一次踏上征途，
或者走向战斗。

瞧，那些点缀着绿色帐篷的野营，
和平时住满了，战争时期也没有虚设，
一支神秘的大军，（它也奉命前进吗？它也只暂时停驻，
在那里过夜和睡觉？）

如今在那些遍布世界的绿色的野营帐篷里，
在父母、儿女、丈夫、妻子中，在他们老老少少的人们中，

在那些睡在温暖的太阳底下，睡在温柔的月光底下终于满足而安详的人们中，
请看看所有那些庞大的宿营地，
所有那些牺牲者和将军们的以及在这些牺牲者和将军上头的总统的军营，
以及我们之中的每个士兵和与他们作战的士兵的兵营，
(在那里我们大家丝毫没有敌意地相逢了。)

因为不久，士兵们啊，我们也要在绿色宿营地我们的部位扎营，
不过我们不需要安排通宵警戒的哨岗，
也不需下达保证安全的口令。
也用不着鼓手们擂鼓来宣告黎明。

哭泣的钟声

(1881年9月19—20日，午夜。)

钟声哭泣，突然到处传播的死讯，
将睡梦中的人们唤醒，让人民的亲密关系醒来，
(他们极为熟悉那个黑暗中的信息，
那悲惨的余音又清晰地回来，回荡在人们的胸中和脑海里，)
这沉闷的长鸣与玎珰之声——连续地传递着，
从城市到城市，
晚上一个国家的心脏的跳动。

当它们即将结束时

当它们即将结束时，
当构成先前的诗歌的那些东西——我寄托在它们身上的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图，

我所努力要深植在它们身上的种子，

许多年来从它们身上获得的幸福，甜美的幸福，

（为了它们，为了它们我活到现在，在它们身上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我所追求的无数志向，许多个梦想和计划——这些，当所有这些快要结束时，

通过融合在一首歌中的时间和空间，以及永不停息奔流的本体，

向包含着这些，包含着上帝的大自然——向一切幸福的摄人心魂的东西，

向死亡意识，并且在某一时刻接受并欢庆死亡，

就如同向生命即人类的启蒙那样歌唱；

使你们，已逝的你们，形形色色的生命，结合得紧紧，

使高山、磐山和水溪，

以及北方的风，橡树和松林，

同你，灵魂啊，永远和谐而亲密。

歌唱吧，船友，歌唱吧！

歌唱吧，船友，歌唱吧！

（我在临终前高兴地向我的灵魂发出呼叫，）

我们的生命结束啦，我们的生命开始啦，

我们终于结束了那太长太长的停泊期，

船终于一卸而空，她在蹦跳呀！

她敏捷地离岸远航，

歌唱吧，船友，放声高歌吧！

道不清的需求

生活与大地从没有赐予过的说不明白的需求，

现在，航海者啊，请驶向前去把它寻觅。

关口在已知世界里的那些东西不是等待着要上升到未知世界吗？

那些活着的東西，不是等待着要走向死亡吗？

这些赞歌

这些为了鼓励我走过我所见的世界而高唱的赞歌，
现在已经结束，我奉献给那个不可知的世界。

告别海岸

现在告别海岸——最后一次，
现在与陆地和生活最后一次道别，
现在，航行者出发吧，（等待你的还多着呢，）
你在海上经历风险习以为常。
小心而谨慎地巡航着，仔细地研究着航海图，
又准时回到港口，系缆停泊；
但是今服从你的神秘的愿望吧，
把你的朋友们紧拥在怀中，然后坦然地把一切留在身后，
再也用不着回到这海港和系缆处来了，
启航，一刻不停地巡航呀，老水手！
别了！
作为终结，我预示我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记得我的叶子还未萌芽之前我曾经说，
我要敞开我快乐而雄壮的声音为圆满的终结而高歌。
当美国履行诺言的时候，
当别的人让位于优秀者并对他们作出贡献的时候，
当那些无瑕的母亲们的子女成为美国象征的时候，
我和我的所有便得到了预期的成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是凭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闯过来的，
我歌唱了肉体与灵魂，歌唱了战争与和平，也唱了和命与死亡的歌，

还有诞生的歌，是指出了世上无数种的诞生。

我把我的笔献给了每一个人，并以自信的步伐走过旅程，
而当我欣喜若狂时我就轻轻说，别了！

且最后一次与年轻的女人和年轻的男子握别。

我宣告自然的人将要出现，

我宣告胜利是属于正义的，

我宣告勇往直前的自由和平等，

我宣告坦率与傲慢的正当和合理，

我宣告这些州的一致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一致，
我宣告合众国将愈来愈团结，不可分割，
我宣告壮丽与威严将使世界上的所有以前的政治都黯然失色。

我宣告人的依附性，它将是无限的紧紧相依，

我说你一定还会找到你一直在寻觅的那个朋友。

我宣告一个男人或女人正在走来，也许那个人就是你，
(别了！)

我宣告那个伟大的人，像自然一样融和，贞洁，钟情，
友善，且装备精良。

我宣告一个生命诞生，那将是丰饶的，热烈的，神圣的，勇敢的，

我宣告一种结束，那将轻松欢愉地同它的转变相会合。

我宣告将有无数英俊，魁梧，流着纯正血液的青年，

我宣告一大批杰出而粗野的老年人。

啊愈来愈稠密和紧凑了——（再见！）

啊，紧紧地拥挤在我的周围，
我预见得太多，远远大于我的设想，
看来我快要死了。

清亮嗓子发出你最后的声音，
向我致敬——再一次向时代致敬。再一次吼出那古老的呼
声。

激情地呼喊，和着周围的气氛，
任意顾盼着，吸引我看到的每个人，
迅速前进，但有时也要稍停，
散发着奇怪的神秘的信息，
迸发炽热的火花，将微妙的种子撒落到泥土里，
我自己什么也不知晓，只顺依我的使命，从不敢发问，
将种子留下到千百年后再去滋萌，
留给将要从战争中出现的大军，他们的任务我已经开始传
播，
留给妇女们我的那些悄悄话，她们的钟爱是对我最好的解
释，
把我的问题提供给青年男子——我不是无所事事——我在考
验他们的脑力，
我就这样走过去，保留声音，看得见，与人不和，
然后是一个被狂热追求的动听的回声（死亡真正使我变得不
朽了，）
那将是我从始至终准备达到的，已不能看见的最佳境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有什么呀，叫我迟延，逗留，张着嘴蜷缩在这里？
是否要作最后的一次告别呢？

我的歌声止息了，我把它们抛开，
我从我躲藏的暗处孤单的走向你。

伙伴啊，这不是书本，
接触它就是接触一个人，
(现在是夜里吗？我们是单独在一起吗？)
你所拥抱的是我，也是我在拥抱你，
死亡在呼喊我，我从书本中跃出，投入你的怀抱。

你的手指把我抚弄得多么想睡啊，
你的呼吸露水般轻轻洒落在我的周围，你的脉搏安抚着的我
耳膜，
我感觉浑身上下已汗水淋漓，
那么甜美，够了。
这就够了，即兴的秘密行为，
够了啊，逝去的现今——够了啊，已经总结的过去。

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是谁，请接受这个吻吧，
我特意把它送给你，把我记住，
我感到，我自己像一个忙碌了一天的工作如今要休息片刻的
人，
我此刻从我的化身中上升又接受我的许多次转化之一，
当别的转化无疑还在坐着等待，
一个比我所梦想的更确切，更具体的陌性天体在我周围放出

令人觉醒的光辉，别了！

请记住我的话，我还会回来的，

我爱你，我告别物质，

我像是脱离了肉体，胜利了，消亡了。

〔附录一〕七十生涯

致曼娜哈塔

我的城市又如从前一样有了适宜而高雅的名字，
深受偏爱的土著的名字，惊人地美丽而富有诗意，
一个岩石堆积成的岛屿——来去匆匆的海水，日夜不停地欢愉地奔腾。

巴门诺格

海的丽人啊！慵懒地躺在那儿晒太阳！
一边是你的内陆海洋在冲刷，那么无垠，有着繁华的商业，
无数口轮船和帆影，
另一边是大西洋的海风迎面吹来，时而猛烈时而和煦——远处有强劲的隐隐滑行的船艇。
有着清甜甘醇的溪流——健康的空气和泥土的小岛啊！
有着含盐的海岸以及微风和海水的小岛啊！

从蒙托格岬尖

我好象站在一只巨鹰的嘴上，
向东远眺着大海，极目远眺（只有海和天，）
那汹涌的波涛，泡沫，远处的船幡，
那野性的骚动，弧形的雪白的浪盖，海涛归来时不断地猛扑，
永远地扑向海岸。

给曾经失败了的人

给那些在远大的抱负中曾经失败了的人，
给那些冲锋在前线而牺牲的无名士兵，
给那些理性的专心致至的工程师给满怀热情的旅行者给船上的领航员，
给那许多没有人赏识的崇高的诗歌和图片——我要竖一块丰碑，头上顶着桂冠，
高高地、高高地耸立在其他碑石之上——给所有过早地被摧折的人，
被某种奇异的火一样的精神所吸引的人，
被一种过早的死亡所吞没的人。

一首结束六十九岁的歌

一支结束六十九岁的歌——一个梗概——一次重复，
我的欢乐和希望的诗行一如既往继续，
歌唱你们啊，上帝，生活，大自然，自由，诗歌；
歌唱你，我的祖国——你那些河流，草原，各个州——你，
我所热衷的星条旗，
你们的保持完整的集体，——歌唱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你们所有的东西；
歌唱我自己——这颗仍在我火热的胸膛里搏跳的欢快的心，
这尊被损害的老朽、窘困而瘫痪的躯体——这如同棺罩般笼盖在我周围的奇怪的缓慢，
这仍在我缓慢的血脉中熊熊燃烧的烈火，
这毫未减弱的信念——那一群群诚挚的朋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勇猛的战士

真勇猛，真勇猛，那些战士（今天受到无比尊重），他们闯过了战阵，

然而，最勇猛的是那些冲锋陷阵，倒在地下的默默无闻的人。

一副铅字

这座长期蛰伏的矿山——这些未曾开发的声音——炽热的潜能，

愤怒、争吵或歌颂，或虔诚的祈祷，或滑稽讥讽的眼神，（不仅是六点活字，八点、九点活字，十点铅字，）

它们就象浪涛，能点燃怒火，号召牺牲，或者被安抚得服服帖帖，成为耀眼的阳光和睡眠，在苍白的薄片中微睡。

当我坐这里创作

当我坐在这里创作，老弱多病，我的沉重负担是那种暮年的迟钝，多疑，任性的忧郁，疼痛、麻木不仁、便秘、唠叨、厌倦，这可能渗入我所有日子的歌里。

致我的金丝雀

灵魂啊，我们不是那样珍视要渗透到鸿篇巨作的主旋律里，从那些沉思、表演、推理中取得深邃而丰盈的东西？

可是如今，我从你，笼中的鸟，感到你那欢乐的鸣啭，溢满于空中，在偏僻的屋隅和冗长的午前，这不是同样伟大的吗，灵魂你看？

质问我的七十岁

来了，逼近了，真荒诞，
你捕捉不定的幽灵——你带来的是生命还是死亡？
是力量，羸弱，失明，更多更严重的瘫痪？
亦或是静谧的天空和太阳？难道还要将湖海搅乱？
也许会把我永远截断吧？或者就照样让我在这里停留，
迟钝而衰老，像只鸚鵡，以粗哑的噪音在嘀咕，叫唤？

瓦拉鲍特的烈士们

〔在布鲁格林，在一座古老的墓穴里，没有特殊的标记，
如今还凌乱地躺着一些烈士的尸骨，他们无疑是从 1776 -
1783 年英国战俘船和监狱里运出的，来自纽约和附近以及长岛
各地的革命先驱，他们中成千上万的人本来葬在瓦拉鲍特沙洲的
壕沟里。〕

对于你，比阿喀流斯或尤里西斯的纪念更伟大，
比亚力山大的坟墓有更重要的价值，
那一卡车一卡车的古老的骸骨，发霉的骨头碎骨和破裂骨
片，
曾经活着的人——曾经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力量和壮志，
美国啊，这就是你此时此地的踏脚石。

春天第一朵蒲公英

纯洁、清新、绚丽，从寒冬的末日出现，
仿佛从未有过时髦、交易和政治手腕，
从它那草丛中阳光充分的角落里钻出——纯真的，金黄的，
宁静如黎明，
春天第一朵蒲公英露出它的深深信任的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美利坚合众国

平等的女儿、平等的儿子们的中心，
让大家，成年和未成年的，年轻和年老的，同样被关爱包围着，

坚强，宽厚，美好，忍耐，能干，富庶，
与大地，与自由、法律和爱永远在一起，
作为一位庄严、明智而伟大的母亲，
端坐在时间的刚玉般的交椅里。

美好的记忆

多么美好啊，那些对往昔的暗暗思考，
那好似梦游般——默想起昔日的点点踪迹——它们中的爱情，快乐，人物，航行！

今日和你

在一场拖沓冗长的竞技中被指定的胜利者；
时间和各个国家——埃及、印度、希腊和罗马的历程；
整个的往日，连同它的英雄，历史、艺术、实验，
它那许许多多的诗歌、发明、航行、导师、书本，
都在点滴贮藏，为了现在和你——想想吧？
这全部的继承权都集于你的一身。

在白昼的显耀过去之后

在白昼的显耀过去之后，
只有黑夜沉沉来向我展示繁星；
当庄严的风琴，或者合唱队，或整个乐团，演奏结束，
真正的交响乐才无声无息地飘过我灵魂的心境。

亚伯拉罕·林肯

诞生于一八〇年二月十二日

今天，全部的人和每一个人，都在默默地祈祷——一缕思念的悸动，

为了纪念他——纪念他的诞生。

五月的风光

苹果园，许多花朵开满在树枝，
麦田如翠绿的地毯般远远近近地铺展，
每天凌晨都洋溢着没有穷尽的清芬，
午后和煦的阳光闪闪点点如透明的轻烟，
缀满紫色或白色繁花的丁香丛越发变得劲健。

平和的日子

不仅仅为了成功的爱情，
也不为财富，或显赫的中年，或政界和疆场的胜利；
而是生命老去之时，当一切萌动的感情已经平息，
当华丽，朦胧、安逸的云霞笼罩傍晚的天空，
当日子呈现更温和的神态，百苹果终于真正完满和懒懒成熟地挂满在树枝，
那时才是丰产而非常恬谧，非常愉悦的日子！

纳维欣格遐想

雾中的导航员

北去的湍流水雾开腾——（一个对古老的盛劳伦斯河的遐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种闪电般的记忆不知为什么会突然再次涌上心头，
当我在期待日出，从这山上向东方翘望；)
又是相同在早晨——浓雾与曙光在急剧斗争，
又是那发抖的、挣扎的船在叫改变方向——我从浪花冲刷着的
岩石间几乎擦着身子穿行无比艰难，
又一次我看到船尾那个瘦小的印第安舵手，以轩昂的眉宇和
专断的手势，在雾霭中隐约出没。

如果我有幸

如果我有幸追随最伟大的诗人们，
刻画他们的庄穆美丽的肖像，并随意加以临摹，
荷马，连同他所有的战争和武士，——赫克托，
阿喀琉斯，埃杰克斯，
或者莎士比亚的深陷于悲哀的哈姆雷特、李尔、奥赛罗——
丁尼生的漂亮的贵妇人，
最佳的韵律和生机，亦或以完美的韵脚驰骋的奇思妙想，以
及歌手们的欣喜，
这些，这些，海洋啊，所有这些我都乐于交易，
只要你愿意将一个波涛的起伏，将它的精华传给我，
或者将你的一丝丝呼息在我的诗中飘散，
把它的芬芳留在那里。

你们这些澎湃的潮流

你们这些澎湃的潮流啊！你进行这一运动的能力啊！
你那无形的力量，向心的和离心的，遍布于宇宙，
与太阳、月亮、地球以及所有的星座那么亲近，
你从遥远的星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信息？从天狼星、从御夫
座带来的是什么？

是什么中心的心脏——而你是脉搏——使所有事物动起来呢？这一切的无穷的集体又是什么？

你身上有什么玄妙的契机和含义？有什么通往一切的线索？什么流动的巨大本体，

抱拢整个宇宙，使它所有的部分合而为一——好比航行在一艘船里？

落潮穷尽，暮色低垂

落潮穷尽，暮色低垂，

清爽而芳馥的海风吹向大陆，带着海苔和咸盐的气味，以及许多种从涡流中传来的、只能隐约听到的声音，许多抑郁心头的忏悔——许多的啜泣和呢喃低语，好像是远处或隐蔽着的声息。

他们是那样席卷而过呀！他们是那样絮絮叨叨呀！

那些不知名的诗人们，——地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们，他们所珍惜的破灭了阴谋，

爱情的杳无音讯——暮年的扼腕叹息——希望的临终透露，某个自杀者绝望的叫喊，到无边的荒野中去，永远也不回头。

如果这样，继续向湮没走去吧！

向前，向前，履行你的义务，你送殡的退落的潮汐啊！

你尽管继续向前，你这喧闹的出口啊！

而且还不仅仅是你而且还不只是你，暮色和送殡的落潮，也不只你，你破灭了企图——也不只那些失败，壮志：

我认识，神性的狡诈者们，你们的魅力四射的相貌，

及时地经由你们，从你们，潮水和日光会又一次到来——绞链又及时转动，

及时地弥补着，交杂着那些必需而不相称的部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你们，从睡眠、黑夜和杀死自己，
交织出永恒的诞生韵律。

洪水泛滥

洪水泛滥，咆哮着，溅着泡沫，一路飞奔，
它持久地保持不懈的激情，挺着宽阔的前胸，
一切都在震颤，膨胀——农场，林地，城市的街道，正在劳动的人，

主帆，中构桅帆，三角帆，出现在远处的海面上——轮船的尖旗般的青烟，——在上午的阳光中，运载着人类的生命，飞快地向外航行，飞快地向内航行，
我所热爱的旗帜在许多桅杆上飘扬。

在长久地凝望海涛之后

在长久地凝望海涛之后，我自己被唤回——把自己恢复，
每个浪峰中都有某种起伏不定的光辉的暗影——某种回忆，
快乐，旅行，观察，无声的画卷——转瞬即逝的景致，
很久以前的战争，那些战役，医院的情状，那些受伤者和死人，

我自己，闯过每个已逝的阶段——我的烂漫的青春——眼前的暮景，

我的已经总结了的六十年生命，还有更多的，过去了的，
为任何宏伟的理想所考验过的，毫无目的，毫无结果，
而且或许还有上帝全盘计划之内的某一点滴，某个波纹，或者波纹的部分，

像你一样，你这无边无际汪洋大海的一个波浪。

于是到了最后

于是到了最后，从这些海滨，这座山里，
我领悟了，潮汐啊，你那神秘的人类意义：
只有凭你那同样含蓄着我的法则，你的上涨和下落，
脑子才能创作这首歌，声音才能把它吟唱。

致一八八四年十一月的选举日

如果我有必要指出，西部域土啊，你那最宏伟壮观的景象，
那不会是你，尼亚拉瀑布——也不是你，无边无际的大草原
——也不是你，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裂隙，
也不是你，约西密特——亦或黄石河，连同它所有痉挛着的
温泉上那升人天空、变幻不定的汽环，

也不是你俄勒冈白色的火山锥——或者休伦娜一串串浩渺的
湖泊，——或者密西西比的巨流：——这个如今在沸腾的半球上
的人类，我要举出——那振动着的仍然低微的声音——美国的选
举日，

（它的的心脏不在被选人身上——主要是行动本身，每四年一
次的选择，）

北部和南部都紧张起来——沿海和内地——从得克萨斯到缅
因——大草原各州——弗吉尼亚，加利福尼亚，弗蒙特，

从东往西如骤雨般到来的最后投票——那些自相矛盾和你倾
我轧，

那洋洋洒洒的无数雪片——（一场不动刀子的战争，
却超过一切古罗马的或现代拿破仑的战争；）全面的和平选
择，

人性或好或坏——那比较暧昧的距离和浮渣也该欢迎；
这些暴风骤雨欢送着罕见的船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鼓起华盛顿的、杰斐逊的、林肯的风帆远航。

海啊！以你傲慢的言辞

海啊！以你傲慢的言辞，

在我整日整夜寻找你惊涛拍岸的地方，

当我想像你对我的感受的数种新鲜暗示，（我看见并在此简略地列举你的谈话和商量，）你那白鬃纷披的竞走大军在奔向终点，

你那丰腴的微笑荡漾着金光闪闪的碧涟，

你那阴沉的皱眉和愠色——你那些肆意的飓风，

你的倔犟不屈，反复无常，恣情任性；

尽管你强大过于一切，你泪雨纷飞——来自你的永远满足中的一桩缺陷，

（只有最艰巨的斗争、过错、挫折，才能使你最伟大，缺一不可，）

你那孤独的处境——你一直在寻求但始终没有找到的某样东西，

某种的确被否决了的权利——某种受束缚的自由爱好者在巨大而单调的怒吼里的喉音，

某个硕大的心脏，如同一个行星的心脏，在那些碎浪之中被禁锢和冲撞，

通过长久的潮涌和痉挛，和喘息的风，

以及你那些砂砾和波涛的有节奏的呼喊，

以及蛇的咝咝声，粗野如雷的哗笑声，

以及遥远低沉的狮吼，

（它隆隆地响着，直达上天聋聩的耳朵，——但是现在，至少这一次，却显得亲近，

这一次，一个黑夜中的幽灵成为你的朋友，）

地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倾诉，
从你灵魂深处夺门而出，这是宇宙的原始恋爱故事，
你把它向一个同类的灵魂诉说。

葛兰特将军之死

威武的演员一个个隐退了，
从永恒的历史舞台上那场伟大的表演，
那惊人的、偏袒的战争与和平——旧与新的抗争的一幕，
在愤怒、恐怖、阴森的颓丧以及多次长期的僵持中打完决
战；
一切都成为往事——从那以后，隐退到无数的古老坟墓里，
就象熟透的果实，
胜利者的和失败者的——林肯的和李的坟墓——如今你也和
他们在一起，
伟大时代的人物啊——而且无愧于那些岁月！
来自大草原的人啊！——你的角色曾是那样错综复杂而艰难
困苦，
然而它给扮演得多么令人羡慕！

红色的夹克

(1884年10月9日，布法洛城给古老的易罗魁
讲演家立碑和再葬，随兴而作。)

在这个场合，这一仪式，
由于风气、学识和财富而产生的仪式，
(也不仅仅是来自幻想，——的确有些意味深长的涵义，)
或许，从高处，(谁知道呢?)从缥缈的云彩所组成的形象
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像一棵从灵魂深谷被震撼了的老树，或者岩石或悬崖，
伟大的自然界中太阳、星辰和地球的直接产物——一个魁梧
的身形，

穿着薄薄的狩猎衫，挎着枪，幽灵般的唇褶上漾着一丝玩世
不恭的微笑，

低头俯视，像莪湘诗中的一个精灵。

致华盛顿纪念碑

(1885年2月)

哎，这不单是块大理石，僵硬而冰冷的大理石，
远不是它的基座和塔尖所伸展的地方——那环绕着、包围着
的圆形区域，

你，华盛顿，你是全世界的，为各大洲全体所有——不光是
你美利坚的，

也一样属于欧洛巴，在每个角落，在领主的城堡或劳动者的
茅棚里，

或者冰冻的北方，或闷热的南部——是非洲人的——身居帐
篷的阿拉伯人的，

是露出可敬的笑靥坐在废墟中的古老亚洲的；

(古代人欢迎新的英雄吗？其实是相同的——合法地一脉相
承的后裔，

那顽强不屈的心和胳膊——证实着永不中断的世系，
英勇、机警、坚忍、信心，还是一样——即使失败了也不颓
丧，还一样：)

凡是有船只航行的地方，或者盖着房子的地方，不管白天黑
夜，

在繁华城市里所有的街道上，户内户外，农场或工厂里，

如今，亦或将来，亦或往昔——凡是有过或还有爱国的意志生存之地，

凡是自由为容忍所平衡、为法律所左右的地方，
都有你真实的纪念碑站着，或正在升起。

你那欢快的噪音

〔北纬三十八度多一点，——从那里，乘我们最快的海轮在风平浪静中航行约一整天可以达到北极——探险有“克里丽”号听到海洋上空一只孤独的雪鸟欢快地歌唱的声音。〕

从凄冷寂寥的北极传来你那欢快的噪音，
我将吸取这个教训，寂寞的鸟啊，——让我也欢迎寒流，
甚至如现今这般极度的寒冷，——一种麻痹的脉搏，一个丧失敏感的大脑，

被围困在寒冬海湾里的老年——（冷啊，冷啊，冷！）
这些银白的发际，我这羸弱的手臂，我这冻伤的脚跟，
我为它们汲取你的信念，你的箴言，并且铭记至结束；
不单只夏天的地带——不只青春的歌吟，也不只南方温暖的潮汛，

我还要以欢快的心情歌咏，
那在缓迟的冰块掌握中，在北国雪天包围下岁月累积的晚景。

百花汇之歌

白天黑夜，匆匆如潮的人群中！
多少的情欲，利益，失败，热情，在你的波涛中游弋！
多少的罪孽、幸福和忧伤的回旋着把你阻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多少好奇、质问的眼色啊——爱的光芒！

媚眼，妒忌，揶揄，轻蔑，希冀，渴望！

你是人口，你是竞技场——你有无数拉得长长的行列和集团，

（只有你街道的石板、路边和门面能够述说它们特有的集团，
只有你街道的石板、路边和门面能够述说它们特有的故事；

你的丰富的壁橱，宏伟的饭店——你的人们道宽阔而平坦；）

你有的是没有穷尽的，悄声慢行，故作斯文的脚步，

你就像那色彩斑驳的世界本身，就像那无限、多产而愚弄的人生！

你是戴着假面的、巨大无比的、无法形容的外观和教训！

要达哥诗歌最终的明快节奏

要达到诗歌最终的明快节奏，

要看透诗人们的最深邃的学问——把大师们熟知，

约伯，荷马，埃斯库罗斯，但丁，莎士比亚，丁尼生，

爱默生；

要对爱情判断，傲慢和疑问的微妙多变的润泽——真正理解，

要囊括这些，最睿智的才化和必须付出的场费，

年老，以及它从全部过去的经验中带来的一切。

老水手科萨蓬

多年以前，我母亲家的一位亲戚，

年老的水手科萨蓬，我要告知你他死亡的缘由：

（他一辈子是个水手——快九十岁了——同他已婚的孙女詹尼生活在一起；

房子建在山上，望得见附近的海港，遥远的海岬，直到辽阔

的海洋；)

到最后一个下午，夕阳西下，按照他多年以来的习惯，
他坐在窗前一把宽大的扶手椅里，
(有时候，真的，整个下半天都那样坐着呢，)

注视着船只匆忙而往，他对自己唠叨不休，——如今一切都
即将结束了；

有一天，一只挣扎着出海的双桅船，经受到长久的波折——
被狂流冲击得大大偏离了航线，

最终，天黑时风向变得有利了，她的整个命运也大不一样
了，

他迅即地绕过海岬，胜利地劈波斩浪驶入茫茫黑夜，他守望
着，

“她自由了——她在奔向目的地”——这是他最后的言语
——当詹尼回来时，他坐在那里死了，

荷兰人科萨蓬，老水手，我母亲家的亲戚，很久很久以前。

献给已故的男高音歌手

当他重新走下台来，

戴着西班牙帽子和羽饰，步态轩宇，

从往昔那些渐沉暗淡的课业折回，

我要呼唤，我要说出并且不否认，

从你那里得到的有多少东西！从你对于唱腔的发现中，

(那样坚定——那样柔和——还有那震撼人心的豪迈音色！

那完美的唱腔——对我说来最深刻的一课——对一切的考验
和试测：)

从那些旋律中如何提炼出来的——我这狂喜的两耳和灵魂怎
样吸收着菲尔南多的心，曼丽可、厄南尼和美妙的吉纳洛的激情
召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自此之后，我将自由的、爱情和信念的解放了的歌唱般的音乐，

（犹如芬芳，色彩、阳光相互关联，）

包含着或力求包含在我变调的歌吟里面，

并且从这些，为了这些，利用这些，已故的男高音歌手啊，
写首急就的短章，

这落入正在用一铲黄土封闭的坟穴中的秋叶一片，
作为对你的无比的怀念。

耐 性

没有什么是曾经真正消逝了或者可以消逝的，
生命、力量，亦或任何能见到的东西都不是；
外表决不会损伤和变迁的天体也不会混乱你的脑子。

时空是宽裕的——大自然的各个领域是宽裕的。

迟钝、老朽、僵冷的躯体——从早先的烈火中留下的灰烬，
变得黯淡了的眼中的光辉，到时候将再一次燃起；

西斜的夕阳还会为不断到来的早晨和晌午而上升；

春天的看不见的法则必会返回冰冻的土地，
带着花草和夏天的庄稼与果实。

约珑迪昂

〔这个词的意思是哀悼土著居民。它是易罗魁人的一个用语，并被当做一个人名使用。〕

一首歌曲，它本身就是一首诗——这个词的本意就是一支哀挽的歌，

在荒野中，在岩石间，在风雨欲来和凛冽的寒夜，
它的韵节给我换来这样朦胧、奇特的场合；

约珑迪昂——我看见，远在西部或北部，一个无底的深渊，
连同平原和阴森的山岳，
我看见一大群一大群健壮的酋长，巫医，以及斗士，
一阵阵乌云般的鬼魅掠过，在暮色中渐渐渐远，
(一个属于树林、野外风景和瀑布的种族啊！)
没有图片、诗歌和声明把他们向未来传播：)
约珑迪昂！约珑迪昂！——他们了无踪影地消逝了；
今天也让出位置，凋谢——城市、农场和工厂也在凋谢；
一个被蒙住的洪亮的嗓音——一个哽咽的字眼从高空霎时
渗漏，
随即就结束了，完了，沉寂了，并且彻底无影无踪了。

生活咏叹调

从来是不知泄怠的、坚毅的、抗争的人类灵魂；
(以前的军队失败了吗？那么我们送出新的军队，一再送出
新的；
从来是世界上所有新旧时代的坚韧的秘密；
从来是那般热烈的眼眸，欢呼，欢迎的鼓掌，赞美的吆喝；
从来是不满足的、惊奇的、最终也不能被劝说的灵魂；
今天还一样在挣扎——一样在战斗。

“走向未知”

我的富于科学精神的朋友，我的最高贵的女友啊，
(如今已埋在一座英国坟墓里——这首诗就是为了纪念亲爱
的她而写的，)

曾经这样把我们的谈话结束——“那总和，概括我们所知的
有关古代和现代的学问，深邃的直观，

“关于全部地质学——历史学——关于全部天文学——关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进化，以及全部的玄学，

“那就是，我们都在前进，前进，慢慢地加速，确实在改善，

“生活，生活是一次不会休止的行军，一支永不停步的军队，
(没有停歇，但到时会走完，)

“世界，人类，灵魂，——空间和时间里的天地万物，

“全都有适宜自己的方向——全都无疑地在走向未知。”

我歌唱的旋律是渺小的

我歌唱的旋律是渺小的，却也是最大的——那就是，个人自己——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

为了新世界，我把它歌唱。

人类的整个生理学，从头至尾，我咏唱。不只是相貌，也不只是大脑，才对缪斯有价值；

——我说那整个的形体更具价值。女性与男性一样，我歌唱。

也不停止在个人自己这一旋律上。我还讲现代的字眼，全体这个字眼。

我歌唱我的时代，连同国家——连同我所熟悉的那不幸战争的空隙。

(啊，朋友，不管你是谁，你终于到达这里来开始了，我从每一页都感觉你在紧攥我的手，我也回报你。

就是如此，让我们再一次联合起来，踏上大路，沿着我们的旅途走去。)

真实的胜利者

白发苍苍的农夫，旅行者，工人（不论是瘸子还是驼背，)

历经磨难的老水手，多次惊险的航行，从暴风雨和遇难的船只中闯出来的，

身经百战的老兵，带着他的所有的伤口、创伤和挫折从战场上回来的。

他们只要幸存了下来，这就足够了——漫长生活中的从不退缩的人啊！

从他的经历的斗争，考验，冲杀中出来，只要冲出来了——仅凭这一点，
就是超过所有别的人的真实的胜利者。

合众国对过去的批评家的回答

这里首先是沉重的使命，具体的目标，
财产，秩序，旅行，住处，富裕，产品；
好比构建一幢多姿，雄伟而永恒屹立的大厦，
从那里，到时候很自然地要升起高耸的屋顶，
以及根基牢固，高耸入云的尖塔。

宁静地思考一切

不管人们在如何运用思考，
在百家争鸣的学派，神学，哲学当中，
在高声争论着的新与旧的陈述中，
地球的沉默而极为重要的规律、实际与模式仍在继续，
顺着自己的路线。

致以老年的感谢

致以老年的感谢——我临走之前的感谢，
对健康，正午的阳光，无形的空气——对生活，只要是生活，

对那些珍贵的总是难分难舍的回忆（关于你，我的慈母；你，父亲；你们，兄弟、姐妹、朋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我的全部生涯——不只是那些和平的岁月，战时亦一样，
对那些来自外邦温柔的话语，爱抚和礼物，
对殷勤的款待——对美妙的鉴赏，
（你们，远方的、默默无闻的——年轻的或年老的——无数
亲爱的普通读者，
我们从未见过面，也永远不会相见了——不过我们的心灵天
长地久偎依着；
对个体，集团，爱情，事业，文字，书籍——对色彩，
形态，
对所有英勇威猛而强健的人——忠诚而坚韧的人——他们在
各个时期、各个地方曾挺身保卫自由，
对那些更勇猛、更强健、更忠诚的人——（我临走之前将一
份特殊的荣誉献给那些生存战争中的被选中者，
诗歌和理想的炮手——伟岸的炮手们——灵魂的船长，
最前面的先驱：）
作为一个战争结束后回来的士兵——作为不计其数旅行者之
一，向背后那长长的行列，
致以感谢——诚挚的感谢啊！——一个战士的、旅行者的感
谢。

生与死的思考

生与死这两个古老而现实的问题永远相互纠缠，
联系紧密，令人难以捉摸而又实在，令人困惑，相互搏击，
到每个时代都没有解决的方法，被传递着连续向前，
今天传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又照样向前传去。

雨的回答

你是谁？我问那悄悄滴落的阵雨，

它，说来奇怪，给了我一个回答，就象下面所译出的：
我是大地的诗，雨的声音回答说，
我时时刻刻地从陆地和深不可测的海洋里，难以捉摸地升起，

升上天空，在那里朦胧地形成，彻底改变，但一如往昔，
我下来，驱散干旱、微尘、洗浴着地球的表层，
以及所有那些缺了我就只能永远潜伏着不萌不长的东西，
而且我白天黑夜地还原着我的生命使它纯洁而美丽；
(因为诗歌从它的乡土出发，在实践和漫游之后，
会带着满足与爱意，重返故乡，在你的不知不觉中。)

冬天很快将在这里逃逸

冬天将很快在这里逃逸，
这些冰雪的束缚即将被解开和融化——片刻即可，
空气、土壤、水波也随之呈现出新鲜、茂盛和生机——一切
将万像更新，

从这些僵死的土块和寒风中，好似从浅葬的坟墓里。

你的眼睛、耳朵——你所有最好的属性——所有能认识自然
美的官能，

都将苏醒和充实，你如何发现那些俭朴的表演，大地微妙的
变化，

蒲公英，三叶草，翠绿的草地，早春的清香和花朵，
杨梅在脚边，嫩绿的杨柳舞动，桃李的开花繁盛；

还有与这些同时出现的知更鸟、百灵鸟和画眉，唱着它的欢
快的歌，——还有疾飞的蓝雀；

因为那每一年的演出所带来的，正是这样的景致。

没有忘记往昔的同时

在没有忘记往昔的同时，
至少在今天，争斗又完全熄灭——和平与友爱已经升华，
我们北部和南部的手，作为相互交往的标志，
都在北部和南部因争斗而死去的所有士兵的坟前，
(也不只为了过去——还有为未来的意思，)
给放上玫瑰花环和橄榄枝。

临死的老兵

在这些安稳，舒适而兴旺的时光里，
在柔美和平而光冕的流行歌曲中间，
我抛出一桩回忆的往事——(可能它会令你不快乐，
我是在童年时听说的；)——那是在多年以前，
一个行为古怪而粗鲁的老人，一个由华盛顿亲自领导下的战
士，
(魁梧，勇敢，整洁，暴躁，不善言谈，颇有点唯灵论的精
神，
在行伍中打过仗——打得很好——经历了整个的革命战争，)
现在躺着快死了——儿子们，女儿们，教堂执事，亲切地守
护着他，
屏气凝神地听着他的低咕，只能听懂一半的语言；
“让我再回到我的战争年代去吧，
回到当时的情景和场面——去组织战斗的队伍，
回到当时在前沿搜索的侦察员当中，
回到加农炮和冷酷无情的大炮所在之处，
回到那些带着命令策马飞奔的副官那里，
回到那些伤员和死者身旁，那紧张、焦急的气氛，

那些刺鼻的难闻的气味，硝烟，震动山谷的响声；
去他的吧！你们的和平生活——你们对和平的渴望！
把我从前那激烈的战斗生活回到我身边！”

更深刻的教训

你仅仅只从那些崇拜你的、对你友好的、主动给你让路的人那里吸取过教训吗？

你就从没有那些反对过你、拼命地反对你的人或者藐视你或同你争路的人哪里接受过教训？

草原的落日

闪动的金黄、栗色、紫色，耀目的银白、浓绿、淡褐，
整个地球的无边无际，和大自然多姿多彩的才能，都一时委身于各种各样的颜色，
那光，那些至今未被熟识的色彩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没有限制和范围——不仅在西方天际——最高的顶点——还在北方，南方，整个地球，
闪耀的明亮的色彩与静悄悄的黑影搏斗着，直至结束。

二十载

坐在古老的码头边，沙地上，我同一个新来的小伙子闲聊；
他，一个初涉人世的小伙子当了水手，外出远航，（抱着某种突如其来的热烈的幻想；）

从那以后，二十多个年头日复一年地过去同时他也环绕地球一圈一圈转着，——现在回来了：

这地方变化真大——所有旧的界标都已消失——父母去世了；

（是的，他回来，要永远停泊——要住下来——有个塞得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满的钱包——但除了这里无处落脚；)

让他们用绳索拴紧那只从帆船划到岸边的小舟，我能看见，
我听见海涛拍打着海边，那不得安宁的小船随着海涛在浅滩
颠簸，

我看见那套水手的装备，那个帆布袋，那只用铜片箍着的大
木箱，

我端详着那张如干果仁般褐色的、长着胡子的脸——那粗壮
强健的骨骼，

那穿着用上好的苏格兰布缝制的黄褐色服装的躯体；

既然如此，那关于过去二十年的故事是什么？而未来又是什
么模样呢？

从佛罗里达寄来的柑桔花蕾

〔伏尔泰在一次著名的辩论结束时下了断
言，一只战船和大型歌剧就足以证明他那个时
代的文明和法兰西的进步。〕

一个比伏尔泰稍有逊色，但也是更充分的证据，
从佛罗里达寄来的一束柑桔花蕾，
经过上千英里的海陆行程给安全地带来了，
到达野外的云雾和我这北方雪地里俭朴的棚屋，
也许三天前它还在故乡的土地上生机盎然地出芽，
现在却在这里给我的房间散发馥郁的芬芳。

暮 色

柔软，妩媚，催人欲睡的暮色，

夕阳即将西下，炽热的光辉随之消逝——（我也快要随太阳
和光辉一起西沉和逝去了，）

一片朦胧——涅槃——安息和夜——湮没。

你们，我的依依不舍的疏叶

你们，将要入冬的枝柯上我的依依不舍的疏叶，
而我，是田野上或果园中一棵行将枯秃的树；
你们，软弱、凄凉的象征，（如今已没有五月的葱茏，
或七月的三叶草花朵——已没有八月的谷物；
你们，苍白的旗杆——你们，失去作用的三角旗——你们，
呆得过久的那个时刻，
可是我的最珍贵的灵魂之中在证实其他所有的东西，
那些最忠实而坚强的——最耐寒的——最后的。

不仅仅是羸弱的休眠的枝干

不仅仅是羸弱的、休眠的枝干啊，我的歌曲！（你们遍身鳞
甲而光秃，如同鹰的爪子，）
而且，或许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谁知道呢？）某个未来的
春季，某个仲夏——会爆发出来，
抽出嫩绿的叶子，或长成浓荫——结出营养丰富的果实，
苹果和葡萄——树木伸出的结实胳膊——新鲜，自由而惬意的
空气，
还有爱和信念，如芬芳馥郁的玫瑰。

过世的皇帝

今天美利坚，你也低下沉重的头，眼帘默默地下垂，
但并非为了那悲哀中摘下的金碧辉煌的皇冠——不是为了皇
帝，
你向遥远的大洋彼岸传送去你诚挚的哀悼，
哀悼一位善良的老人——一个诚实的牧人，爱国者。

好像希腊人的焰火信号

好像希腊人的焰火信号，象古代记载所传说的，
升起于山顶，象征着胜利和荣誉，
欢迎某个德高望重的老战士，英雄，
用辉映他所服务的国家的玫瑰红彩缕，
我也一样，从曼哈顿的布满船只的海岸高处，
为你，老诗人，高高举起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

拆除了装备的船只

在一个不再使用的咸水湖里，一个无人知晓的海湾，
在不起波纹的荒凉的水面上，在岸边停靠，
一只古老的，卸下了桅杆的，斑驳而破旧的船，
不能再用了，结束了，
在自由地航行过全世界所有的海洋之后，终于被拖到这里，
用粗绳紧紧地拴着，
在那儿躺着，在风雨中生锈，腐烂。

再见，往日的歌

再见，往日的歌——无论如何称呼，总之是再见了，
(在许多陌生行列中摇晃着前进的列车，运货车，
从晚年、中年或青年时代有时中断的坎坷不平中，)
《在海上有房舱的船里》，或《给你，崇高的事业》，或《未
来的诗人们》，
或《从巴门诺格开始》，《自己之歌》，《芦笛》，或《亚当的
子孙》，
或《敲呀！敲呀！鼓啊！》，或《向那发酵了的土地》，
或《啊，船长，我的饱经苍霜的老船长啊！》，《常性之歌》，

《动荡的岁月》，或者《沉思》，

《母亲，他和他那一群平等的儿女》，以及许许多多别的没有提到的诗篇，

从我的心灵深处——从嗓子和舌头——（我的激荡着的热血的生命），

对我来说是强烈的个人要求和形态——不单是纸张，
无意识的铅字和油墨，)

我的所有的歌——我以前的每一种表达——都有它无比漫长的历史，

关于生与死的思索，或者士兵的创作，关于国家的危机与安全，

（上帝啊！同那个相比，竟是那样的一闪念和开动起来就没有尽头的一列啊！

竟是那样一个最好也只不过是一些无比可怜的碎片啊！)

黄昏时稍许的宁静

历经一星期的身体上的巨大痛苦，

不安和疼痛，高烧的热度，

到将要结束的一天，有了稍稍的安静与镇定，

三个小时的平和与大脑的休憩和沉静。

老年柔光闪闪的高峰

火焰的颜色——照明的火光——最终那极为崇高的姿态，

在城市、激情、海洋之上——在大草原、山脉、森林以及地球的上空；

一切缥缈的、多彩的、变幻着的色调，在暮色四合中，

一个个，一群群，一种种的姿态，面貌，回忆中的事情；

更为宁静的景观——祥和的背景，明晰而开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此多的东西，在大气中，在我们细看时的着眼点和环境，全是由它们带来的——那么多的（也许最好的）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这些光辉的确从它们那里来——老年柔光闪闪的高峰。

晚餐和闲聊之后

晚餐和闲聊之后——一天结束以后，

像一个迟迟地不愿从朋友中最后离别的朋友，

以热情的口吻重复着别了、别了，

（他的手是那样难以放开那些手啊——它们再也不会相逢了，

再也不要这样老少共聚，互吐衷肠，

一个遥远的旅程在等着他，再也不会回来，）

回避着延迟着不忍分离——设法逃避那最后一个短短的词语，

甚至到了门口又转过身来——收回那些多余的嘱托——甚至当他走下台阶的时候，

为再延长一分钟又说些话——黄昏的阴影更深了，

告别和祝愿的话渐渐沉了——远行者的容貌和形态渐渐模糊了，

很快就会消失到黑夜中——可恶，多么可恶的别离啊！

缠缠绵绵到最后。

〔附录二〕告别了，我的幻想

“附录二”的前言

（结束《草叶集》——1891年）

假如我（在我这风烛残年的状况下）扣下这样一些如同经历了一次风仆仆的长途旅行之后作为未来见证的不以为言的点缀品（也许是瑕疵、污点），是不是更好呢？很可能我一开始就不怎么害怕并且至今仍不怕轻描淡写的涂写，也不怕鹦鹉学舌般的重复，也不怕陈词滥调和老调重谈。也许我是太民主了，不想回避这些。此外，诗歌园地如我最初在理论上所设想的那样，不是已经完全被阐明——并且还有充裕的时间让我无言告退吗？——（自然是在对于我的这种嘶哑的没有激性诗喉的呼唤和读者的情况下引退。）

为了回答或者不如说对抗那种提得很好的质问，就编出这小小的一束诗稿，并把它作为我所有从前诗作的结尾，即使绝对不是以为这些东西怎样值得付印（我肯定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好写了）——我也要把这个老年的小蛋糕做出来，以打发我的七十二岁时的日子——被迫枯坐在我这陋室中的日子：

“暴风骤雨过后残余的雨点，

有无数次清澈的蒸馏和过去的阵雨而来；

（它们会不会产生什么？仅仅是像现在这样的蒸发物——陆地与海洋的——美国的；

它们会不会渗入别的深邃的情感？别的可能和胸襟？”）

不管怎样，我觉得要抓住今天的机会来作一总结。过去两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在疾病和疲惫稍稍缓和的情况下，我唱出这些歌吟——或许是些在临终之前依依不舍的东西——这些我也能收集起来好好整理一下，趁我还能看得清的时候——（因为我的眼睛显然在警告我会暗淡下去，而我的大脑也愈来愈明显地不善记忆，渐渐地连细微的工作或校订也不能做成了。）

事实上，从 1890 到 1891 这两年（每过半个月都变得更僵硬和更加艰难），我在这里很像某种密密包围的、受伤的、讨厌的老贝壳动物或被岁月击倒的海螺（没有腿，彻底失去动弹的能力），被摒弃和搁浅在干燥的沙滩上，向哪里也不能挪动了——没有任何办法，只好一声不吭地呆着，消磨那些还属于我的日子，并且看看这个讨厌的被时间击倒了的海螺，还能不能最后从他那灰糊糊的甲壳里某个深邃之处所固有的良好精神和本来愉快的中枢脉搏中找到点什么……（读者，请你务必允许这里的一个小小玩笑——首先是因为下面有太多关于死亡的小诗之类，其次是由于这些正在消逝的时刻（1890 年 7 月 5 日）竟是如此地灿烂美好。而且尽管我已如此衰老，今日我几乎还能感到像个嬉戏的水波，或者还想如一只小羊或小猫那样游戏——这或许是此时此地身体上调节得很好的短暂迹象吧。不过我以为我身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作为一切的后盾，我有一种内心深感的安慰（那是郁郁不乐的一种，而过去我并不敢因此而感到遗憾，也不禁要在此加以强调甚至最后自吹自擂一气，觉得我近年来的这种瘫痪、衰老、被剥夺得像甲壳动物般的状况，毫无疑问是 1862 至 1865 年间过分热情、身心亢奋和劳累并且持续过久的结果，它发展到现在已快二十年了。那几年我经常探访和侍候南北双方受伤生病的志愿军人，在战役或战斗中间，或者以后，或在医院，或在华盛顿城南边的野外，或者别的地方——那些炽热的、悲凉的，令人心痛的时光——所有南北各州的志愿军——那些受伤的，受苦的，濒于死亡的——那些令人疲乏的，淌着汗的仲

夏，行军、战斗、厮杀——那些迅速被成千上万大都不知名的死尸堆满了的壕沟——未来的美国——这个巨大富裕的联邦，有一天会了解到它自己毕竟在从前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吗？——那决死之战的大屠杀——那些年月距离它们已经遥不可及的读者啊，整本书真的只不过是写给你的对于那些岁月的缅怀和纪念而已。

永远朝前航行吧，幻象的艇

赶快起锚呀！

并起主帆和三角帆——开始航行，

小小的白壳单桅船啊，现在行驶在真正的深海里，

（我不愿称它为我们最末的一次航海，

而是向那最美好、最真实、最成熟之境的出发和确实的进入；

走吧，离开坚实的陆地——永远不再回到这些岸边来了，

此刻我们的无限自由的冒险事业在永远向前，不要理睬所有那些已经试过的港口、海洋、锚链、密度和地心吸力，

我的幻象的快艇啊，永远朝前航行，永远！

致迟疑到最后的雨点

你们来自哪里，你们又为什么来呢？

我们不知道来自哪里，（这是回答，）

我们只知道我们同其他东西一起漂泊到这里，

我们迟疑着跟随在后面——可是终于漂到这里来了，

来扮演一阵过山雨的收尾的点滴。

再见了，我的梦幻

再见了，我的梦幻——（我有句话要表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此刻还不完全是时候——任何人的最好的语言或发是在它的适当场合到来时说的——至于它的涵义，

我要保留我的，直到最后。

向前，同样向前，

你们这快乐的一对啊！

向前，同样向前，你们这快乐的一对啊！

我们的生命和咏叹，包括诞生、青年和中年的岁月，

像火焰的斑斓的舌头那样摇曳不定，不可分离地纠缠着合而为一——与一切相连，

我的独特的灵魂——目标，确认，失败，欢乐——也不仅仅是独特的灵魂，

我歌唱我的国家的紧要时期，（美国的，大概还有人在的）——伟大的考验，伟大的胜利，

作为对于过去所有东方世界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群众的一个奇怪的解释，

在这里，这里，历经漫游、迷失、教训、战争、挫折——在这里，西方有了一个凯旋的声音——为一切作证的声音，

一声喜悦的雷鸣般的呐喊——至少这一次是一支极其自豪而满足的歌曲；

我歌唱它的主体，那平凡的大众（最好的与最坏的一样）——而此刻我为老年歌唱，

（我的诗歌首先是为午前的生活，为漫长的夏季和秋季而写的，

我同样向雪白的须发转移，并同样适应因冬天而冷静的脉息；）

就像在这些没有方向的吟哦中，我和我的歌唱怀着信念和爱，

漂向别的作品，向那些未知的歌和境地，

向前，向前，你们这快乐的一对啊！照样继续向前去！

写在我七十一岁的扉页上

跨越了六十岁又十年的时光，
连并他们全部的机遇，变迁，损失和悲戚，
我父母的离去，我生活中的变故，我许多揪心的感情，
六三年和六四年的故事，
如同一个羸弱残废的士兵，在一次炎热疲惫的长途行军之
后，或者幸运地闯过一场战役，
今天的薄墓时蹒跚着，以高昂的声调答应连队的点名，
“有，”
还要报告，还要四处上对长官行礼。

幻 像

一片朦胧的雾霭在半部书页四周游移；
(有时让灵魂觉得如此奇异而明晰，
以为所有这些坚实的东西原来不过是幻像、概念、虚幻之物
而已。)

致苍白的花园

不知为何我不能让它走，尽管那是送葬的，
还让它停留在后面，在铁钉上悬挂，
红的，蓝的，黄的，全已发白，如今白的也变得灰糊糊了，
一朵凋零了的玫瑰，多年前为你摆的，亲爱的挚友；
但是我并没忘记你。那么，你枯萎了吗？
香味散尽了？颜色、生机都已死去？
没有，只要记忆在微妙中起作用，往事就不会褪色；
因为就在昨夜我醒来时，在那个鬼怪的圈子里看见了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那微笑，眼神，面貌，还如往常那样镇定、安静而友爱；
所以让那个花圈暂时还挂在我能看到的地方吧，
它在我眼里尚没有死，甚至是鲜活的。

终结了的一天

欣慰的神智清爽和满足的欢愉，
浮喧、争攘和纷纷逐竞都已成为过去；

如今是胜利！涅槃！庆祝！

年老的船和狡诈的死亡之船
从东方和西方跨越地平线边缘，
两艘强大而野蛮的帆船偷袭了我们；
而我们将及时在海洋上竞技——还要拼一场战斗！要从容应
战，不可游移！

（我们斗争的欢乐和大胆的行动要坚持到底！）

用她今天的全部力量装备那只年老的船吧！
把中桅帆、上桅帆和最上桅的帆一齐升起，
对所有挑战和侮辱予以有力的回击——添加一些旗帜和飘扬的三角旗，
当我们驶向空阔——向最深最自由的海域驶去。

写给迫近的一年

难道我不能给你一个可当锐器的言辞——一些简短而凶狠的信息？

（我真的打完并且结束了那场战斗吗？）难道连子弹也没有留下吗，

来对你所有的矫揉造作、支支吾吾、蔑视和种种的愚昧？
或者对付我自己——在你身上的、我这反叛的自己？

吞下去，咽下去吧，自负的咽喉！——虽然这会噎住你；
你那胡须茂盛的喉头和昂得高高的前额伸向贫民窟，
低下你的头颅去接受人们的救济。

莎士比亚——培根的暗号

我完全相信——后来更加，远不止此了，
在他们遗留的每一首歌中——在珍贵的每一扉页里或本文
中，
(不同的——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某个未被疑及的作
者，)
在每个生物、山岳、林木和星辰中——在每一诞生和生命
中，
作为各自的一部分——从各自发展而来的——藏匿在外表后
面的底蕴，
有一个神秘的暗语坐在里面等待良久。

从今往后许久许久

历经一个长久的历程，成百上千年的否定，
那些累积，被引起的爱和快乐，连同思索，
希冀、意愿、向往、沉思、胜利、无数的读者，
加上封套，包围，遮盖——经历无数时光，不断地包上外
壳，
那时这些歌才可能被人享受。
棒极了，巴黎展示会！
法兰西，我们给你的展示会加上，在你的围帷拢上之前，
连同其余所有可视的具体的寺院、高塔、商品、机器和矿
砂，
加上我们出自千万颗颤动的心的微妙而坚实的情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这些孙子们和重孙子们依然记得你的祖先，)

从组织起来的五十个民族和未来繁星般的民族，今天飞越大洋献给你的，

美国的欢呼，爱，纪念和祝愿。

插入的响声

[1888年8月，菲利浦·谢利丹将军葬于华盛顿大教堂，葬礼采用罗马大教堂仪式的典礼和音乐，极为壮观隆重。]

伴随着葬礼的圣歌，

伴随着风琴和肃穆的仪式，布道和屈身的牧师，

我听见一种局外的插进来的响声，我无比清晰的听见，一种从窗外沿着侧廊涌面扑来，

仓促会战的匆乱和刺耳的喧嚣声——一种引起密切关注的恐怖的战斗；

侦察员闻声而来——将军跨上马背，副官们跟随左右——新的口令传召了——迅速发布迅即执行的命令；

步枪噼啪作响——大炮声声吼叫——人们从帐篷中冲出；

骑兵铿锵有力的动作——队列整装待发——细长的喇叭吹响了；

马蹄声——以及马鞍、武器和装备，都渐渐地消退。

傍晚的风

哎，你又在呢喃什么，无迹可求地，

在这个躁热的傍晚时分进入我的窗户和门扉，

你啊，沐浴着，掺和着一切，清凉而又新鲜，轻轻地把我激发；

激发着年迈、孤独、病残、羸弱和在虚汗中削瘦下去的我；

你，依偎着，坚定而温柔地拥抱着，作为此谈话、书本和艺术更好的伴侣，

（大自然啊，各种自然力啊！你有诉诸我心灵的特别的声音——这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中呼吸的你那朴厚的滋味是如此甜蜜——你在我脸庞和手上抚弄的十指是那般温柔，

你给我的肉体的精神带来魔幻般奇怪的信息，

（距离被抵制了——神秘的药物把我浑身渗透，）

我感受到天空和寥寞的草原——我感受到浩荡的北方湖泊，

我感觉到大海和森林——不知为什么我还感觉到在太空急速游泳的地球；

你是由那样亲爱而如今不再现的嘴唇吹来的——也许是从无穷无尽的贮藏处由上帝吹送来的，

（因为你是使我感觉得到的一切之中最崇高和神圣的东西，）

请允许我在这里这个时候对我说出那尚未说出和不能说的话吧，

你不是宇宙的具体蒸馏物吗？不是自然法则的、全部天文学的最后提炼吗？

难道你没有灵魂？难道我不能认识你，鉴定你？

古老的咏唱

有一首古代的歌，吟咏着，即将结束，

我曾经翘着凝望着你，万物之母，

寻思着适合于你的主题，

你说，请为我领受那些很久之前的民谣吧，

并在你离走之前为我列出每位古代诗人的名字。

（在许多无法清算的债务中，

或许对古代诗歌的欠款是我们新世界的最主要的一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此之前好久好久，作为你美国的前奏，
那些古老的咏唱，埃及祭司的、还有埃塞俄比亚的，
印度的史诗，希腊的、中国的、波斯的，
所有圣典和先哲，以及拿撒勒人的深奥的牧歌，
《伊利亚特》，《奥德赛》，《埃涅伊德》的情节、活动和漫游，
赫西奥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默林、亚瑟，
《熙德之歌》，在隆西斯瓦勒的罗兰，《尼勃龙根之歌》，
行吟诗人、民谣歌手、游吟诗人、歌唱诗人、吟唱者，
乔叟，但丁，成群的歌鸟，
《边境民谣》往昔的民谣、封建故事、小品、戏剧，
莎士比亚、席勒、司各特、丁尼生，
好像一些庞大的、神奇而荒诞的梦中精灵，
成群的阴影聚集在四周，
以他们那强横的目光凝望着你，
现在以你那低垂的头颈，以恭敬的手势和言语，向上登攀，
你啊！稍停一会，俯视着你们，与他们的音乐混合在一起，
万分喜悦，接受着一切，惊人地适应于他们，
你走了进去，在你人口的门廊里。

致圣诞贺词

(1889年~1990年自一个北方星群寄给一个南方星群。)

欢迎啊，巴西兄弟——你那广袤无垠的疆域也作好准备；
一只诚挚的手——一个从北方传来的微笑——一声温暖的即
时恭贺！

(让未来去照顾它自己吧，在它发觉困难和阻碍的地方，
至于我们的，我们有的是现今的阵痛，民主的目的、信念和
信可；)

今天将我们伸出的臂膀和转向你的关注寄托在你身上——把
我们希冀的目光寄托予你，
你很好地学会一个国家在天空灿烂的光辉，
(比十字架、比皇冠都更加晶莹，)
其顶点将是至高无上的人类。

冬日的声音

也有冬日的声音，
阳光普照群山——许多从远方传来的曲调，
从愉快的铁道列车传来的——从附近的田野、谷仓、住宅传
来的，
那窃窃私语的风——甚至沉默不语的庄稼，采摘的苹果，打
下的谷物，
儿童和妇女的声调——许多个农夫和连枷的有节奏的应和，
当中夹杂着一位老人喋喋不休的絮叨，别以为我们已经疲惫
不堪了，
就凭这雪白的头发，我们还继续轻快地唱着！

一首薄暮的歌

夕阳西下时我独自久坐在摇曳的栎木火焰之旁，
若思冥想许久之前的战争情景——关于无数被掩埋了而默
无声息的士兵，
关于那些像空气和海水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杳无反应的空白
姓名，
那战争结束后短暂的终止，那些阴沉的掩埋队，以及深深的
壕沟，
沟中塞满了收集好的来自全美国南北东西各个地方的死者的
尸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来自林木繁茂的缅因、新英格兰的农场、肥沃的宾夕法尼亚、伊利洛伊、俄亥俄，

来自广阔无垠的西部、弗吉尼亚、南部、卡罗来纳、得克萨斯，

（哪怕在无声摇曳的火焰下我这房里的阴影和忽明忽暗中，我也再一次看见那些鱼贯前行的健壮的士兵显现了——我听见军队有节奏的迈步前进；）

你们千百万未写的姓名啊，——你们全体，整个战争留下的阴暗遗产，

给你们一首专门的诗——那个长期疏忽了的职责的一次闪现——你们那神秘的、奇怪的收集在这里的名单，

所有的名字都由我自黑暗和死亡的灰烬中呼唤回来，

从今以后得深深地弥留在我的心灵记录里，直到未来许多年，

你们那些无人知晓的姓氏，整个神秘的名册，没有南北之分，

都涂满爱的香膏，永远封存在这首黄昏的曲调里面。

当那完全成熟了的诗人到来时

当那完全成熟了的诗人到来的时候，

兴奋的天籁万物（圆圆的、冷淡的地球，连并它的白日黑夜的全部景致）高声说话了，它说，他是我的；

然而，自负，妒忌而不妥协的灵魂也大声说，不，他只属于我一个人；

一于是那完全成熟了的诗人站在它们两个中间，拉着每一个的手；

而且今天以至永远都如此屹立着，作为一个结合者、团结者，将它们紧紧地拉着，

在使得他们两个和解之前，他永远也不会放开手，
要全心全意地、愉悦地将它们掺合。

奥西纳

〔我在纽约市鲁格林几近长大成人的时候（1838年当中），遇到了一位从卡洛来纳州墨尔将里要塞归来的美国海军陆点队士兵，并与他进行了几次长久的攀谈——了解到奥西纳之死。后者是那时佛罗里达之战中一个年青勇猛的森密诺尔人头目——他被交给了我们的军队，囚禁在墨尔特里要塞，后来因“过度忧伤”而死。他十分讨厌自己的囚禁生活——尽管大夫和军官尽可能地照顾和宽容了他，于是便出现了下面的结局。〕

当死神降临的时候，
他慢慢地从地铺上把身子支起，
穿上他的衬衣和军服，戴上护膝，将皮带系在腰里，
要来朱砂（手里拿着镜子望着里面的自己，）
涂红他的半边脸庞和头颈，手腕和手背，
将那把割头皮带用的匕首小心地插在皮带内——然而躺下，
休息了片刻，
又支起身来，斜倚着，面带微笑，默默地向所有的人一一伸
手告别，
然后无力地仆倒（紧握着他那战斧的柄把，）
而他的目光紧紧注视着妻子和小女儿，直至最后一息。
（这首短诗是为了纪念他的英名和去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自死神的声音

(1889年5月31日宾夕法尼亚州的翰斯敦
洪河泛滥成灾。)

一个来自死神的声音，庄严而诡异，以它那全部的气势和威力，

一次突然的无法描绘的打击——城镇淹没了——人们成千地死去，

那些自诩繁华的工程、住宅、工厂、大街、铁桥、商品，
被冲得七零八落——可是有秩序的生活还在继续前进，

(这中间，在奔窜和混乱中，在荒凉的废墟里，
一个受难的孕妇被挽救——一个婴儿已安全地诞生！)

尽管我未经宣布而来，在恐怖和剧痛中，
在倾泻的洪水和火焰以及自然外力的彻底摧毁中来临，

(这个声音如此严肃而陌生，)

我也是神的一位大臣。

是的，死神，我们对你低下头，把眼睛遮上，
我们悼念那些老人，那些过早被你夺走的青年人，

那些英俊的、强壮的、善良的、能干的，

那些家破人亡的，妻离子散的家庭，那些在锻铁厂为洪水所
吞没的锻工，

那些陷溺在茫茫洪水和泥泞中死去的人，

那些成千地被收集到坟堆中和已不能找回的成千的尸身。

然后，在埋葬和悼念了死者之后，

(对那些找到了或没有找到的一样忠诚，都不忘记，既承担
过去，也在此引起新的默想，)

一天——一小时，或稍纵即逝的片刻，——

沉默地、顺从地、谦卑地，美国自己低下了头。

战争、死亡，像这样的洪水，美国啊，
请深深地纳入你骄傲而强盛的心里。
甚至在我这样咏唱时，瞧！从死亡中，从淤泥浊水中，
正在迅速开放的花果，帮助，友爱，同情，
从西方和东方，从南方、北方和海外，
人类正以它激奋的心和双手驰来进行道义的救援，
与此同时还从内部引起一番深思和教训。
你永远奔突的地球啊！穿过空间和大气！
你，包围着我们的水域！
你，贯穿于我们整个的生活与死亡中的，行动或睡眠中的！
在渗透于它们全体的无形的法则，
并在所有之中的，所有之上的，遍及一切而又在一切之下，
连续不断的！

你啊！生机充沛的、普遍的、无敌的、不眠的镇静的巨大势力，

人类好像掌握在宽大的手中，如一个短命的玩具，
忘记了你，那会多么的不吉利啊！

我也不记得了，

(主在这些进步、政治、文化、财富、发明和微小潜力的内部，)

承认你那沉默而一直在行使的权力，你的自然力带来的痛苦，

我们游泳于其中，身临其中，每个人都被承着在漂浮。

作为波斯人的最后一课

作为他的主要的最后一课，那白髯飘飘的苏非，
在早晨户外的清新空气中，
在一个繁盛的波斯玫瑰园和斜坡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一株古老的枝椏四张的栗子树下，
对他的年轻教士和学生们进行宣传 and 讲授。

“最后，我的孩子们，总结每句话，以及其余的每个部分，
阿拉是一切，一切，一切——普遍存在于所有生命和物体之中，

也许相隔了无数无数的层次——可是阿拉，阿拉，阿拉仍在那里，岿然不动。

那走失者漂泊得遥远吗？那理由隐藏得十分玄妙吗？

你要在整个世界不安的海底测量深度吗？

你想明白那种不满，那每个生命的有力督促和劝诱？

那从未静止过——从未彻底消逝过的某种东西？每一粒种子的看不见的需求？

“那是每个原子中的核心冲动，

（往往是无意识的，往往邪恶而堕落，）

要返回到它的神圣的起源和出处，不管距离长短，
这在主体和客体上都同样潜藏着，毫无例外。”

歌唱平凡的事物我歌唱平凡的事物；

健康多么廉价！高尚多么便宜！

禁欲，不撒谎，不贪吃、好色；

我赞美自由，容忍，和户外的空气，

（请从这里吸取最主要的教训——不要单从书本——不要只从学校里，）

平凡的白昼和黑夜——平凡的大地和海洋，

你的农场——你的工作，职业，生意，

底下那民主的智哲，好象一切事物的坚实地基。

“ 圣洁完整的圆形目录 ”

〔星期日——今天午前上教堂。一位大学教授，牧师××博

士为我们作了一次很好的讲道，我从中记住了上面那几个字；可是牧师在他的“圆形目录”中从文字到精神中只包含了美的尤物，而完全忽视了我下面所列举的这些：)

那残忍和阴暗的，那垂死的和害病的，
那无数（二十分之十九）卑贱而邪恶，粗俗而卑劣的东西，
（那些疯狂的人，囚犯，那些极其讨厌的恶臭的东西，）毒液
和污秽，蛇蝎、贪婪的鲨鱼、骗子、浪荡者；

（那些卑劣可恶者在这大地的圆形设计中占居什么地位呢？）
蛛螭，在污泥浊水中爬行的东西，毒药，
寸草不生的地方，坏蛋，渣滓和邪恶的胡说。
海市蜃楼比你所想象的还有更多、更奇妙的经历和情景；
无数次重复，最多的是刚刚日沉或即将日沉的时候，
有时在春天，更多的是仲夏，完全晴朗的天气，看得一清二
楚，

或远或近的野营，城里拥挤的大街和商店的门面，
（无论如何解释—无论是否相信—那是真实的，完完全全，
我这老伴也同样能告诉你—我们当年常常谈起，）
人和风景，动物，树林，色彩和线条，相当清晰农场和家里
门前的庭院，两旁种着黄杨的林荫道，角落里的丁香，
教堂里的婚礼，感恩节的会餐，外出多年归来的游子，
阴郁的葬殡行列，母亲和姑娘臂戴黑纱，
法庭上的审判，坐在受审席上的被告，陪审团和法官，
竞争者，会战，人群，桥梁，码头，
不时吾现的满含抑郁或喜悦的脸，
（这时我就能认出他们来，如果我再看见的话，）
我看就在天边靠右的高地，
或者明显是在山顶的左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草叶集》之主旨

不是因为排除或约束，亦或从多得可怕的群体中挑拣邪恶，
(甚至加以暴露，)

但是要增加、熔合，让它完善，发展—并且歌颂那些不朽的
美好之物。

这首歌是傲慢的，包括它的文辞和眼界，

为了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广大范围，

进化—累积—成长与代代嬗替。

从成熟的青年期开始，坚定不移地寻求，

漫游着，注视着，戏弄着所有——战争，和平，白天黑夜都
吸收，

从来乃至一个小时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宏图，

此刻在贫病衰老之中我才来把它结束。

我咏叹生命，但我更注意死亡，

今天阴郁的死神跟踪着我的步履和我这坐着的形骸，并且已
经许多年了一—

有时还贴近我，仿佛我们在对视着。

那些尚未表达的

谁敢如此说呢？

有了多少套诗篇、小说、戏剧，

骄矜的艾奥尼亚的，印度的一荷马，莎士比亚—千秋万代脚
踪层迭的道路、领域，

那些闪烁着的一簇簇和一条条银河的繁星—大自然收获的豆
类所有怀旧的思绪、英雄、战争、爱情、崇拜，

所有时代的那些落到了它们最深处的测锤，

所有人类的生命、噪音、愿望、头脑—一切经验的表述；

有了无数长长短短的诗歌、一切文采和一切民族的珠玑之

后，

依旧有些东西还没有在诗歌或书本中表达出来——有些东西还在短缺，

（谁又知晓呢？在那些最好的却尚未表达、还欠缺着的东西。）

那看得见的是绚丽的

那看得见的，那光，对我来说是
绚丽多彩的一天空和星辰是绚丽的，
地球是绚丽的，永恒的时间和空间是绚丽的，
它们的法则也是绚丽的，这样丰富，
那么令人困惑，那么进化不已；
然而我们的看不见的灵魂更绚丽得多，
它隐含着、赋予着所有的一切，
点亮了光线、天空和星星，钻探地球，在大海中航行，
（所有那些又算得了什么呢，真的，如果没有你不可见的灵魂？如果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
我的灵魂啊！你比它们更发达，更宏伟，
更令人迷惑不解，
更为多种多样——更加绵绵不绝。

致看不见的蓓蕾

看不见的蓓蕾，无穷尽的，掩蔽得很好的，
在冰雪底层，在黑暗之中，在每一平方或立方英寸里面，
幼芽状的，精妙的，装饰着柔弱的花边，极其微小，尚未诞生，
如子宫里的胎婴，潜伏着，包封着，很严实，正在静静睡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们成十亿地，成千兆地，正在等待，
(在地球上，在海洋里，在宇宙中，在诸天的星星间，)
缓缓地推向前方，可靠地向前，永恒在形成，
而且有多在在后面等待，愈来愈多，永远永远。

再见了，我的梦幻！

再见了，我的梦幻！

再见了，亲爱的伴侣，我的情人！

我就要远离，却不知走向何方，
或者会遭遇什么命运，亦或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你，
所以别了，我的梦幻。

让我回头看一会吧，—这是我最后的一次；

我心中那时钟的滴答声愈缓慢、愈微弱了退场，天黑，心跳也即将停止。

我们在一起厮守，享乐和互相爱抚，已好久好久；

多惬意呀！—可现在要分离—再见了，我的梦幻。

不过，别让我过于匆忙吧，

我们的确长期在一起居住，睡觉，彼此交融，的确混为一体了；

那么，我们要死就一起死（是的，我们会保持一体，）

如果我们去哪儿，我们将一起走，去迎接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

或许我们的境况会好一些，快活一些，并且学到点东西，

或许是你自己在将我引向真实的歌唱，（谁又知晓呢？）

或许是你真正将那死神之门拧开，转过身来—所以最后说一声，别了—你好！我的梦幻。

暮年的回音

畅 游

我没有怎么努力去学鸟儿婉转歌唱，
我倒沉迷于高飞，在寥阔的长空盘旋，往回，
那鹰隼，那海鸥，远比金丝雀或模仿鸟更使我着迷，
我从未感到要悦耳地鸣啭，不管那多么悠扬，
我只期盼自由地翱翔，飞得愉快、轻松，而又豪放。

然后一定会悟解

在温柔中，在困乏中，在开花期，在成长期，
你的眼眸、耳朵，你所有的感官——你那最高级的属性——那长
于审美的全部，
一定会醒来，充实——然后一定会恍然大悟！

那为数不多的已知的点滴

有关英雄，历史，重大的事件，建筑，神话，史诗，
那少有的已知的点滴必定代表未知的海洋，
在这美丽的人烟稠密的地球上，这里那里有个小小的标本被
记录了，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一点点，少数希伯来人的歌曲，少量的像
从坟墓、从埃及发掘出来的满脸死亡——比起悠远富庶的对于古
代的回顾，它们又有什么了不起？

一个永远超前的思想

一个永远超前的思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想着在世界这艘神圣的船中，坦然面对时空，
地球上一切的人民在一起航行，沿着固定的航线，驶向同一
一个终点。

在万物的背后

在万物的背后，始终坚定而笔直地，
勇往直前地，在湍流中—在不可抗拒的誓死挺进中，
耸立着一位舵手—他意气风发，神采飞扬。

给新娘的一个吻

(1874年5月21日，勒丽·格兰特的婚
礼。)

神圣的，愉悦的，无可否认地，
以及来自西部和东部的祝福，
以及北方和南方的贺礼，
今日的确有无数颗心和无数只手，
将无限的爱和千万声衷心的祝福通过我传递；
—那条庇护你的臂膀还是那么温柔而忠实！
美好的风永远吹送着那载你航行的船只！
白天阳光和煦，夜晚星月交辉，把你笼罩！
亲爱的姑娘啊—通过我的还有老式的特殊庆典，
通过我，致以对于世界说来是古老又古老的婚礼祝词：
青春与健康啊！美妙的密苏里玫瑰啊！漂亮的新娘啊！
今天请以你那红润的双颊，你那娇滴的嘴唇，
来接受这民族的钟爱的一吻。

不，不要把今天公布的耻辱告诉我

（1873年冬，国会开会时）

请你不要把今天公之于众的耻辱，告诉我，
不，不要把今天公布的耻辱告诉我那些无情的报道还在烙印
着一个又一个的前额，
一桩又一桩犯罪的新闻全都问世。
今天不要给我讲那个故事，
任它去吧——不要理睬那白色的国会大厦，
远离这些鼓得圆圆的、装饰着雕像的屋顶，远远地，
更多无穷的、欢快的、生机盎然的幻象在升起，
没有发表，也没有传送。
凭你们所有悄悄的方式，不分南北，你们平等的各州，你们
诚实的农场，
你们的上百万东部或西部、城市或乡村的难以计数的魁伟健
康的生命，
你们的沉默寡言、尚未意识到自身美德的母亲，
姐妹，妻子，
你们许许多多不贫也不富的家庭，升起于梦幻中——（甚至
你们的出色的贫穷，）
你们那自我修养的永无止境的品性、自我克制的美德，
你们那懦弱而坚定的、内在的、深厚无底的根抵，
你们那受赐于天的如光明一样朴实而又平静的恩泽，
（投身于这一切之中，像一个果敢的潜泳者沉落到深幽的海
底，）
这些，这些我今天沉思默想——我舍弃身旁的一切，只默记这
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今天要让公众注意这些。

写在补充的时刻

清醒的、随意的、不经心的时刻，
清醒的、舒逸的、临别的时刻，
历经我生命中如印度仲夏般茂盛的时期之后，脱离了书本——离开了艺术——功课已学完，不再理会了，
抚慰着、沐浴着、融汇着一切——那清朗而具有魅力的一切，
有时是整个的白天黑夜——在户外，
有时是田原、季节、昆虫、树木——雨水和冰雪，那儿野蜂嗡嗡地飞掠着，
或者八月的毛蕊花在吐蕾，或冬天的雪片纷飞，
或者星辰在天空旋转——
那静静的太阳和星座。
使人想起许多的秽行我满身是邪恶——使人想起许多的秽行——还能做出比这更坏的事情，
可是我安然地面对天籁万物，日夜沉醉祝贺生命的欢愉，并且心安理得地等待死亡降临，
因为我对他怀着无限的温柔的爱，因为他也无限地爱着我。

只要存在着就是最好

（参阅《自己之歌》第 27 节）

只要存在着——还有什么能胜过这些呢？

我想，假若世上没有什么更先进的东西，沙洲上，那藏在自己硬壳中的蛤蜊就够洒脱的了。

我不是在什么硬壳中藏身；

我被柔软的导体包困着，包住了躯体，
它们牵着每个物体的手，将它引入我的体内；
它们成千上万，每个都有通向自己的入口；
它们通常以自己眯缝的眼睛守望着，在我身上，由头至脚；
象这样微小也能给我的身体放进放出如此巨大的幸福，
以致我想我能将这房子的大柱掀倒，如果它阻碍我去满足自己的需要。

死神之谷

（受人委托，为配合乔治·因勒思所画的“死神的阴影之谷”而作。）

不，黑暗设计家，不要幻想
你已经绘画出或最好地把你表达的整个主题；

我，近来是这个黑暗山谷之畔，它的境界之旁的徘徊者，不时向它偷偷探视，

现在与你一起进入它的边境，要求也来制作一个象征，

因为我眼见过许多受伤士兵的死亡，
在历经了许多痛苦之后——我看见他们的生命微笑着走向死亡；

而且我守护过老人的临终时刻，目击过婴儿的天折；

那些富裕者，身边有他的全部护士和医生；

落到穷人头上，就剩下一片凄凉和穷困；
而我自己也很久了，死神啊，我一次又一次

次呼吸，

每次都在你身边，总是默默地念着你，
就凭这些，凭着你，
我制作一个场景，一支歌（不是因为恐惧

你，

也不是对那朦胧的或者暗淡、阴森的沟壑，——因为我并不怕你，

也不歌颂挣扎，或者曲扭，或这勒紧的结子），

一支属于广大神圣的光明和充足空气的歌，有草坪，有波涛汹涌的潮汐，有树木花草，

还有飒飒清风的声音——当中是上帝那美丽的、永恒的右手，

你，天庭最圣灵的总管——你是使节最终的向导，万物的领路人，

富丽，堂皇，那个名叫生命的构造之结的解放者，

美丽的，宁静的，受欢迎的死神。

在同一幅画上

（拟作《死神之谷》的
第一节）

哎，我深知走下那个溪谷是悲惨可怕的；
传教士们，音乐家们，诗人们，画家们，常常把它处理，
哲学家们加以拓垦——那疆场，海上的船，无数的床，
一切国家，

一切，过去的一切都进入了，包括我们所了解的古人类，叙利亚的，印度的，埃及的，希腊的，罗马的；直到现在，那同样的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底，冷酷的、现成的、同样的今天，作为你们的和我的人口，就在这里，在这里，描摹完毕。

哥伦布之思想

神秘中的神秘，原始蛮荒的、忙碌不止的火焰，自发的而又影响到它自己，

那水泡和那庞大的、滚圆的、凝固了的星球啊！

由于神的一口呼吸而展开的膨胀的宇宙啊！

那许许多多从它们先前的瞬息涌现出来的循环啊！

灵魂的耳朵在一小时之内接收着

也许是世界和人类的最广阔最悠远的进化。

离此好几千英里，在四个世纪以前，

一个莫大的冲动震颤着它的头脑，

无论有意无意，诞生再也不能推迟：

那时一个诡秘的幽灵突然地偷偷靠近，

尽管它只是一言不发的思想，却要推翻大过铜墙铁壁的东西，

（在黑夜的边沿一抖，仿佛古老时间和空间的秘密即将泄漏。）

一个思想呀，一个明确的思想形成了！

四百年滚滚向前。

迅猛的积云——贸易、航海、战争、和平、民主、滚滚向前；

时间的不停的大军和船队跟从着它们的领袖——各个时代的老式帐篷在更新更广的地区内出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关于人类生活和希冀的因纠缠不清而拖延很久的了的设想开始大胆地解放，

仿佛西方伊甸今天在这里如草般疯狂成长。

（给我的歌再加上一言吧，遥远的发现者，作为从来没有送回到大地之子身边的一言——如果你依旧在听，就请听着我，

当我正在为各个国家、民族和各种艺术向你呐喊，

跨越过背后的遥远路途送给你——南北东西一支宏伟的合奏，

灵魂的喝彩！欢呼！虔敬的回澜！

卜多样而巨大的，海洋与陆地的，

现代世界的给你和你的思想的纪念！）

未收集和未进入的诗歌

不为人知青年的抱负

有一天，一个不为人知青年，一个徬徨者，
他鲜为人知，一个人躺着在思索，
思考他未来的生活出路。

那个青年心中有炽热的抱负，
正在熊熊燃烧；他扪心自问，

“我将来是否会成为伟大的人？”

这时一个荒唐而神秘的回答仿佛立即从天空深处传来，
他所注视着的前方已在眼前

一个云一般的形象——它这样说：

“啊，许多个迫切而崇高的心

在那儿深深向往，

要从天国荣誉的爱抚下获得传遍世界的名望。

“有的会得偿此愿，

事业从此名扬四海，

而有的——远远是多数——只会消沉，

在湮没的潮流里淘汰。

“可是你，从想象的宝库中采集了灿烂的幻想，

以及那关于荣誉、爱情和权力的如此年青的美梦。

“你是否梦想要建立美名，

并且让世界各国都闻知，

你的脑子里装着哪样的智能，

它正在那前额的后院急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并且看到各阶层无数的人民将他们钦羡的目光盯在你身上——而且听到高声的赞美如雷霆一般朝你飞过去？”

“软弱而幼稚的灵魂啊！这正是骄傲为愚昧安置的调养所；真个是满脑子的虚荣思想充塞着你那起伏不平的胸窝！”

“晚上，观看那些严肃的星星吧，
那亘古以来永远不变的旋转的天体——连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虚名在它们面前也显得多么微小无比！”

“还要想想，一切没有贫富之分，
也不论智慧或痴顽，
在今后千秋万代的岁月里，
都得同样踏入没有尽头的长眠。

“所以，脆弱者啊，再不要抱怨了，尽管你一辈子卑微，
默默无闻，
尽管你死去后那无字的墓碑也可能没有人来寻问。”

当这些言语进入青年的耳朵，
他感觉心里很难受；接连数月他的空想仍在暗自劝慰自己，
以崇尚的憧憬和美妙的幻觉想象他将来的成就。到他的空中楼阁彻底坍塌时，他更是悲切无比。

这笔血腥钱

(“犯了杀害基督之罪”)

1

很久以前，当美丽的造物主耶稣正要完成他在人世间的工
作，

那时犹大出现了，出卖了这个神圣的青年，

用他的身体赚来了报酬。

这桩行径在罪孽之手汗渍未干时就遭到了诅咒；

黑暗把这个出卖上帝同类的家伙笼罩，

大地仿佛在挺起胸脯要将他摔碎，天堂也对他拒不接受，

他只好悬挂在空中，杀死了自己。

历史拖曳着长长的影子无语前行。

从那些古老的岁月以来——有许多个钱包在不断收入如出卖
圣母玛丽亚之子所得的那种酬金。

有一个还在进行，还在如此说，

“你能给我多少，我愿意把这个人交付给你？”

于是他们订立契约，并立即付了钱币。

2

请看呀，救助者，

请看呀，死者的长子，

从天堂的树顶上飞越；

看你自己还继续拖戴着枷链，

疲惫而窘迫，你又戴上了人的面具，

你被辱骂，被鞭打，被投入监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被赶出了与旁人平等的光荣领域；
那些乐意归顺的奴仆挟着棍棒和刀剑聚集在那里，
他们怀着疯狂的仇恨再一次包围了你，
无数的手伸向你，如同几鹰的爪子，
连最低微的人也向你啐唾沫，用手掌劈打你；
你遍体伤痕血迹，被捆缚了手脚，
你的灵魂比死亡还要悲伤。

痛苦的见证者，奴隶们的兄弟，
你的相似者的牺牲并没有因你本人的牺牲而有所停止：
犹太还在经营他的生意。

再 生

突然，从陈腐、混沌的空气中，奴役的空气中，
欧洛巴跳跃起来如同一道闪电，
清醒、绚丽、可畏，
像阿黑墨斯，死神的兄弟。

上帝啊，这多美妙！
那干脆的、紧紧的、完美的一扼，
招住了国王们的咽喉，
招住了那些被雇来糟踏人民的谎言者。

现在请留心：

并未因无数的惨痛，屠杀，贪婪，
因为以种种卑鄙的偷窃手段诈取贫困而朴实的百姓收入的宫廷；

因为出自王室口中的许多立了誓的后来却又被嘲笑着毁弃了的诺言；

那时在他们掌权之下，并没有为了所有这些而进行一次作为人身攻击的报复，

也可以把一茎头发染上血污：

人民对国王们的凶残只有鄙弃。

然而甜蜜的仁慈地酿出了毁灭的苦果，

那些吓跑的统治者又返了回来：

每个人都威风凛凛，随带着他的仆从，

包括刽子手，牧师，税吏，

士兵，法官，以及告密者；

像一大群恶狠狠的蝗虫，

而国王又趾高气扬地行走过来。

不过在所有的背后，瞧，有个幽灵，

如黑夜一般模糊，拖曳着冗长的披饰，

头部、正面和体态都笼罩在猩红的皱褶里，

谁也无法看到它的相貌和眼睛，

露出它的长袍的只有这件东西——那红色的长袍，由一只胳膊抬起，

一个手指高举出顶端，

好似一个蛇头般探露、偷偷窥看。

同时，尸骸躺进了新的坟坑，

那些年青人的血肉模糊的躯体；

绞架的绳索沉重地垂着，

暴君的子弹到处飞驰，

那些当权的畜生在放声大笑，

而所有这都要结出丰硕完美的果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些年青人的尸首，
那些吊在绞架上的烈士，
那些被灰色的子弹穿透了的心房，
看来似乎已冷寂僵硬了，
却又在别处焕发着勃勃生机；
它们在别的青年人身上活着啊，国王们，
它们再生在弟兄们身上，准备再次起来反抗你；
它们因死而得到了净化，
它们汲取了教训，受到了鼓励，
所有这些被屠杀者的坟墓全都在孕育自由的种子，
而种子到时候又要结实，
和风吹远，在遥远的地方播种，
由春雨滋润，繁殖。
不管哪一个脱离肉体的灵魂，
都不会为暴君的武器所驱使，
它将不留踪影地逡巡于大地上，
在那里呢喃、商量、警惕。

自由啊，让别人去为你失望吧，
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对你丧失信心：
住宅关闭了吗？主人离开了吗？
然而，要随时准备好，别疏于看守，
他定会回来；他的信使已悄悄到来。

那些神话是多么伟大

那些神话是多么伟大——我对它们喜爱至极；

亚当和夏娃是多么伟大——我也怀念并承认他们；
所有兴起和衰亡了的国家，以及它们的诗人、妇女、圣贤、
发明家、统治者、战士和牧师，都是多么伟大！

自由是多么伟大的呀！平等是多么伟大呀！我是它们的追随者；

国家的舵手们，挑选你们的船只吧！你们驶向哪里，
我也驶向哪里，
我同你们一起乘风破浪，或者一起下沉。

青年是多么伟大——老年也同样多么伟大——白天和黑夜都是多么伟大；

财富是多么伟大——贫穷是多么伟大——表现是多么伟大——沉默也是多么伟大。

青年，魁梧、壮健，富于爱情——青年，洋溢着优美、力量和幻想！

你可知晓老年也会跟随你来，有着同样的优美、力量和梦想？

白天，生气蓬勃而壮观——白昼属于无比辉煌的太阳、行动、笑声和宏愿，
而黑夜紧跟着，以及千万个太阳，以及睡眠，以及复辟的黑暗。

财富，有细腻的手，美丽的服饰，殷勤的款待；
但接着是灵魂的财富，那是正直、知识、自尊和无私的爱；
(谁代表那些说明贫困比财富更优裕的男人女人呢？)

言语的表达啊！在书面和口头的东西中，别忘了沉默也是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震撼力的，

别忘了，灼烈的痛苦，冷酷的轻蔑，都可以是不言不语的。

2

地球是多么伟大，它变成今天这模样的方式同样也是多么伟大；

你以为它会停滞不前，放弃发展了？

要懂得它会继续从此前进，正如今天是从它曾是泛滥的洪水和弥漫的气体而人类尚未出现的时代过来的。

人类自身真理的性质是多么伟大；

人类自身真理的性质支持它自己历经了一切变异，

它在人自身上是不可缺少的——他同它在恋爱，永远形影不离。

人类自身的真理不是格言。它同视觉一样极为重要；

只要有灵魂，就有真理——只要有男人或女人，

就有真理——只要有物质或精神的东西，就有真理。

世间的真理啊！我决心要面向你奋勇前进；

喊出你声音吧！我宁可视死如归。

3

语言是多么伟大——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门学科，

它是世界、男女以及所有性质和功能的丰盈、色泽、形态和变化；

它比财富更伟大——它比建筑、船舶、宗教、绘画、音乐更伟大。

英语是伟大的——还有什么语言可以如英语这样伟大呢？

英格兰这种族是多么伟大——还有什么种族像英国人有个如此永恒的命运呢？

这种族之母必须以新的统治来左右世界；

新的统治必须像灵魂那样，像灵魂中的爱、正义、平等那样来支配。

法律是多么伟大——法律的极少几个老的里程碑是多么伟大，

它们在每一个时代都一样，而且永远没有什么可以干涉。

4

正义是多么伟大的呀！

正义不由立法者和法律来确定——它是灵魂的东西；

它不能被条例更易，正如爱、自尊和地心引力不能改变；

它是永恒不变的——它不被多数人决定——而多数或别的什么，最终会来到那同一个无情而严正的法庭面前。

庄严的自然法学家，以及最好的法官，才能维护正义——正义扎根于他们灵魂的最底端；

它被仔细地分配——他们的研究没有白费——伟大之中包含着次要处，

他们立足于最高点进行管辖——他们监控着所有的时代，国家和政府。

最好的法官勇往直前——它能在上帝面前径直行走；

在最好的法官面前一切都得退后——生与死必须退后——天堂与地狱也得向后退却。

生命是多么伟大，现实而又神秘，不管在何处，无论是谁；
死亡是多么伟大——如生命般确实将所有的部分抱在一起，
死亡也把所有的部分都紧抱怀中。

生命很有意义吗？——哎，死亡有最大的意义。

写给这个合众国的一位姑娘或一个小伙子的诗

你日趋成熟的青年啊！你小伙子或姑娘啊！

记住这个合众国的组织契约，

记住老十三州之后对于人的权利、生活、自尊、平等的保障，

记住那篇被缔造者公布的、为合众国所批准、由委员们以白纸黑字签署的、经军队统帅华盛顿宣誓的雄文，

记住那些缔造者的宗旨——记住华盛顿；

记住从四面八方汇涌而入的丰富的人情；

记住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善良之意；（让那些不友善的国家、女人、男人见鬼去吧！）

记住，政府应当服务于个人，

所有人，包括总统，都不会比你或我多享有一星半点，

美国的任何一个居民都不能比你或多我少享有一分半分。

预先设想那三千万或五千万人何时会成为一亿或两亿人，

和睦地团结在一起的自由平等的男人女人们。

回想过去各个时代——一个时代只是一部分——

许多时代也只是一部分；

回想那些来自等级观念的愤怒、吵闹、欺诈、迷信，

回想那些沾满鲜血的罪行和暴戾。

预料那些最出色的妇女吧；

我说，一种无法计数的韧拔而个性鲜明的妇女将在这个合众

国普遍成长，

我说，一个适应美国的姑娘必定是自由的、才能卓越的、无所畏惧的，完全像小伙子一样。

预先想想你自己的生活——坚决更改，

一切都不回避——及时更正——你看见了那些过错、疾病、弱点、谎言和偷盗行为吗？

你看见那个沦丧了的性格吗？——你看见了衰颓、消耗、酗酒、浮肿、发烧、致命的癌症或炎症吗？

你看见了死亡以及死亡的逼近吗？

想想灵魂

想想灵魂；

我对你郑重宣誓，你的那个身体依然给了你的灵魂以条件，让它能生存于别的天体上，

我不知道是怎么给的，但我知道就是如此。

想想、爱别人和被爱这件事情；

我向你郑重宣誓，不论你是谁，你能给自己掺入某种东西，使得每个看见你的人都会投向你羡慕的目光。

想想过去；

我警告你，人们很快就会在你身上和你的时代中发现他们的往昔。

人类从未有过分散——男人女人都不容逃避；

所有的事情都是无法分开的——事物、精神、宇宙、国家，还有你——你是从祖先那里来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回想那些一直受欢迎的挑战者，（母亲们走在他们的前面；）
回想世界上的圣贤，诗人，救助者，发明家，制订法典者；
回想基督，受歧视者的兄弟——奴隶、重罪犯、白痴、疯子和病人的兄弟。

想想你不曾出世的时候；
想想你站在濒死者身旁的时刻；
想想你自己的身体就要面临死亡的时候。
想想精神成果，

就象地球游过天空那般确实，它的每一个物体也一定蜕变为精神成果，

想想男子成年期，你将成为一名真正男人的时候；

你把男子汉身份，以及男子汉的味道，果真看得不名一文吗？

想想女子成年期，你将成为一名真正女人的时候，
女人身份就在于创造；

难道我没有说过女人身份包囊所有事情吗？

难道我没有告诉你，宇宙间再没有比最好的女人身份更好的东西了？

让每一个人都来回答吧！

回答！回答！

（战争已告结束——代价已经付出——题目已经明确，
不可挽回；）

让每一个人都来回答吧！让那些熟睡者醒来吧！谁也不许逃避！

我们还得继续我们的嗜好和诡秘行径吗？

让我把这个结束吧——我公开赞成将任务重新分配；

让那些在前头的退到后面！让那些在后面的到前头去发言：

让那些杀人犯、顽固者、傻瓜、不正派的人提出新的建议！

让那些旧的提案耽搁下去！

让那些表象和实质从里到外层层抖露出来！

让动机与效果一样明明是犯罪！

让谁也不要由他人指明目的地！

（说吧！你是否知道你的目的地？）

让所有男女受骗于肉体，受骗于灵魂吧！

让那在他们身上等待的爱情继续等待吧！让它死亡，或者因流产而转移到另外的星球上去吧！

让人们心里的同情心永远等待下去吧！或者同样让它作为一个侏儒到别的星球上去生活吧！

让矛盾无处不在！让一个事物与另一事物相悖离，也让我的一行诗与另一行诗相互悖离！

让人民伸出饥渴而茫然失措的双手趴下吧！让他们的舌头砸摸吧！让他们的眼睛失望吧！让他们的的心灵体味不到任何新鲜的爱情滋味吧！

（时代啊！国家啊！在每一种公众和私人的腐败之中不能呼吸了！

在累积如山的盗窃、无能、无耻之中窒息而死；

青铜一般的厚脸皮，狡猾，如浪涛般从四周滚滚地扑向你们，我的时代，我的国家啊！

因为即便那些战争的暴雷，或者疾迅的闪电，也没有使环境净化；

——让美国仍然服膺于行政管理、等级制度和对比吧！

（说！你还有什么别的主张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让那些不相信出生与死亡的人继续领导旁人吧？(说！
他们为什么不该领导你呢？)

让人们去走近并踏上地狱的外壳吧！

让白昼比黑夜还要黑暗吧！让睡觉带给人们较醒着时更少的睡眠吧！

让那个原是为他或她而创造的世界永远不要在他们面前出现吧！

让青年人的心还是逃出老年人的心吧！

让老年人的心也从青年人的心中被放逐出去吧！

让太阳和月亮走吧！让舞台布景迎来观众的喝彩吧！让星星下面是一片空虚寂静吧！

让自由并不证实任何人的切身权利吧！无论哪一个人只要能够专制就让他去专制个痛快吧！

让不信教者受到惟一的鼓励吧！

让张目的卑贱、狡诈、疯刺、仇恨、贪婪、淫猥、无能和情欲被尊为高于万物吧！

让最坏的男人同最恶的女人去结婚生殖吧！

让牧师继续卖弄不朽吧！

让死亡履行职责吧！

除了教师、艺术家、伦理学家、法律家以及博学者和礼仪之人的骨灰之外，不留一物！

让那个在我的诗歌之外的人给暗杀掉吧！

让母牛、马、骆驼、家蜂——让泥鳅、龙虾、贻贝、鳗鱼、哼哼叫的猪鱼——让这些，连同它们的同类，都同男男女女平等就坐吧！

让教堂去接纳蛇蝎、毒虫以及那些死于最肮脏的疾病者的尸体吧！

让婚姻属于傻瓜吧！并且仅仅属于他们吧！

让我们全体，一个不漏地，冒着生命的危险每个月在大庭广众中赤裸一次吧！让我们的肉体凭所有人选去随意摆弄和细看吧！

让任何东西都只能以第二手的抄本在世界上存在吧！

让世界抛弃上帝，并从此永远与之告别吧！

让上帝去死吧！

让金钱、营业、进口、出口、风俗、权威、先例、苍白、消化不良、煤贫、愚昧、无信仰，都还存在吧！

让法官和罪犯易换位置！让狱卒给关进牢里！

让那些身陷囹圄的人掌管钥匙！（说吧！为什么他们不能也同样交换位置呢？）

让奴隶当主人吧！让主人做奴隶吧！

让那些改革家从他们正在指手画脚的地方滚开吧！让白痴或疯子去弥补所有的缺席吧！

让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美洲人以及澳洲人去武装反抗彼此的谋杀密计吧！让他们抱着武器睡觉！让谁也不要相信什么善意！

让不合时宜的聪敏睿智统统走开吧！对这样的东西加以蔑视和嘲弄，使之从世界上永远灭亡吧！

让天空的一片浮云——让海里的一个波涛——让一株正在成长的薄荷、菠菜、洋葱、西红柿——让这些作为展品展出并收取高价的入场券吧！

让这个国家所有的男人都让位给极少的抹黑者！

让另外的人在旁边发呆、痴笑、挨饿和听从奴役吧！

给影子安上生殖器吧！让实体的生殖器给阉割掉吧！

让富裕而壮观的城市保存吧——但是在它们那里仍然不要有一个诗人、救世者、谄世事的人和爱别人的人！

让这个国家的无信仰者把信仰者嘲笑掉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假若发现一个有信仰，就让其他人群起而攻之吧！
让他们恐吓信仰吧！让他们摧毁产生信仰的力量吧！
让那些男娼和女妓去小心翼翼吧！
让他们献媚去吧，当假象还在继续的时候！

(啊，假象！假象！假象！)

让那些布道者去背诵经典吧！让他们照样只讲授他们所接受他人讲授的东西吧！

让精神错乱继续看管神智清明吧！

让书本代替树木、动物、河流和云彩吧！

让那些任意涂抹成的英雄肖像取代英雄本人吧！

让男人的男人身份永远不要按它的本性行事吧！

让它去模仿太监、也去模仿那些痨病人和高雅的人吧！

让白人继续把黑人踩在脚底吧！（说！究竟是谁给踩在脚底下呢？）

让世间万物的映象在镜子中得以品摩吧！

让事物本身继续不被重视吧！

让一个男人只从别处而不从他自己身上去寻找乐趣吧！

(在你整个的一生中你有哪一个小时享受了真正的幸福呢？)

让短暂的生命不要为无穷的死后尽力吧！（那么你以为死亡又会如何呢？）

呼 唤

母亲啊！儿子啊！

大陆家族啊！

大草原的花朵啊！

无限的空间啊！巨大产品的嗡嗡声啊！

你们富庶的城市啊！多么不可战胜、骚乱和骄傲呀！

属于未来的一代啊！妇女们啊！

父亲们啊！你们这些激情如火的男人啊！

只要是本国的势力啊！美啊！

你自己啊！上帝啊！不平凡的普通人啊！

你们这些满脸胡子的粗人啊！诗人们啊！

所有睡梦中的人啊！

醒来吧！百灵鸟已在一婉转地啼唱啦！

你们没听见雄鸡啼叫吗？

啊！我在海滨散步时听到过预报风暴的伤痛的叫声——那潜水者、那长寿的潜鸟的低沉即重复的尖叫声；

啊！我听见怒吼的雷霆；你们这些水手啊！船只啊！赶快准备吧！

富有经验的雄鹰从巡弋中发出了警告的呼号呀！

（撤退吧，全部！毫无用处了！将你的掠夺物抛弃掉；）

讽刺啊！建议啊！（要是全世界都证明真的是一种虚伪，是一个骗局、那才好呢）

我相信只有美国和自由才是真实的呀！

除了民主，要坚决地否定一切呀！

皇帝啊！谁局限性对抗你和我呢？

要公布我们自己的东西呀！要为那些在为人类工作的人工作呀！

文化啊！北部啊！被墨西哥海吸干了的斜坡啊！

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分开——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呀！

啊，诅咒那想不惜一切手段分裂这个联邦的人吧！

气候与劳作啊！善与恶啊！死亡啊！

你坚如磐石的强者啊！个性啊！

拥有最伟大男人或女人的村子或地方啊！哪怕它只不过是少数衰败的棚屋也行；

那些有女人如同男人般在街头人流中走来走去的城市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由我采用的苍白而可怕的徽章啊！
正在升起的形象啊！未来许多个世纪的形象啊！
永远属于我的膂力与勇气啊！
永远为了我的男工与女工啊！
永远为了我的农夫与水手啊！马车夫啊！
我要造出新的诗歌似的职业与工具的目录来啊！
你们粗犷而任性的人啊！我爱你们！
南方啊！我亲爱的故乡啊！
怀念你温暖而明丽的天空啊！
沉思着呀！我一定要回到棕榈在生长、模仿鸟在歌唱的地方去，否则宁愿死掉呀！
平等啊！组织契约啊！我生来就是你的诗人啊！
混沌、争夺、喧嚣与回音啊！
我是你们的诗人，因为我属于你们；
逝去的日子啊！热心家们啊！先行者们啊！
为缔造我们祖国而做出的巨大准备啊！岁月啊！
如今在向未来千秋万代输送的所有啊！
宣传工具啊！为了教育！为了传达看不见的信念啊！
为了散播现实的东西呀！为了走遍整个美国啊！
创造啊！今天啊！法律啊！永恒的尊重啊！
要培养更强大的一代演讲家、艺术家和歌唱家呀！
要鼓励本国的歌曲！木匠的、船长的、庄稼汉的歌曲！
鞋匠的歌曲呀！
时间胜过一切无情的生长啊！放任自流而欣喜若狂的时刻啊！
我正这里准备歌唱的所有啊！
你驰骋的光线啊！世界的红日要上升，炫耀着到达它的顶峰啊！

——你也需要升起；
多么庄严，多么堂皇呀！在高处灿烂辉煌地照耀着，燃烧着；

预言家啊，因光芒四射，色彩缤纷而惊慌失措的幻象啊！
多么丰富！多么绝无仅有呀！
自由啊！多么坚固！多么坚不可摧的团结呀！
我的灵魂啊！震颤得已经没有力气的嘴唇啊！
还在前头的许许多多世纪啊！
更伟大的演讲家的声音啊！我要停止——我等着听你的呀！
美国的所有州啊！所有大城市啊！
对抗所有外界权威吧！我马上投入你们的怀抱！我最爱你们呀！

你们，伟大的总统啊，我等待你们呀！
新的历史啊！新的英雄们啊！我为你们设计呀！
诗人们的幻想啊！只有你们才真正持久，往前飞越呀！
往前！

死神啊！你还在那里昂首阔步！
可是我不能这样呀！
还是太迅速了，太令人头晕目眩的顶点呀！
净化了的光辉啊！你的威慑我已经受不住了呀！
现今啊！我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回到你身边呀！
未来的诗人们啊！你们是我的依靠呀！
致真正和平的太阳真正和平的太阳啊！风驰电掣的闪电啊！
自由而欣喜若狂啊！我在这里准备歌唱的啊！
世界的太阳即将上升，熠熠夺人，
到达它光辉的顶点——而你，我的理想也要上升呀！
多么富丽堂皇！——在那高处辉煌无比，闪烁着，燃烧着！
预言者的幻想啊，因光芒四射和色彩斑斓而惊惶失措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灵魂的嘴唇啊，已经变得无能为力了！

伟大庄严的总统选举啊！如今战争，战争已经过去了！

新的历史啊，新的英雄们啊！我为你们设计！

诗人的幻想啊！只有你们才能持久！向前疾驶！

向前疾驶呀！

来得太急、令人头晕目眩的顶点啊！

净化了光辉啊！我经受不住你的威慑了！

（我决不能冒险——我脚底下的土地在威吓我——它不会支持我：

未来太巨大了啊，）——现今啊，我回来，回到你身边，
在我还来得及的时刻。

〔直至现在，直至现在，

并且继续到底〕直至今今天，直至今今天，并且继续到底，
咏唱这本书中所咏唱过的，

发自我内心的不可阻挡的冲力；

然而在这本书以后我是否继续下去，趋向成熟，

我是否将投射出真实的泽辉，

（你想过太阳是在放出它最亮的光华吗？

不——这没有完全升起；）

我是否会完成在这里创立的事业，

我能否达到我自己的高度来证实这些未竟的东西，

我是否会使得《新世界之歌》超过所有别的诗篇——这决定
于你们富人，

决定于，凡是正在充任总统的人呀，决定于你，

决定于你们，州长，市长，国会议员，

连同你，当代的美利坚。

在新的花圃里，

在所有的地方在新的花圃里，在所有的地方，

在现代都市中，此刻我翱翔着，
尽管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或者更晚，可仍是原始的，
日子，地方，都是一样的——尽管有变化，还是一样，
时间、乐园，曼娜哈塔，大草原，都发现我并无改变，
死亡也不奇怪——难道我早就活过？难道我很久以前就被埋
葬了？

即便那样，我如今可以在这里观望你，就在此时此刻；
我要以顽强的意志追求未来——未来的那个女人，
你啊，在我之后许多年、许多个世纪出生的你，
我在寻找。

〔这些州啊！〕

这些州啊！

你们是在盼望由法律学家结合在一起？
用一纸协议？或者用武器？

到一边去吧！

我来了，携带着这些，超过一切法庭和武器的威力。
这些啊！要将你们抱在一起，就象地球本身那样牢牢地将自
己抱成一体。

生活的古老而常新的呼吸，
在这里！美国啊！我亲手递给你。

母亲啊！你为我尽了很大的责任吧？
瞧，有许多事情要由我来替你效力。
从我这里有一种新的友谊——它要沿用我的名字来称呼，
它要在美国普遍流传，不分什么地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要缠绕它们，并通过它们使之彼此缠绕，使它们紧密结出，显出新的标志，

仁爱将解决有关自由的所有问题，那些团结友爱者一定所向披靡，

它们会使美国最终获得完全的成功，这可以担保，以我的名义。

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人理应是一个密苏里人的同志，
一个来自缅因州或弗蒙特的人，一个卡洛来纳人和一个俄勒冈人，

理应是三位一体的朋友，相互间比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更为宝贵。

佛罗里达的芳香要飘送到密执安来，
古巴或墨西哥的要飘到曼纳哈塔城里，
不是花的馥郁，而是更甘甜的超越死亡的气息。

没有什么危险能阻碍美利坚的互相爱着的人，
必要时会有一千人为了一个人而毅然牺牲自己。

坎努克人会了坎西人而宁愿放弃生命，
同样坎西人会为坎努克人而死，在必需之际。

在各个方向，在大街上和房子里，看到男人之间的爱情将习以为常，

离别的兄弟或友人会以一次亲吻来祝福留下的友人和兄弟。

一定会有许多新创造的东西，
会有无数双拉紧的手——那就是东北人的手，
西北人的手，西南人的手，连同内地人和所有同族人的手，
相互提携帮助，

这些将是一种新政权下的世界的主人，

他们要用笑声来蔑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的恶意攻击。
那些最勇敢的和最粗犷的人会相互轻轻地亲吻着脸，
自由的保证必是相爱的情侣，
平等的持续必然是同志。
这些将捆绑和禁锢得比铁箍还要紧密，
而我，欣喜若狂地，伙伴们啊！国土啊！从此要以情人的爱
把你们捆在一起。

〔我一直以为……〕

我一直以为只有知识才能把我充实，——
要是我能获取知识呀！
后来我的国土吸引了我——大草原的土地，俄亥俄的土地，
南方绿茵如画的草原吸引了我——我活着只是为了它们——
我要做它们的演说者；
后来我遇到了老的和新的英雄的典范——我听到战士、水手
以及一切勇敢人物的事迹——
我以为我身上也具备成为如此人物的品质——
我也愿意这样做；
后来，总的觉来，我终于开始歌唱新世界——然后我相信我
的一生将在歌唱中度过；
可是今天请留心，大草原的土地，
南方绿茵如画的平原，俄亥俄的土地，
注意，你坎努克林地——你休伦湖——以及和你一起延伸到
尼亚加拉瀑布的地区——还有你尼亚加拉，
还有你，加利福尼亚群山——你们所有任何地方都要找到另
一个人去当你们的歌手，
因为我不能再当你们的歌手了——一个爱我的人在妒忌我，
除了爱之外不再有一点点的接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将其余的全免了——我舍弃我原来以为可以满足我的东西，因为它并不能满足——它现在对我已毫无兴趣了，

我不再注意知识，以及合众国的宏伟，以及英雄们的榜样了，

我对自己的歌也丝毫不关心——我要追随我所爱的他一道启程，

我们只要在一起就够了——我们永远也不会分离。

度日如年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如坐针毡，

黄昏时分，我躲到一个无人烟的地点，独自坐下来，双手捧着脸；

在不眠的时刻，夜深人静，

我一个人前行，走在乡村小路上疾行，或穿过城市的大街，或信步走去，连续许多英里，

抑制着郁闷的哭泣；

在颓废而徬徨的时刻——为了那个我日思夜想的人，但很快我发现他没有我时仍然安然自在；

在我被忘记了的时刻，（一个又一个星期、一月又一月在过去呀，可是我相信自己永远也忘不了！）

抑郁而悲苦的时刻啊！（我感到羞愧——但没有用——我还是我自己；）

我的苦恼的时刻——我怀疑别的人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况，出于同样的感受？

有没有哪怕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惶惑无主的——他的朋友、他的情人对他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

他也如我现在这样吗？他早晨爬起床，

会懊丧地想起他失去了谁？而晚上一觉醒来又想起已经丧失了谁？他也静静地永远怀抱着他的友谊？

怀抱着无比巨大的痛苦和炽热的感情？

是否偶尔一句提醒，无意中聊到一个名字，也会唤起他心头那默默地被抑制的悸痛？

他看得见他自己那反映在我身上的气质吗？此时此刻，他可看得见反映在这里的他那痛苦时分的情景？

〔谁在阅读这本书〕谁在阅读这本书呢？

或许是一个知我往日所为歹事的人在读这本书，
或许是一个暗恋我的陌生人在做这本书的读者，
或许是一个对我所有的自高自大和利己主义报以讽刺的人，
或许是一个对我总觉得迷惑糊涂的人。

似乎我对自己并不觉得迷惑不解呢！

或许，仿佛我从不自嘲呢！

（受良心谴责呀！自觉罪孽深重呀！）

或者，似乎我从不偷偷地爱一些陌生人呢！

（那般温柔笃久，却从不承认；）

或者，仿佛我看不见或看不十分清楚我自己内心的坏行为的实质了，

或者，仿佛它在不得不停止以前还能够不从我身上泄漏。

送给你

让我俩告别他人，离我们远些；

现在我们单独相聚，请不要拘礼，

喂！把那些还从没给过人的东西给我——把整个的故事告诉我，

把那些你不愿吐露给你兄弟、妻子、丈夫或医生的事情都讲给我。

有关事物的外观

有关事物的外观——以及透视见底的那些被允许的罪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关于丑——我看这里面也像美的里面同样丰富——而且人类的丑陋我能够接受；

有关那些被人揭穿了的人——对我来说，那些被识穿的人无论

哪方面都不比那些未被识穿者更丑

——哪方面都没有我可恶；

关于罪犯——对我来说，哪个法官或哪个陪审员都同样是有罪的——任何值得尊敬的人也同样——总统也是一丘之貉。

碎语拾掇

1

我认为，凡是最完善的人所中意的就是好的。

2

我发誓要增养一种伟大的才智

一个伟大的头脑；

假如我曾经发表过对立意见，我在此撤销。

3

在我看来，人类不应该占有人身上的财富；

我说世界上最不发达的人对于他自己或她自己，

也像最发达的人对他自己或她自己一样那么不平凡。

4

在我看来，凡是自由不从压迫身上抽血的地方压迫，

就是在那里从自由身上抽血，

我在联邦国讲美好而壮丽的事业这个词，并将它从这里传递

到全世界。

5

在我看来，人的形态或相貌是如此伟大，
它绝不能被描述得滑稽可笑，我不容许将哪一种过火的东西
当成装饰品，
凡是不修边幅的都是美好的，
而夸张将在你自己的、同样也在别人的生理学中得到报应；
我以为，眉清目秀的儿童只能在自然形态公开流行和人的面
貌与体形从来不被滑稽化的地方受孕并诞生；
我说天才再也不必向罗曼司求助了，
(因为事实已公正地说明，一切罗曼司都是显得如此鄙吝。)

6

我讲国土这个字时是毫无畏惧的
——我不愿意要异域；
我说讨论一切，揭露一切吧——我主张每个问题都公开讨
论；
我说这个合众国将没有救了，如果没有创新者——没有言论
自由，没有愿意听这些言论的耳朵；
并且我宣告那是这个合众国的一种荣耀，
即它对来自世世代代男女的建议，革新的观点和学说都注意
倾听，
每个年代都有它自身的嬗变过程。

7

我讲过多次了，物质和灵魂是伟大的，
同时所有东西取决于肉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我要反转过来，断言所有事物都取决于美学和才智，
并断言批评是伟大的——而优美在一切之中最伟大；
同时我断言一切取决于精神——
精神居统领地位。

8

拿一个男人或女人（不管哪一个——
我甚至要挑选最低贱的，）
拿他或她，我现在来把全部的法律来解释，
我说任何一种权利，政治上或别的方面的，
在与任何人等同的条件下，都必须对他或她一样合适。

碎片之歌

最谨慎的人最聪明

只有不半途而废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世间万物都像是确定了的，它既然确定了就要生产，并就此
延续下去。

哪个将军心里有了一支好军队，他就真的拥有一支好军队；
他自得其乐，或者她自得其乐，就可以称得上是快乐的，
可是我要告诉你，正如同你不能由别人孕育一个孩子一样，
你不能依靠别人而获取快乐。

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过，由一大群人簇拥着，
他们全都想往着和平——其中没有一个士兵或仆人。
一个人堂而皇之地走过，他已老了，
而眼睛尚黑，白发犹浓，
健壮有力是最明显的标志，
他的相貌如闪电般吸引着所有它所向的人。

三位老人慢慢地走过，另外三个人跟在后面，

再后面又是三个，
他们是美丽的——每三人中的一个挽着旁边两个的臂膊，
他们行走时一路散发着芬芳。

那张自窗口向外观望的哭丧的脸是什么人的呀？

那张脸上为什么布满伤心的泪呀？

它是在凭吊某座宏伟的已经干了的墓地吗？

它是要浇湿那些坟堆的黄土吗？

我想从园中那知更鸟的窠里掏出一个鸟蛋来，

我想从园子里那老的灌木林中折下一枝醋栗，

接着到世界上布道；

你将看到，我不愿会见任何一个异教徒或藐视者，

你将看到我是如何向牧师们发出挑战并将他们击败，

你将看见我拿出一个红番茄和一颗从海边捡来的白色圆石来炫耀。

品行——新鲜的，天然的，丰富的，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他自身或她自己，

天性与灵魂表现出来的——美国与自由表现出来了——有最好的艺术，

其中有尊严、清纯、同情，能享有它们的机遇，

其中有体格、智力、信念——足足能指挥一支军队，或者写一本书——也许还不能详尽，

青年、劳动者、穷人，一点不亚于他人——也许还胜过他人，

宇宙财富也不会大于它的财富；

因为在整个宇宙中都没有什么能比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日常所作所为更打动人的东西，

在所有场合，在这合众国的任何一个州里。

我想我并不是孤单地在这儿海滨踱步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而那个我感觉同我在一起的人，
当我在海边散步的时候，
当我倾身凝望那朦胧的微光中——那个人已经彻底消失，
而那些使我烦恼的人却出现了。

遐 想

想到那些因为自己而写的东西
——仿佛那并不是个人简历；
联想到历史——仿佛不管多么完整，
这样的东西跟从前的诗比起来还是欠缺的；
仿佛那些零乱碎片，有关各个国家的纪录，
也可能像从前的诗篇一样经久不衰；
仿佛这里并不是所有国家以及所有英雄们的生平的总和。
坚固的嘲讽的滚动着的天体坚固的、嘲讽的、滚动着的天体
啊！

万物之主宰，实际的物质啊！
我终于接受了你的条件；
对于我所有的理想之梦，以及对于作为爱人和英雄的我，
停止进行实践的，粗鲁的检验。

旗 帜

浸濡在战争香气中的——优美的旗啊！
(假若那些需要军队，需要舰队的日子再次回来，)
来听你召唤海员和士兵啊！美女般的旗帜啊！
(聆听那千百万个响应者的嚓嚓的脚步声啊！他们用欢愉武
装着的那些船舰啊！
来看你跳跃着从耸危的船桅上招呼啊！
来看你俯视着甲板上的士兵啊！

如女人眼眸般的旗帜啊。

不是我的敌人时常侵犯我并非我的敌人时常侵犯我——我不怕他们伤害我的尊严；

倒是那些恣意地爱着的情人——瞧：是他们掌管着我！

瞧！我这个永不提防的、无奈的被剥夺了力量的人啊！

今日，灵魂啊！

今日，灵魂啊！我给你一面奇妙的镜子；

它长期蒙受着黑暗，污秽和阴影——但现在阴影已经成为过去，污点也已经逝去踪影；

看哪，灵魂啊！它如今是一面光亮而洁净的镜子了，在忠实地把世界上的一切显示给你。

危 言

有些人只讲授有关和平与安全的惬意的功课；

但是我给我所爱的人讲授战争与死亡，

让他们每时每刻准备着迎击侵略者。

美利坚，让我临走之前唱一支歌美利坚，让我临走之前唱一支歌，

首先我要歌唱，以喇叭声的豪迈，

为了你——未来。

我要为你前仆后继的民族精神播下一粒种子；

我要修饰你的整体，包括身体与灵魂；

我要指明前方远处那真正的联邦，包括它将如何完成。

（我竭尽全力开辟通向住宅的途径，

但是我把住宅本身留给将来的人。）

我歌唱信念——连同对策，

因为生活与自然并不只是由于现今而真正伟大的，

倒是会由于未来的事物而更加伟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就依照那个程式对你引吭高歌。

休息片刻之后

(1875年11月22日午夜——土星与火星
会合)

休息片刻之后，中宵在这里秉烛阅读，
让伟大的星辰瞧着——所有猎户座的星辰都在看着，
还有缄言的七曜星——以及土星和灼热的火星双双地瞧着；
一言不发的思索，品读着我自己的诗歌，
在休息片刻之后，(如今熟悉了悲哀和死亡，)
正要掩卷而憩时，多么自信！多么
愉悦呀！当我发现它们
那么出色地历经了死神与黑夜的考核！
还有土星与火星的双双唱和！

船之美

那时，坚毅地驶入港口，
在历经狂风暴雨之后，衰老而疲惫，
经历无数风浪的侵袭，因多次战斗而破烂不堪，
原来的风帆都无影无踪，
置换了，或几经修理，
最后，我仅仅看到那船之美。

并排的两条小溪

并排的两条小溪，
两支配合的、平行的、潺潺流动的溪水，
是朋友，也是旅伴，一路畅谈不息。

为了奔赴永恒的大海，
这些涟漪，激荡的水波，
死亡与生命，客体与主体，匆匆而过的溪流，滔滔不绝，
现实与理想，
白天与黑夜交合，潮起潮落，

(现今、未来、过去，三者交缠如一钢纲索。)

在你身上，不管你是谁，只要在细致品读我的书，
在我自己身上——在整个世界——这些涟漪在荡漾，
一切一切，奔赴那神秘的海洋。

(渴望的波涛啊！你的嘴唇在亲吻！

你的胸脯多么宽阔，以及那
张开的双臂，坚毅地伸展着的
海滨！)

或者从那光阴的大海

1

或者，从那光阴的大海，
浪花，海风将它们吹扬，——被漂流堆砌在两旁的海草和五
颜六色的贝壳；

(小小贝壳啊，多么奇怪的回旋体，多么澄透，冷淡而沉默！
但是，当黏着在神殿的门楣中心，
你还要不要唤起喃喃低语和回响——隐约而遥远的持久的音
乐，

大西洋岸边吹来漂入内地的——送给灵魂和大草原的乐曲，
窃窃私语的回荡——演绎给西方听的和弦，被愉快的传向四
面八方

你那古老而常新的无法翻译的消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自我生命中以及许多个生命中的极细小的微屑，
(因为我不仅付出我的生活和岁月——我付出一切一切；
这些歌曲和思想——遗扔在
大海深处的什物——就在这个地方
被高高抛了出去，颜色枯黄，
冲荡到了美国的海岸上。

2

引起一个崭新的大陆的潮流，
从液体中送到固体的序乐，
海洋与陆地的完美配合——
温柔而沉思的水波，
(不只是安全而和平——还有激越和不祥的水波。
从海里，那翻涌的深渊——谁知来自什么地方呢？
死亡的波澜，
澎湃于一片汪洋之上，漂着许多折断了的桅杆或撕裂了的风帆，)

从我的最后的日子

从我的最后的日子，我在此遗留最终的愿望，
作为七零八落的种子，并且漂泊到了西方，
通过俄亥俄的水雾，伊利诺斯的大草原土壤——通过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的气息，
让时间去使它更充分地萌芽、滋长。

在往日的歌中

1

在往日的歌中我咏唱了自尊，还有爱，还有热情而愉悦的生活，

而这里我要将爱国主义和死亡拧成一股绳索。

如今，生活、自尊、爱、死亡和爱国主义，

给你，自由啊，万物的目的！

（你最爱回避我——拒绝不让我在诗中抓住，）

我全都献给你。

2

这不是白费，死亡啊，

我呼唤你的声音，说出你的言语，以高昂的声调——把你体现，

在我的新的民主之歌中——把你留作结尾，

作为没有办法攻陷的最后避难所——一座城堡和塔楼，

作为我最后的一个反攻点——我临终的大声呼吁。